入不二門

平實導師 著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入不二門

—公案拈提集錦

—平實導師 著—

禪宗之禪，乃是般若證悟之道，不同於禪定。禪定通於外道、凡夫、佛門諸聖之修證，以四禪八定為主修，以意識覺知心制心一處、一念不生，作為修證內容；禪宗之禪則是般若，以第八識如來藏之親證作為修證之標的，悟後現觀如來藏及一切法界之中道性、真如性；非唯不通外道與凡夫，亦復不通二乘諸聖。故諸二乘聖人若不迴向大乘，或迴心大乘後未隨善知識修學，致未實證如來藏者，皆不能知也。是故禪宗之悟並非禪定所攝，乃是真正之般若智慧，二乘聖人所不能知，是故 佛與諸大菩薩皆言二乘諸聖雖非凡夫，仍名愚人，愚於法界實相智慧故。

——平實導師——

永嘉玄覺禪師說：「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永嘉證道歌》卷一）馬祖云：「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大珠慧海云：「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由以上禪宗大悟祖師所說，即知禪宗之悟唯有一個標的，即是如來藏，是能生萬法者。若自稱所悟爲如來藏而仍是意識者，或如六識論者以意識離念謂之爲悟，皆非禪宗祖師所悟之如來藏，皆非親證萬法實相，當知皆屬錯悟，萬勿爲求一世名聞利養及眷屬而自稱爲悟，以免僭越而墮入大妄語業中，未來多世果報難思量故，有智之人所不犯焉。

—**平實導師**—

代序——從「迎佛牙」到信基督

公元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台灣基督教福音有線電視台之節目中，由早期享有盛名之演藝人員「娃娃」所主持之福音節目中，有此一醒目之標題：《從「迎佛牙」到信基督》，於基督教電視台之節目上，竟會提及佛光山之迎佛牙事相，引起余一時好奇，當時便隨順觀察其所言何事，由是而知佛光山之重要信徒中有如斯事：

有曹永杉先生者，從事房屋建築業，爲普民建設公司總經理（曹先生於節目中曾言：公司名稱乃因信仰佛光山星雲法師，故依佛光山之普門寺而取名爲普民建設公司），乃是歸依於佛光山二十五年之信徒，亦曾是護持佛光山之重要信徒，身爲佛光山之五品功德主（聞佛光山對於護持其道場之居士，評定等級爲九品，與慈濟功德會之分定等級類似），若到世界各地之佛光山道場，憑其五品功德主之身分，皆可免費享受食住之權利（曾聞九品功德主住宿佛光山之食住待遇，隨其品等高下而有差別）；並曾身任國際佛光會會長或某分會會長一職，常與星雲法師互相過從，節目中並出示夫婦二人皆各自與星雲法師單獨合攝之照片。因曹先生頗受看重之身分故，

於佛光山從大陸迎請佛牙來台時，得以親捧佛牙，有如是光采之往事。然而依止佛光山星雲法師「學佛」二十五年之後，卻不能深入佛教法義，不知三乘菩提之內涵，由此緣故，終至因事業不順故，轉而信奉基督教，棄捨星雲法師而去。轉信基督教後，其妻並曾於佛像前倡言：「希望釋迦牟尼佛能信受（歸依）上帝，能接受上帝確是創造世界萬物、創造人類之造物主。」有如是荒謬之言語。

探究曹先生伉儷所以致此轉變者，咎在佛光山將佛法淺化及世俗化所致，咎在星雲法師以世俗信仰之內涵取代三乘菩提所致；因此緣故，導致曹永杉伉儷在佛光山「學佛」二十五年之後，仍於佛法之二乘解脫道正理、大乘佛菩提道正理，全無所知。更因星雲法師一心欲與外教攀緣示好，不肯解說基督教之上帝所住境界低下，故令曹先生伉儷無法知悉基督教之上帝實僅是三界中之欲界眾生爾，尚不能修入色界、無色界之凡夫境界，何況能知阿羅漢之解脫境界？何況能知禪宗開悟菩薩之境界？更何況能知地上菩薩境界？佛之知見則更無論矣！由星雲不懂三乘菩提，以致所教導之知見粗淺故，使得曹先生伉儷完全不知上帝只是欲界天境界中之凡夫，所以因於無知，而敢要求 釋迦牟尼佛歸依基督教

之欲界天神耶和華。被星雲法師所誤導故，便以淺薄之知見而倡言：在佛光山親近二十五年後，對佛法之道已經完全知解。

彼以爲佛教亦只是種種宗教信仰中之一種，與其他宗教信仰並無差別，不知佛教之內涵其實是函蓋三乘菩提，亦是函蓋耶和華之欲界天粗淺境界者，不知佛教是以出離三界生死苦爲主要內涵者；不知世間所有宗教中，不曾有一宗教能令人親證三乘菩提中之一種，何況具足？亦不知基督教之上帝耶和華，仍是欲界中輪迴生死之凡夫眾生，尚不能知色界天境界，何況能知阿羅漢之解脫證境？更何況能知菩薩境界？當知永遠不能稍知諸佛所證之大菩提也。故說曹先生伉儷在佛光山「學佛」二十五年之後，竟仍然完全不知有三乘菩提，完全不知信仰佛教之目的在於修學三乘菩提，故有如是墮於民間信仰層次之知見，而於世俗事業不順之時導致退信之事。如是過咎，不應歸責於曹先生伉儷，此過唯在佛光山之星雲法師一人，曹先生伉儷只是受害者罷了。

何故平實作是言說？謂星雲法師極力與一神教交流，藉此交流作爲提升自己世上地位之手段，因此而令人誤以爲一神教在三界中之地位與佛教並無差異；星雲法師更於書中主張儒、釋、道與天主教同是一家，可以一以貫之，同於一貫道之世俗說法，故佛光山信徒往往不知佛教之大異其他宗教所在。觀乎

星雲法師一生所爲，與慈濟證嚴法師相同，皆在將佛法加以淺化及世俗化，皆在將佛教改變爲信仰之宗教，而非維持原有修證菩提之宗教，引導信徒走向世俗化人間宗教之層次；是故星雲從來不言二乘菩提之解脫道正理，從來不弘大乘佛法之佛菩提道正理；偶或言及解脫道正理，則以世俗法解說二乘菩提，或以印順之藏密應成派中觀無因論邪見，解釋二乘菩提，嚴重違背二乘菩提正義。

星雲法師偶或言及佛菩提、臨濟禪宗之理，則以六塵及物質等「我所」緣起性空之世俗法，解說臨濟禪宗所悟之如來藏證境，或以世俗道理解說大乘佛菩提，或將誤會後之解脫道用來解說大乘法之般若。然而大乘佛菩提方是般若，二乘菩提非是般若，唯是解脫道，是故不迴心之俱解脫大阿羅漢，亦不能知大乘菩薩所證之般若智慧；乃至第七住賢位菩薩所證之粗淺般若智慧——禪宗破參明心之根本無分別智——大阿羅漢亦不能知之；是故般若絕非唯是二乘菩提所修證之解脫道，而是函蓋解脫道在內之佛菩提道；佛光山之星雲法師，實不應以解脫道解釋大乘般若，何況彼等所知之解脫道法義復又嚴重誤會，墮於我見常見之中。

佛菩提道之內涵，實以親證如來藏爲主，要因親證如來藏方得發起，而二乘菩提所修證之解脫道，只是佛菩提道一切種智中之一小部份爾，只是修證大

乘般若所得之副產品爾。然今星雲法師尚且不能了知粗淺之二乘菩提，從來皆在我所上教人遠離，卻從來不教人斷除我見——認爲意識心常住不壞、認爲意識一念不生時便是眞如心；我見從來不斷，何況能斷我執？而彼所言無我者，皆以遠離「我所」作爲實證無我，作爲斷我見，其實尚未能斷我見，皆墮常見外道之凡夫知見中。如是，星雲其人對於二乘菩提正理，尚且不能了知，何況能了知大阿羅漢所不能知之大乘菩提般若？何況能了知菩薩所證之道種智？

星雲法師知見之粗淺，至今仍然如是，未曾改變，致令徒眾隨其同墮「我所」之上而用其心；於宣說般若佛法時，依然如是，未改邪見，猶墮印順所倡導「一切法空、離如來藏可有緣起性空」之邪見中，皆成大乘法中之惡取空者，皆是無因論、兔無角論者。

如是不具佛法知見之星雲法師，如是領導佛光山四眾弟子「學佛」，導致座下之法師二眾誤會三乘菩提正理，亦導致佛光山之信徒對於佛法正理完全不能理解，完全不能知悉三乘菩提正理，知見普遍極爲淺薄，而將外道知見認作佛法知見；甚至將佛教當作一般宗教而信仰之，以爲佛教亦只是求感應、求平安、求富足、求家庭和樂之宗教。由如是誤會佛法之緣故，將錯會之知見教導信徒，致使曹永杉伉儷，依止佛光山「學佛」二十五年，成爲「五品功德主」，成爲星

雲法師之重要支柱以後，卻因世俗法上之不如意，而對佛教失去信仰，後來更對往日之佛光山等「同修」說言：

「信仰宗教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求平安、求快樂、求健康富足。信仰各種宗教的目的雖然都一樣，但是所信仰的各種宗教其實是不一樣的，只有基督教才能讓人獲得眞正的平安、快樂、健康、富足。所以宗教還是有所不同的，並不是一切的宗教都一樣的。　當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我們的房子很久都賣不出去，銀行卻雨天收傘，在此時要求我們還錢；我當時以爲還錢沒有問題，只要努力把房子一戶一戶賣出去就可以了，所以就開出期票：每個月還五百萬元，把每個月的支票都開給銀行。但是後來眼看票子快要到期了，卻一戶都沒賣出去；後來我太太聽從我女兒和洋女婿的話，去禱告上帝，在禱告主的三天之後就賣出去了，免除了公司跳票的危機：所以我也就跟著太太改信主了。　上帝是這麼的靈感，祂在我們禱告之後，就動工幫助我們解決了困難，所以基督教是可以讓我依靠的；所以信仰宗教的目的雖然都一樣，但是不同的宗教之中，還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你們將來遇到事業或其他的問題上，有問題而不能解決，請你記得我的話，我們一起來信上帝，來禱告上帝，上帝一定會動工解決你的問題。」（因當時未加以側錄，依次日記憶而書之，大意如是。欲知詳情，可以求證於福音

有線電視台：good，TV）

由如是節目之曹先生言說中，即可了知：曹先生伉儷在佛光山「學佛」二十五年，其實並不是在學佛——不曾學過眞正的佛法——而是在星雲之教導下，將佛教當作一般宗教而信仰之，一向落在我所上面，從來不知我見爲何物？不知如何斷我見，亦從來不曾觸及三乘菩提正義；彼伉儷二人長期以來，被星雲法師所教導而信仰佛教之目的，只是在求得世俗法上之利益：平安、快樂、健康、富足。完全不曾了知：學佛之眞正目的是在尋求解脫生死而證涅槃，或是在大乘法中取證生命之眞相；是在親證法界之實相智慧，而不是在求得世俗法上之成功，不只是信仰而已。所以曹先生伉儷，依止佛光山二十五年之後，仍然完全不知佛教異於一般宗教之所在。曹先生伉儷對佛教之認知竟然如是，令人感嘆：星雲法師數十年來所弘何法？而可名爲佛法？

復次，佛光山所教導之法，並非佛教中眞正之佛法，只是以佛法名相、教相包裝之世俗法，而且是以外道「常見」法取代佛教正法者，是以外道法而否定佛教正法者：明弘佛法，其實卻是以印順法師之藏密應成派中觀之惡取空、無因論邪見及常見見之意識細心常住不壞作爲佛法，取代原來臨濟禪宗眞正而且勝妙之第八識如來藏妙法。以如是外道法而冠以佛法之名，打著臨濟禪宗之

旗號，以佛教表相及僧寶表相而弘傳之，本質其實是破壞臨濟宗門正法者，是破壞佛教正法者，怎可能會有 佛菩薩認同與加持？ 曹先生對破壞 佛菩薩正法之佛光山邪見道場護持之，卻冀望獲得 佛菩薩之護念加持，其行爲之本質正是幫助破壞佛教正法者，本應共負破法惡業，尚且要由護法眾神處置之，云何可能獲得 佛菩薩之加持與護念？曹先生與佛光山四眾弟子皆不知如是事實與內情，一生努力護持星雲之結果，卻是成爲破壞佛教、斷人慧命之幫兇，卻期望獲得 佛菩薩之護念與加持，豈非心行顛倒？

由此即可了知：星雲及座下諸多法師一生「弘法」，所教導於四眾弟子者，皆是令其四眾弟子只知追求平安、快樂、健康、富足（此是曹先生之語），皆是令其在家二眾弟子追求家庭和樂、事業順利、身體健康、家人平安，皆在此等事相上用心，皆在此等事相而說「佛法」，皆在如斯世間法等事相上追求。故其徒眾悉皆不能了知：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三乘菩提。皆不能了知：學佛之目的乃是在於親證二乘聖僧所證之解脫果，乃是在於親證二乘聖僧所不能證知之法界實相、般若智慧、一切種智。

由星雲法師之不懂三乘菩提，而將佛法嚴重世俗化、常見化及斷見化，是故其弟子四眾便以追求世俗法上之利益，作爲學佛之標的；當其世俗法上之利

益不能獲得滿意之結果時，或者不能獲得 佛菩薩之立即感應時，便不能檢討此世與往世業行間之因果關係，便對佛教失去信心，轉而尋求其他宗教之感應，便以感應作爲依靠、作爲信仰宗教之唯一目的，由於墮於信仰之層次中，故而誤會「信佛即是學佛」。

復次，彼夫婦二人，對於在佛光山依止二十五年之過程中，須長期耗用大量時間依止星雲大法師，並須長期以大量錢財不斷捐助佛光山，方受重視，於此頗有微詞。此亦是佛教四大道場所應自我檢討者：寺院及共修道場必須建造得金碧輝煌、奢華富麗嗎？ 寺院道場之規模必須造得如是龐大、而不斷吸取大量資金嗎？ 必須極力而不斷地吸取大量錢財、而擠壓其餘小法師之弘法資糧嗎？ 是否因爲建造金碧輝煌之廣大道場、而使得信眾感覺諸大道場之商業氣息太濃厚，失去佛教比丘原本安於清貧、知足之宗風？ 是否因爲在建寺等世俗法上之極力追求，而完全忽略了三乘菩提之認識、理解、修證？

如是作爲，已經失去佛教之本質，本質已非佛教也！台灣佛教對此皆應自我檢討。曹先生伉儷對此既有微詞，當知餘人亦必難免私下會有如是微詞傳出也。有智慧之佛弟子，應有智慧深思之：是否可將有限資源，撥出一半，分配護持其餘小法師？可否縮小寺院建築規模？可否改變金碧輝煌之裝飾而避免浪

費奢侈？彼星雲法師及印順、昭慧、傳道…等人之佛法「證量」，從來不曾高出彼諸小法師故，並且已經走偏而專在世俗法上、專在藏密黃教外道無因論之虛假中觀見上用心故，乃至已經是誹謗佛教正法、否定三乘菩提根本如來藏，而嚴重破壞佛教正法之邪見故，平實今於諸書中已舉證歷歷，事實俱在，絕非久習佛法之印順、昭慧等極爲強勢之人所能聲辯，何況不懂佛法之星雲法師？大眾何須迷信星雲法師假藉迎佛指、迎佛牙事件，假藉新聞媒體、多年所營造之大名聲？何須迷信印順六十年來所廣造之眾多邪見書籍？有智佛子請共思之！

復次，如今星雲法師，對於正覺同修會所弘揚、完全同於 佛說諸經之正法，加以無根誹謗，誣指爲邪魔外道法，加以抵制，已成爲破壞佛教正法之毀破重戒者；由如是誹謗菩薩藏及誹謗大乘勝義僧故，已失去比丘戒及菩薩戒之戒體，同於在家俗人無異，只是身披法衣住在寺院中之世俗人罷了；卻又隨從印順、昭慧…等人，專門弘傳藏密黃教之應成派中觀邪見，墮於斷見中；又爲補救斷見之弊而同時弘傳藏密之自續派中觀邪見，以藏密邪見——印順所主張之意識細心——取代臨濟宗門正法之如來藏妙義，轉墮於常見中；是故佛光山之法義，事實上是具足斷常二見者。

而佛教正覺同修會之法義與行門，如今則已被海峽兩岸佛教界普遍承認爲

正法——唯除星雲法師及別有居心之少數法師與少數藏密上師喇嘛——不論彼等是否繼續誹謗，其實正覺同修會卻已是眾所公認之正法。而彼星雲法師及藏密少數上師喇嘛，為求名聞利養之保持，仍故意橫加誹謗，仍故意忽視正覺之法完全同於經教之事實。

如是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者，如是誹謗正法、誹謗弘傳正法菩薩者，已是斷善根人，其所說、所為諸事，將來不免地獄業之果報，諸經中之 佛語現在，何須等待捨壽後之苦報現前方肯信之？佛教學人若繼續護持之，非唯無有功德，尚且更增過失，皆是幫助其破壞正法之惡行故，皆必成就破壞正法之共業故。如是，星雲無根誹謗平實所弘 佛之如來藏正法，親隨印順推行人間佛教邪謬思想，追隨印順否定如來藏——於說法時以意識境界代替如來藏之修證——已是破壞佛教正法之地獄人；曹永杉伉儷鼎力護持破壞正法之星雲，如何能有福德？天、龍八部諸大護法神祇，見之尚且生瞋不喜，未加訶責已是萬幸，如何可能助其脫困？

一切思欲修集正法修證上所須之福德資糧者，或者修學人天乘法，欲求平安、快樂、健康、富足，欲作功德之初機佛教徒，對此切須在意！以錢財或身力護持星雲等誹謗正法之人，豈有福德功德可言？諸 佛菩薩及護法龍、天，豈

有可能加以護持庇祐？若欲希求事業順利、家庭和樂、身體健康者，於修集福德功德時，於此事實千萬愼思熟慮！以免自害！若欲護持星雲之佛光山，若欲護持破壞正法之大法師，反不如護持彼諸未有名聲之小法師，乃至不如護持只懂唸佛而不識字之老比丘、老比丘尼，更爲穩當：至少不須共負破壞正法之大惡業故，彼星雲法師必將信徒捐贈之金錢，用在興建世界各國金碧輝煌之寺院等世俗法上而僞稱爲人間淨土故；必將大眾之護持款用在抵制正法之上，用在推廣其所親近修習之藏密邪法上，亦必因此排擠其他小法師弘傳正法之空間及資財故。

是故一切人若欲贊助佛教道場而作功德之前，應當先行了知：彼道場所弘之法是否正確？是否信奉印順法師邪見而推廣人間佛教之邪思者？是否隨於印順而否定如來藏者？是否隨於印順「外於如來藏而說緣起性空」者？是否同於印順宣說「般若即是一切法空」之「惡取空者」？若未先行瞭解，便輕率贊助之，則成爲破壞正法大惡業之幫兇；功德未得，反成共造惡業者，如何以此幫助星雲破法之惡業，欲冀護法龍、天之庇佑？

是故，一切大法師、小法師，對於座下之三寶弟子，皆應如實示以正理：學佛之目的，不在於追求世俗法上之平安、快樂、健康、事業成功，而是在於

修證二乘菩提所應親證之解脫道，在於修證法界實相體性之智慧，修證一切種智而成就佛道。如是護持及修學眞正之三乘菩提時，諸 佛、菩薩、護法龍天見之生喜，自然可得 佛菩薩與護法龍天之庇佑與加持，自然可得平安、快樂、健康、事業順遂；莫再效學星雲法師之專在世俗法上用心、專在意識境界上用心、專以藏密邪見而抵制如來藏正法，而應教以眞正之三乘菩提正法，令知信佛不同於學佛；否則座下諸大護法居士，若因修學佛光山所弘之藏密中觀邪法，而遭遇事業或家庭上之不如意時，將又同彼曹先生伉儷一般，退失信心於佛法也。

然而彼曹先生伉儷，其實未能深解因果之理，而此過失實是星雲法師之過也，星雲不依 佛說因果之深妙正理而教導故。當知事出有因，因果之理唯至佛地方能究竟盡知，非是基督教之天主上帝所知者也；乃至上帝之造物主名號，亦是上帝自己所不敢承當者也。何以故？謂上帝自己之靈光、示現之色身、功能等，皆是從上帝自己之第八識如來藏所出生者，而上帝對自己之如來藏仍然了無所知，仍然不能親證！彼一神教之上帝，尚不能了知二乘菩提之法道，尚不能親證二乘菩提之解脫境界，尚不能超出欲界天之境界，尚不能證得平實所證得之色界禪定，尚不能獲得往生色界天之異熟果，尚不能脫離分段生死，尚不能了知阿羅漢之解脫境界，更不能知平實所證之般若境界，有何能力創造世

界、萬物、有情？上帝若來人間見平實者，平實仍當以此責之！仍當以此等法義爲彼宣說，令上帝了知自己只是欲界天之凡夫，令其歸依佛教三寶。

復次，上帝所創造者（姑且認定爲上帝所創造，其實上帝無此能力），唯是亞當與夏娃二人；然於舊約聖經中所載：上帝在伊甸園中創造亞當二人時，伊甸園外本已有諸眾人存在及活動，非是上帝所創造者。試問：上帝曾幾次創造人類？而舊約中竟未記載！　或事實上是有二位以上之上帝？於伊甸園之內外二處，各自創造各自之子民？　或是眾生本來有之，上帝其實未曾創造世界與眾生，只是由無知之人類創造了「上帝創造萬物」的說法，令諸更無知之人信之、受之？

復次，上帝以泥土創造人類之後，再分靈於人類，然後再加以試驗、考驗，本質正是考驗自己，能造與所造皆是上帝自身故，如是考驗復有何義？莫非上帝閑著無聊，所以造來排遣時間？此理有何意義？　復次，上帝創造世人而從自己之精神體中分給精神體，令所造之人具有精神體，然後下來人間輪迴生死，然後再勸修善行而加以恩寵；此即是自己分身去人間受生死痛苦，然後再勸自己之分身修善行善，再自加恩寵於自己之精神體分身，再令其回歸上帝永爲僕人；如是法教乃是無智之人所編造者，漏洞百出，處處違背法界眞理實相。如是虛妄矛盾之法教，對追求法界眞相之人類，有何意義？　此外尚有其他種種過

失，不及論之；余意不欲與一神教外道而作無謂之辯論故，余所作者，乃是以澄清佛教內之法義爲著眼點故，是故基督教之其餘種種無量無數之謬理，雖然說之不盡，於此亦不復舉論。

彼曹先生伉儷，不懂佛法而自稱已懂；不知法界實相正理，不知基督教之法義粗淺、層次不高，墮在欲界天境界中，卻因洋女婿及事業困境而信仰之；根本不知因果正理，亦不知因緣果報之時節。正當其妻求於上帝之時，亦正是 佛菩薩爲其解決困難即將成功，或彼解決困難之因緣正好成熟；或彼往世所造之業行，導致其因緣果報必須如此，正應於三日後成熟；而彼夫婦二人不知其理，正巧因有其妻之禱告上帝，正巧房子售出，便歸功於上帝之動工。後時若復有難，求於上帝而不得其助時，彼等勢將懷疑上帝之是否確實存在？彼時方信余言之不假也。然而此等因果事理，與佛法修證無直接關係，乃是因果之事相，是故不作發揮之說；容於宣講《菩薩優婆塞戒經》時細說之。

由是緣故，學佛之人若欲眞解佛法者，當知三乘菩提眞義，非唯應證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而已。然大乘菩提之般若，甚深難證，苟無具足之因緣，難可得證；然若因緣具足而得親證大乘菩提，則三乘菩提俱皆可通。若唯修習二乘菩提——以四念處法而觀行四聖諦、八正道、八背捨等——則唯能通二乘菩

提所修證之解脫道，唯能親證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果；於大乘菩提之甚深般若，則必不能通達，則必不能親證，何況能證一切種智而成就佛道？是則永無成佛之日。若每日靜坐而求一念不生、不起煩惱，則是唯修四禪八定而不修二乘菩提者，縱使臨命終時具足四禪八定，境界超過基督教之上帝極多，亦仍不脫生死輪迴，不能證得解脫果。

彼等親證二乘菩提解脫果之聲聞四果聖者，或已經具足四禪八定之外道與佛門中人，境界雖超基督教之上帝，然由於尚未證得實相般若故，皆不能親入菩薩位中，皆不能進入內門而親修菩薩道，皆不能證知般若，更不能親證道種智；如是世俗法中必爲大眾所崇拜之世間聖人，尚不可言已知佛法，何況未證四禪八定之上帝與星雲，何況未斷我見之上帝與星雲，云何可言已知佛法？若是未證二乘菩提，復未證得般若智慧者，縱使四禪八定具足而成世間法中之外教聖人，仍將繼續輪迴三界之中，永無了期。是故眞正學佛之人，必以求證三乘菩提爲標的，不應如佛光山之星雲法師，專在世俗法上用心——以世俗法而解說佛法。復又爲護世俗法上之利益故，無根誹謗余所弘傳之 世尊如來藏無上正法，成就無根誹謗正法之無間地獄罪，喪失比丘戒體，成爲身披法衣之世俗人。

大乘菩提之入道，則須先除我所之執著；我所執著已除，繼斷我見及三縛結，然後經由禪宗之法道修學，求證自心如來藏；證如來藏已，進求眼見自他一切有情之佛性，復再進修一切種智；如是菩薩，自能通達二乘菩提，亦能修證二乘菩提，斷除我執及我執之習氣種子，漸證諸地無生法忍而漸超諸地，漸次成就佛道。

凡此大乘佛法之修學，皆須以親證如來藏爲先，而後始能次第求成其功、修竟道業。是故大乘學人若欲眞學菩薩行，若欲眞求佛道，非唯純求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果者，當先勤求禪宗之證悟明心，以此爲首要之務：凡事莫如求悟急，凡事莫如見道急。證悟見道才是大乘之入道故，才是大乘法之入門故。而於求悟所須具備之定力、慧力、福德，亦當隨從眞善知識而戮力修學，然後次第修集、次第證之、次第成就佛道；故說臨濟禪宗之開悟，乃是修學大乘佛法一切宗派行者之首要目標、之急切目標。捨此禪宗破參開悟之親證，則不能眞入佛教內門修學佛法。

若如星雲法師，尚未證得如來藏，不曾證悟般若之總相智，更不能知般若之別相智與種智，而言已修、已證菩薩道，而言能教導他人修證菩薩道，而言能知佛法般若、能授人以佛法般若者，斯乃自欺欺人之言；彼等諸人皆是外門

修學菩薩六度故，自身尚且未曾入得內門修學，未曾知解眞正之般若，所說諸法復又正是破壞臨濟宗如來藏正法之邪說邪見，何況能證佛法、能弘佛法？何況能利人天？

乃至二乘菩提之解脫道中，所應觀行斷除之我見，彼等諸人亦皆未能斷之，皆執意識之粗細心爲常住不壞之眞如心故，皆執意識之粗細心爲無餘涅槃之實際故，皆教導徒眾斷除「我所」之貪著，而未能教導徒眾斷除「我見」與「三縛結」故；星雲與印順……等人，皆墮意識之粗細心中，未能遠離常見外道見解，尙非聲聞初果之證悟者，何況能證知禪宗所證別教七住位之實相般若？而彼星雲法師數十年來募化數百億鉅款，建造自己所擁有之佛國淨土——全球金碧輝煌之寺院，號稱爲人間淨土，卻成爲藏污納垢之所；身心俱非眞實清淨者故，與藏密雙身法之污垢法門、或嚴重破壞正法之應成派中觀邪見等，已曾弘傳或修習故；如是大寺院、大道場之金碧輝煌表相下，含藏外道法之邪見及謗法壞法之實質，焉得謂之爲人間淨土？正是金碧輝煌而藏污納垢之穢土也！如是以藏密中觀等外道見而取代佛教正法之印順法師人間佛教邪思，嚴重抵制太虛大師之人生佛教正理，焉得謂之爲眞實正法？正是外道邪見也！

是故一切大乘法中之學人，當以勤求證悟自心如來藏爲首要目標，因此得

入大乘佛法內門之中、眞行菩薩六度，是故凡事莫如證悟急！凡事莫如見道急！應當急求臨濟禪宗之開悟智慧。是故，台灣星雲法師世俗化、常見化之言語與行爲，所弘傳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等無因論，所弘傳之「印順化以後之臨濟禪宗意識心」開悟邪法，佛子皆當摒棄之；亦當廣爲傳語而令大眾週知，同皆摒棄之；應當轉而支持境況窘迫而眞弘佛法、從不誹謗如來藏正法之諸多小法師。佛光山星雲法師所弘傳者乃是印順法師學自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之邪見故，復加上自己從藏密學來之種種外道見故，完全悖逆臨濟宗門正法之如來藏妙義故，護持之者即是共造破壞正法之大惡業故。

一切佛教法師，所言若非佛教正法正理者，吾人皆當共同摒棄之，《楞伽經》中，佛既曾作如是開示：「**我諸弟子應如是自行：身自不隨惡知識，亦當勸人勿隨惡知識。**」吾人身爲三寶弟子，則當依從 佛語如是自行，亦當勉勵他人如是同行，自己遠離破壞正法之惡知識，亦教他人遠離弘傳藏密外道法之惡知識；四眾共爲眾生之證悟法身慧命而用心，以免佛教正法遭彼星雲及印順……等人世俗化、常見化、斷見化、淺化、學術化，墮入外道無因論、兔無角論中，斯乃我等眞學佛法者所當記掛於心者。

於拙著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重拈之際，因憶及曹永杉伉儷之親身

經歷，感嘆彼二人之遇人不淑：二十五年來親近佛光山，卻被星雲法師誤導，而專在世間法上用心，不能建立三乘菩提之正知見，不能親證三乘菩提之一，難免捨離正法。雖然曾入佛教寶山，卻只在寶山山腳下富麗堂皇之佛光山中，迂迴打轉而未曾登上寶山，卻被佛光山星雲等人指稱爲已入眞正之寶山，浪費二十五年之時間、精力與錢財之後，仍然空手而出，令人深覺惋惜。憶及此事時，復思佛門之中廣有如斯等事，非唯佛光山一處有之，今後仍將繼續不斷；有感而發，故作如是諸言。

余於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中，因見星雲於人間電視台《菜根譚、六祖壇經》講座節目中公開自謙未悟，是故從彼日起不再拈提星雲之錯悟處，亦於書中明言其後三年中不再拈提星雲法師之錯悟，欲觀其言行三年而後定奪；是故彼時雖有曹先生伉儷之受害而退失菩提心一事，仍未曾起意欲重新拈提星雲法師。然而星雲卻又言行相違、心口不一，卻於演講後，在所寫書中以佛光禪師名義，公開宣示自己是證悟者，並記敘其曾印證弟子開悟等事，顯示已有弟子被其印證而墮於大妄語業中，害人不淺；由因星雲言行不一故，是故不待三年之後，隨於二〇〇三年九月發行之公案拈提第一輯改版時，加以拈提。三個月後之今時，復以結緣版之公案拈提集錦《入不二門》一書，專收與其有

關之拈提公案，結集流通之，欲令佛教界普知星雲法師大膽妄行、心口不一之事實，由此可救佛光山四眾弟子回歸正道，亦可消滅星雲個人誤導眾生之惡業，消滅星雲錯誤印證弟子開悟之大惡業，普令曾被星雲印證之四眾弟子消除大妄語罪。

公案拈提，若是由眞悟之人所造者，皆是直示佛法般若——禪宗證悟之入處者，正應加以推廣、轉介，令眾週知；故藉此一公案拈提集錦之免費結緣流通，期望因此而令更多佛門學人眞悟大乘菩提，同入大乘別教菩提不二門中，眞發般若智慧，從此眞入菩薩數中，攝屬大乘勝義賢聖僧，從此皆得內門廣修六度萬行；以此能令眞正之佛教正法，盡未來際永不斷絕，如是以利眾生。茲因此書即將出版，便以此文代序，宣余喟嘆；又因此書意欲導令學人同入不共二乘與外道之大乘不二法門之中，由是緣故，名之爲《入不二門》，即以此書緣起之敘述以代序文。

佛子 **平實** 謹序

公元二〇〇二年小雪 誌於喧囂居

目次

（從各輯公案拈提書中摘出）

第二則　忻州打地……031
第三則　寶壽打釘……037
第四則　大隨隨他……043
第八則　趙州洗缽……052
第十一則　雪竇劃一……058
第二十三則　鵝湖點空……062
第二十四則　馬祖看水……069
第二十五則　麻谷翹足……075
第三十一則　南泉賺殺……082
第三十二則　南泉斬貓……091
第三十五則　溫州卓地……096

第三十六則　龐蘊舉托……104
第　四十　則　不思善惡之二……111
第五十六則　慧可安心……117
第五十八則　俱胝一指……122
第六十二則　霍山禮拜……127
第七十三則　道吾添水……137
第七十六則　德山拄胸……143
第八十三則　投子捨杖……152
第八十四則　投子推胡……158
第八十七則　歸宗不聞……166
第　九十　則　洞山不入……174
第九十一則　雲巖路絕……184
第九十三則　神山過水……194

第九十六則　巖頭側身……２０３
第三一七則　歸宗流布……２１０

第二則　忻州打地

（依各輯公案拈提書中排定之則數順序排列）

忻州　打地和尚　打地和尚自江西馬大師處領得眞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示之，時人謂之打地和尚，久之不稱法名。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有僧來參，問其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灶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星雲法師講禪云：《「誰在辛苦？」「誰在吃飯？」「誰在經行？」「誰在說話？」佛光禪師經常忘了自己，這樣回答別人，也反問別人。不少的禪者學人，因佛光禪師的話而尋回了自己、認識了自己。世間上的人，有時肯定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擁有，反而失去真正的自己；有時候什麼都不認同、不肯定，又迷失了自己，像行屍走肉，沒有靈魂，沒有立場。如果一旦有了禪，雖然否定了一切，其實擁有了一切；雖然肯定了一切，其實解脫了一切。所以，禪者的語默動靜，都另有一番深意；禪者的生活作息，都另有一番境界。他們的機鋒險峻，言行雖然樸素單調，但妙味無窮；他們的警策雖然嚴厲，但風度親切，達觀超凡。「誰是禪師？」其實，這就是禪師了。》（佛光《沒時間老》90頁）

平實云：佛光禪師者，即是星雲法師之自稱也！由於不便明說自己已悟故，乃以佛光禪師之名，說有「**不少的禪者學人，因【佛光禪師】的話而尋回了自己、認識了自己。**」以如是手法，在私下令隨學者誤認彼為真實證悟之人，由是可以維持信眾之絕對信心，保持名聞利養於不墜；亦可在未來時機成熟時，由繼承人公開稱說星雲確已證悟，以便繼續發展佛光山之事業。然因今時不便明示為悟，以免平實拈提之，是故提到佛光禪師時，有時不免要在公案中故弄玄虛，將他人所供養之錢財故意以「銀兩」之名而說，以此欲令讀者誤以為佛光禪師是古人。然而偷吃之後，卻又未曾將嘴擦拭乾淨，不免有時露出馬腳來；有智之人，讀畢星雲所著《石頭路滑、沒時間老、活得快樂、大機大用》四書時，便能尋得書中之蛛絲馬跡乃至明顯證據，便可判知書中所說之佛光禪師者，其實正是星雲法師之另一分身也！

如今星雲法師既以悟者之身分說法講禪，書中明說佛光禪師是證悟者：已經引導「**不少的禪者學人尋回了自己、認識了自己。**」與其以前在《菜根譚講話、六祖壇經講座》等電視節目、錄影帶、光碟中謙稱未悟者，完全相反，言行不一，則平實於第七輯中所說三年不予拈提之承諾，即應隨之取消，彼已依

未悟之身而妄自稱悟故。為救其大妄語罪，為救佛光山學人同免大妄語罪，平實如今便以悟者應有之見地衡之，令大眾同得觀賞其「悟處」。

「誰在辛苦？誰在吃飯？誰在經行？誰在說話？」如是話頭，本是禪門參禪好語，然而一經佛光禪師解釋之後，卻成了萬劫繫驢橛：「禪者的語默動靜，都另有一番深意；……他們的機鋒險峻，言行雖然樸素單調，但妙味無窮」，如是言語，其實與禪渾然無干，根本未曾將「誰」之一字關節所在拈出，說得千言萬語，句句皆與禪無涉，何來妙味？佛光禪師既是禪師，又是「證悟」之人，何可如是言不及義？

星雲法師又云：「他們的警策雖然嚴厲，但風度親切，達觀超凡。」如是之語，真悟之人聞之，莫不哂之，何以故？皆於如是一句中，了知其落處故。星雲法師更道：「『誰是禪師？』其實，這就是禪師了。」如是，不必拈示公案悟入之關節所在，只要能時時問人：「誰是禪師？」即已經是禪師也！禪師如是容易擔當，無怪乎恁多法師居士，個個自告奮勇，出世競當禪師，於是現在連慈濟之證嚴法師也敢以悟者自居，說起十地菩薩之證境來。然而，究竟禪師問爾「誰在辛苦？誰在說話？」時，究竟阿哪個才是「誰」字所指之真實心、直

心？爾佛光禪師還曾領會得麼？早知爾佛光禪師根本未曾會得，且舉打地和尚之打地公案，共爾佛光禪師扯葛藤去也！

打地和尚自從當年在馬祖大師座下證悟之後，便隱匿名號，未曾大肆張揚。後來仍有學人知其已從馬大師處證悟實相心，漸漸聞於他人，乃有學人漸次來參。然而打地和尚一生接人，多以棒打地，並不開示教門知見，亦不開示禪門參禪之知見，是故時人乃稱之為打地和尚，其法諱乃至不再傳聞於人間。

打地和尚既不開示教門及禪門之言語知見，是故時人難以會得；一日，有人因此藏卻其棒，然後復問禪旨；打地和尚無棒可用，便張其口。古今多少禪狐不會其旨，每疑打地和尚未悟。殊不知打地和尚所悟甚深，只是拙於言語，不討人喜；悟得片段及未悟者，皆不能揣測其意旨，故生疑謗。若是大悟成片者，但聞彼打地張口故事，便皆遙相作禮，豈況疑謗之？且道：打地和尚一生打地，為人之慈悲在什麼處？爾佛光禪師還會麼？

知爾不會，平實且教爾一招：若有學人來參問法界之實相，欲悟般若者，大師只須於學人問畢時張口便得，更勿作任何開示。否則平實聞之，不免年年拈提去也！學人離去之後，大師何妨每日裡佛光山中四處行走，行走之時，見

人但只張口閉口便得；餘事盡付侍者，萬事勿作即得。

後時有僧因為打地和尚唯以打地為事，既不能從此會得打地和尚玄旨，便退求其徒，問其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究竟如何？**」門人聞彼僧恁問，不答其語，卻取木柴一片，擲在釜中。

多有禪狐不解打地和尚門人之意，便在事相上作文章曰：「**門人取柴一片，不擲在釜下柴火中，卻擲在釜中，乃是製造震撼之氣氛，容易打破學人之疑團。**」如是言語，只成個村言俚語、隔鞋搔癢，根本不曾搔著癢處，於禪於道有何相干？如今佛光禪師既道是悟者，平實且要問問爾，且道：門人於灶底取柴擲在釜中，意在何處？爾佛光禪師若真會得，便見打地和尚親切為人處，從此以後可以真為禪師也！可以明著自稱星雲禪師，不必以佛光禪師遮遮掩掩而隱稱也！亦可以廣受大眾更大之供養也！從此可以日消萬擔糧故。

爾佛光禪師若猶不會，平實且教爾一招：但有學人上得山來問禪求道者，爾佛光禪師只須牽著學人手，拉到柴房，看伊會不會？若猶不會，且取木柴一片，當頭打去便得。更勿言語，否則便露破綻，招得悟者當面戳破，須不好看！非唯如此，事既敗露，被人舉向諸方悟者面前時，必招悟者依禪門古風拈提之，

載於典籍流傳，遺臭萬年，豈有絲毫益處？　且道：取柴劈向學人，竟是什麼意？參！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則　寶壽打釘

鎮州寶壽　昭和尚　有僧上參：「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一日，胡釘鉸來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折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

後時趙州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又云：「且釘這一縫。」

星雲法師說禪云：《什麼是「本分事」？是明心見性的事，是了脫生死的事，是回到本家的事。本分事，是認清本性、安住身心、慈悲忍耐、發心作務的禪風。禪者的生活中，無處不是禪，吃飯是禪、睡覺是禪，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無事不禪。禪，不僅包含了生活，更包含了宇宙所有。所以，我們能將做人的本分做好，將事做好；是自己的，不去推辭；不是自己的，不去妄求，那就是本分事，也就是禪心。》（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33）

平實云：古今多有一種知識，將一念不生時靈明覺了之心認作真如心，便

落在意識境界中，猶自以為悟，生大我慢。或以凝神攝念、清明無闇之覺照心作為真如心，自以為已證本地風光，殊不知此皆識神，不離妄心妄覺。星雲法師亦復不能免於此墮，同以離念靈知作為禪心；由是緣故，便以為覺知心能離語言妄念之時，便是本性真心；如是以離念靈知安住身心，修學慈悲忍耐、發心作務等事，謂此即是禪風。若有人能如是每日離於語言文字妄念，而不斷以慈悲心、忍耐心，為佛光山作不完之事務而服其勞務，便是懂得禪、證得禪之人；以如是境界而說：「吃飯是禪、睡覺是禪，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無事不禪。禪，不僅包含了生活，更包含了宇宙所有。」然而如是佛光山之禪，其實真慘！誤會大矣！

謂如是之禪，其實與佛光山法脈傳承之臨濟禪，根本搭不著邊，同於常見外道，同墮意識心之境界中，何曾會得禪？何曾發起般若智慧？如是成日裡自以為「吃飯是禪、睡覺是禪，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無事不禪。」乃是嚴重誤會禪宗之禪者，完全與禪不相應。

復次，星雲大師既道：「禪，不僅包含了生活，更包含了宇宙所有。」且道：如是之禪，包含了爾十八法界否？　莫道十八法界，一界亦不曾包含，遠不如隨

南洋法師學聲聞法好。謂十八法界盡從禪心出——盡從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而出——爾星雲大師之十八法界中，有哪一界是從爾所證悟之離念靈知心出生者？悉皆無也！爾星雲大師之離念靈知心，卻是依於意根與法塵為緣而出生者，出生時卻不是從意根與法塵而出生，卻是從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中出生者。若能悟得如來藏阿賴耶識，方能現觀如是事實，方能發起般若實相之智慧。如今爾星雲大師卻不曾悟得如來藏阿賴耶識，根本未曾現觀一切法界悉從第八識如來藏中出生，根本未曾現觀宇宙所有皆從如來藏出生、皆包含在如來藏中，怎可說「禪包含了宇宙所有」？禪門自古至今，皆非以離念靈知心為禪悟之標的故，宇宙所有皆不曾包含在離念靈知心中故，離念靈知乃是由存在於大宇宙、小宇宙中之意識覺知心修行而成就者故，乃是所生法故，非是本來自在之法故。由是故說：爾星雲大法師不懂禪也！且舉寶壽打釘公案，共爾星雲大師說禪去也：

有僧上來參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萬里無片雲者，謂覺知心中完全無有語言妄念，心如虛空晴明無雲之時也。今時末法學禪之人，若能時時保持如是清明之境界，倒也不易。若不能依余方便施設之無相念佛法門而修者，欲求

一切動靜之中皆能如是長時保持晴明清淨者，著實不易。這僧以為自己修得如是境界時，便是已經證悟，是故上來參問，欲冀印證。不料寶壽和尚卻答云：「即使是青天從來不起一念而絕點清明，亦須吃我寶壽痛棒。」此因清明境界乃是意識心境界，不離六塵境界，並非實相境界故。實相境界雖不離於清明境界，然亦不即清明境界，不即不離方是中道義。

一日，胡釘鉸居士來參寶壽和尚，此居士當時甚有名氣，寶壽和尚見已便問：「你莫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胡釘鉸麼？」那胡釘鉸口中答道：「不敢！」其實心裡還是洋洋得意的，不料方才得意之間，寶壽禪師卻馬上問道：「你既然名為釘鉸，我倒要問你：還懂得釘虛空嗎？」那胡釘鉸是個大風大浪中打滾過來的人，諸方道場都曾風聞其名，手段學過不少，豈是一隻三腳貓？聞言便回道：「請和尚你將虛空折破，我就為和尚釘一釘。」不料言方過已，便遭寶壽和尚以棒打之。那胡釘鉸挨了打，兀自不解何故挨打，更抗聲道：「和尚您可別錯打了我。」寶壽見伊枉自挨了一頓打，仍然不知寶壽打伊之道理，正是眼見如盲之輩，只得向伊提示道：「以後自然會有多嘴的禪師為你點破。」

後來果然，趙州從諗禪師聞得此一當代公案時，便多嘴評論道：「那胡釘鉸

雖然諸方聞名，懂得許多禪法，只是在寶壽這一門縫中卻透不過，在寶壽棒下還是無可奈何啊！」評論完了，又點出關節來：「我趙州且勸你胡釘鉸：權且取來鄒頭，將寶壽這一縫釘一釘吧！」

且道：胡釘鉸名聞當時諸方禪宗，因什麼卻挨寶壽拄杖？禪門一向不通人情，是即是，非即非，不賣人情。豈不聞永嘉玄覺禪師云：「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故諸方大師說禪時，不許以錯誤知見誤導眾生；所說之法若有疑訛時，必須為諸學禪大眾據理力爭，令皆回歸正理正途。禪門之悟，差之毫釐，失即千里，不可含糊籠統，故作人情，坐視大眾被名師所誤導，是故永嘉云：「有疑不決直須爭。」今日諸方大師流年不利，正逢平實身任護法大責，為救大眾，不得不起而力爭，救諸四眾學人同回正道。爾星雲——佛光——禪師既遭平實拈提，怨艾無用，何如奮起閉關力參？庶幾得悟，再出世時便為人天良福田也！

胡釘鉸聞名諸方，寶壽佇待已久，今日來見，何可放過？可憐那胡釘鉸白挨了寶壽痛棒，兀自不知何緣挨打；寶壽打了胡釘鉸，卻自不肯說破，更待他

人說之。後來趙州禪師聞人道此公案，便開口云：「胡釘鉸之禪宗手段雖然厲害，單只寶壽禪師這一縫，尚且不能奈何。」言外之意乃是：胡釘鉸在禪門真悟者之前，其實作不得什麼手腳。爾星雲大師若繼續以上述離念靈知——妄心意識——認作證得真如者，欲如何會取趙州與寶壽「這一縫」？永劫難會也！

趙州編派胡釘鉸之後，不能無為人處，是故不免為伊落水入泥，不得不撒點兒塵沙，令伊胡釘鉸因此得個入處，乃提示云：「且釘這一縫。」

只如爾星雲大師於此公案還曾會得麼？平實料爾大師不能會取，只得入泥入水，為爾星雲大師指個入處：每日站上佛光山最高處，拈取虛空無一片，且作成片想，拈在頭上高高莫放；下得最高處已，拈入方丈室裡，卻以自手把它摺一摺；摺好了，卻來告訴平實知；平實屆時要教汝釘這一縫去。

大師您受教後，若能解得釘這一縫，便見寶壽親切為人處，亦見平實立地處，老趙州自然立在大師眼前；他時後日，天下一切人皆不能奈何您老也！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四則　大隨隨他

益州大隨　法真禪師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個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

星雲法師云：《有一則現代的禪案：一位美麗的小姐決心要參禪悟道，因此向一位老禪師請教說：「禪師！我要怎樣才能參禪悟道呢？」禪師看看她，心想：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塵世裡的羈絆紛擾一定很多，如何能參禪悟道呢？因此就教她一句訣：「隨他去！不管他！」當然……。有一天，有人轉告她：男友來找她。她說：「隨他去！不管她（他）！」不久，美國大學寄來入學通知書，她也不看，說：「隨他去，不管他！」一天母親打來電話：「妳為留學貢的愛國獎券，中了特獎。」她還是一句：「隨他去，不管他！」經過多次的「隨他去，不管他！」終於衝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難關。有一天，無意之中看到她童年時候和老祖母的合照，發黃的相片中那個天真可愛的小女孩，就是自己。她想：「再過幾十年，自己不也和老祖母一樣要埋骨黃泉嗎？」一個轉念，她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對她來說，生死不再是那麼可怕的事，悟透了無常的生死，她體會到

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她的這一「悟」，比起世間虛妄的所有，價值又高多了。》（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147、148）

平實云：這位現代「美麗的小姐」也是霉運當頭，遇到了個野狐禪師，教伊一句隨他去，心中完全信受的緣故，此後便如是凡事皆「隨他去」：悟與不悟且隨他去，悟得真假亦不管他，亦是隨他去；如是凡事皆隨他去，乃至被野狐禪師印證錯了也是隨他去；犯了大妄語業也不管他，也是隨他去；師徒二人俱墮大妄語地獄業時，也準備隨他去；待得年老時，因了大妄語業故即將下地獄時，是否也準備隨星雲法師一起「隨他去」？

如是愚痴師徒，凡事「隨他去」：隨到啥事都不牽掛時，也只是個世間極為隨和之俗人，與佛法之解脫道了不相干，與佛法之佛菩提般若智慧了不相干；如是隨他到底之後，終究不能斷我見故，終究不能親證法界萬法之實相如來藏心故。如是不能斷我見之世俗人，不能親證法界實相之世俗人，而星雲法師竟可印證「她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竟可印證道：「悟透了無常的生死，她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實乃妄說了義正法之代表作也！顯見星雲法師自身亦是以如是「看開了」的世俗境界，作為解脫生死之境界也！

所以者何？謂「她想：再過幾十年，自己不也和老祖母一樣要埋骨黃泉嗎？」這樣的「一個轉念」以後，絕無可能「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故；亦謂「一個轉念，她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對她來說，生死不再是那麼可怕的事」，其實仍然未到生死之關卡，何況是離生死？所以絕無可能「悟透了無常的生死」，絕無可能使「她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根本未斷我見煩惱故。由星雲法師如是開示中，已可了知星雲法師所謂之「了生死」者，同於世俗人之「看開了，一切都不管他，一切都隨他去」。若如是對一切世間事都看開了，便是解脫生死，便是證得不生不滅的實相安樂，則世間一切看開了的老人家、樂天知命的老人家，都應該是已經「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的阿羅漢了，境界完全無異故；亦應如是世俗老人都已「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的實相境界了。

然而如是說法，終究與佛法之解脫道完全不相應，亦與佛菩提道完全不相應。此謂解脫道之親證者，要在現前觀察覺知心的我虛妄無常，要在現前觀察恆審思量的我、夢中思量作主的我虛妄、眠熟無夢時思量作主的我虛妄，如是斷我見已，方得初證解脫果之初果，斷三縛結。尚須進前斷除我執，非唯觀察

了知即得；是故尚須歷緣對境中斷除對於自己之執著，不樂自己繼續存在，真實斷除「願欲自己繼續存在」之執著已，方是滿證解脫道之極果者。今者星雲法師所說「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之境界，卻是連我見都不曾斷除，尚非聲聞初果得親證者，卻敢說是能出三界生死之阿羅漢「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之境界，其言非妄而何？

復次，「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乃是菩薩所證境界，非聲聞阿羅漢所知；此謂聲聞阿羅漢所證解脫三界生死之境界，並非不生不滅境界，而是滅盡五蘊十八界我之後，一切法空之境界，彼諸聲聞阿羅漢並未親證無餘涅槃之本際故。是故聲聞阿羅漢所證者，唯有十八界滅之法，而無不生不滅之涅槃本際之證量，焉得說之為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無是理也！唯有菩薩親證第八識阿賴耶，了知此如來藏識即是無餘涅槃之本際，方是親證不生不滅者；由已親證不生不滅之實相心體，方能確實了知：十八界之自己滅盡之後，在無餘涅槃之中並非斷滅，尚有自己本有之第八識本際存在而離見聞覺知、離思量、離世間境界而獨住。如是親證、如是現觀已，方是真正「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者。然而現見星雲法師對此完全無知，對第八識如來藏完全不曾證得，

如何能「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那位「美麗的小姐」對此第八識也完全不曾了知，更不必說親證或體會了，星雲法師竟然可以說她「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豈不是佛門中最荒唐之事？

星雲法師誤會佛法到此地步，對於二乘人所修證之解脫道內容懵無所知，竟然可以印證那位美麗的小姐「衝破了最後一道生死的關卡」，未免太過荒唐！而佛光山上下四眾弟子如是聰慧，竟然能信如是世俗化的佛法解脫道，令人深覺不可思議！

星雲法師對於大乘菩薩所修證之佛菩提道亦復懵無所知，竟然不知佛菩提道之修行入門即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竟然對那位尚未證得第八識如來藏的「美麗的小姐」，因為她能夠一切世間事都放下，就印證她已經「體會到了不生不滅的究竟安樂」，如是之言印在書中，梓行天下，昭告世人，謂之為禪門之證「悟」，何其大膽？亦復極度愚痴！可憐佛光山上下四眾弟子竟然無人能知其妄，竟然同以如是虛妄錯會之「悟」，認作真實之「悟」，繼續追隨星雲法師同入岐途，與星雲法師同墮大妄語業中而不知回轉，不亦可悲？心中既生悲已，不免舉示大隨隨他公案，且共星雲大師及其座下四眾弟子說禪去也：

有僧參訪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問云：「劫火洞然，遍燒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悉皆燒毀，不知這個還會不會被燒壞？」那僧問這個，即是問實相心第八識也！大隨禪師聞伊恁麼問，隨口答曰：「會壞！」且道究竟壞不壞？　一切學佛習禪底人皆知：第八識如來藏永遠不壞，阿賴耶識無始常住，性如金剛。那大隨禪師云何卻隨口道個壞字？究竟大隨禪師這個壞字，意在何處？爾星雲大師還會得否？若會不得，焉可示人以己悟之身分？焉可道以證悟之言說？云何更道佛光禪師已經度得多人找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且道：大隨禪師這個壞字，有什麼玄機？大師既敢說禪道悟，云何不能解得？云何不能道得？

爾等佛光山四眾弟子！既然廣有多人被佛光禪師印證開悟了，還解得此中關竅否？若解不得，悉成錯會，卻又示人以證悟之身分，即成未悟謂悟之輩，即墮大妄語罪中，當即速加檢點修正，否則，他時異日捨報之後，老閻取來帳本，算爾大妄語之罪時，須知不好承擔也！　且道：大隨禪師這個壞字，究竟有什麼玄機？值得平實取來大作文章？爾星雲大師與座下四眾弟子，千萬得下心探究才好！莫要隨隨便便地便恁麼「隨他去」也！

此僧不解大隨這個「壞」字之禪機，便又問道：「既然會壞，那麼就只好隨

他去了。」不料大隨禪師卻又隨口答道：「隨他去也！」此僧仍然不得入處。古時禪師悉皆如是，絕不濫傳一人，不似平實早年之濫慈悲，極力廣傳，是故遭受 佛及菩薩警告：不許濫傳。二〇〇三年清明禪三開示公案時雖然較為嚴謹，仍然遭受警告：還是講得太白了。於是便收斂一些，又收起一分濫慈悲，所以收起機鋒不用；此次禪三期間，因此便不曾施用過一次機鋒，要教大眾自參自悟，冀求證悟後之品質得以提升，以免後時復有退轉、懷疑、不信之情事。如是收起濫慈悲之愚行，令禪子自參自悟，方不致再有退失及否定正法之事，方是真正之慈悲也！

此僧在大隨禪師處，未能入得禪宗無門之門，大隨又不肯輕易放手明講，只得拜別大隨，千里迢迢參訪投子山大同禪師，舉此答問請益之；投子大同聞此僧舉，知伊大隨禪師乃是大悟之人，悟處深細，絕非淺悟之人所能知之，聞已乃焚香遙禮大隨禪師，告訴此僧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此僧聞言，乃又千里迢迢，急忙趕回西蜀益州，無奈大隨法真禪師已然入滅，此僧當面蹉過，悔恨已晚。

且觀大隨禪師之悟，要且尚無道種智，證量同於投子大同禪師；然而投子

大同卻已是惺惺相惜，何敢相輕？聞彼僧舉，便燃香遙遙禮拜之，豈如今時諸方未悟之大師盡以表相而觀，悉從世間利益衡量？今時真悟之人一向尊重彼等未悟之大師而不評論之，然而彼諸大法師尚且不肯等視彼真悟之人，更因世俗名聲面子之顧慮而加以排擠打壓，何況能等視之？能護持之？能尊重之？由因諸方大師之打壓誹謗故，平實不得不回應之，乃演變成今日評論四大法師之局面。此即是末法時之現象也！然而平實對於一切真悟之人，不論其證量高低，卻從來都不敢妄加一句虛謬之言，對真悟之師唯有崇敬與讚歎爾！乃至對於未悟之人，亦不敢捏造莫須有之罪名而羅織之。

如今星雲法師既然對諸政治人物與諸弟子，誹謗平實是邪魔、為外道、為法義有毒、為必下地獄；如今平實且要以「邪魔外道」之身，以佛門正法、禪門宗旨問爾星雲大師：大師若以凝神攝念，清明覺照之心作為真如心者；若以凡事都不牽掛，凡事都隨他去，作為證得解脫果，作為親證不生不滅之實相者，欲如何與大隨禪師前句「壞」字契符？又如何與大隨此句「隨他去也」相印證？莫籠統好！

只如大隨禪師一句「隨他去也！」究竟是什麼意？爾星雲「大師」還會麼？

料爾大師不能會得。大師若有一日忽然迴心自省，來覓平實者，咱家當時且為大師再開一線，便道：「請隨我來！」（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八則　趙州洗缽

趙州從諗禪師　有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吃粥了。」師云：「洗缽去！」其僧忽然省悟。

星雲法師以「粥與茶」為題，舉趙州茶及洗缽之公案說禪云：《所謂佛法、禪心，都應該不離生活。吃飯吃得合味，禪也！睡覺睡得安然，禪也！離開生活，佛法有何用？今日修道者，只重生死，不重生活，實離道遠矣！》（佛光書局《沒時間老》頁 202）

星雲法師又開示云：《禪，離開不了生活，穿衣吃飯是禪，搬柴運水也是禪，一個人不把生活照顧好，禪安住在什麼地方呢？　碗不洗、地不掃，生活問題都解決不了，生死怎麼能解脫呢？有詩云：「粥罷令教洗缽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 223）

平實云：如契經所云：「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此謂邪惡之智慧，根本不能知曉：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由不能知曉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之故，便

欲在棄捨或否定阿賴耶識心體之後，別覓永不可得之真如心體；如是之人，將永遠墮於虛妄想之中，將永遠不能啓發般若智，將使其原有之證悟般若智慧，開始產生邪慧，最後必定否定阿賴耶識心體，以及產生「將一貫整體之佛法加以肢解，令佛法開始支離破碎」之現象。由是緣故，說如是偏斜之智慧為惡慧。

同理，禪門之中亦有惡慧；此謂真實之正慧者，乃是於參禪之時，已自了知參禪宗旨即是明心與見性。既言明心，則知必定有一真心，是吾人所應親證者；親證此真實不壞之金剛心已，方可名為明心也！既言見性，則知必定有佛性可以眼見；親眼看見佛性分明顯現而無染污時，但覺世界如幻、身心如幻，唯有佛性如是真實不壞而又無隱無遮；如是眼見佛性者，即是見性也！合此明心與見性二門，即是禪宗行人所應努力進求之目標也！是故禪門行者，必須了知：禪門之宗旨即是明心與見性。既如是，當知破初參者，必定即是明得自己之真實心——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若因善知識幫助，證得阿賴耶識心體之後，卻不肯承認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者，即名惡慧；此人即是不知經中所說「藏即賴耶識」者。

星雲法師近年亦效法未悟謂悟者之愚行，出頭說禪道悟；更如是道：「吃飯

吃得合味，禪也！睡覺睡得安然，禪也！」如是說禪，與世俗人貪圖安逸而過生活，全然無異；所異者唯是：世俗人娶妻嫁女，從事士農工商等業，追求五欲生活之享樂，追求親眷之和樂；星雲法師則不事生產，而以自己所知之「世俗佛法」教導在家出家四眾：「吃飯要吃得合味，睡覺要睡得安然」，以此為禪，則必導致其座下出家二眾追求「吃飯應當合味、睡覺應當安然」等世俗法上之享受，當然也必因此而追求「住寺應當住得莊嚴華麗，興建各地分院時應當金碧輝煌、無比莊嚴」，浪費大量錢財於佛光山、美國西來寺、日本本棲寺……等寺院之表相莊嚴上；至於信徒護持佛光山時，是否有籌措龐大資金之心理壓力，則非所計也！如是而可謂之為禪，謂之為人間淨土，渾然不知禪宗之修行目的：即是在於親證如來藏心體，即是在於親證之後能現觀其真實而如如之自體性，即是在於清淨心體淨土而導致世界清淨，方名人間淨土。

然而星雲大師渾不知此，更道：「離開生活，佛法有何用？」若如是言，而可謂為臨濟禪宗之真實語者，則二乘聖人求證涅槃，便成虛妄；入涅槃之後全無生活可言故。星雲大師又言：「今日修道者，只重生死，不重生活，實離道遠矣！」果真如其所言而可說為臨濟禪宗之佛法者，則應今時一切學佛人皆不許

追求了生脫死之法，則四阿含諸經中純說可以令人解脫生死之二乘菩提，即成無用之法；則二乘聖人皆是離道極遠之人也！亦應大乘菩薩六地滿心時取證滅盡定，七地取證念念滅盡定者，皆非佛法。星雲如是主張，如是開示佛法，是耶？非耶？有智佛子，盍各思之！

審如是言，則星雲大師及其座下出家二眾常住弟子，亦應將佛光山之佛法講座永遠關閉，專作慈濟或基督教救世軍所作之慈善事業即可也！此謂佛法中所說者，其主要義理即是欲令眾生了生脫死故，然後進求一切種智而成佛道故；三乘佛法莫非如是，故言唯一佛乘；是故真正學佛之人，非是修集世間有為法功德，非是求來世福德者，皆應將一切福德迴向親證二乘菩提之了生脫死，乃至迴向大乘佛菩提之了生脫死及發起深妙般若智慧。此乃一切學佛人之共識，今者星雲大師竟然教人「注重生活」，而不應「注重了生死」，自身正是離道極遠之人，反而非議欲了生死之近道者為「離道遠矣」，豈非顛倒之見？豈非邪謬之說？自作邪謬之說，卻來非議宣說正法者為邪魔外道，豈是正理？有請諸方大師與諸學人，共論星雲大師此語之是與非！

禪，固然不能離於生活，然而未悟之人，完全無資格作如是說：「穿衣吃飯

是禪，搬柴運水也是禪」，此謂穿衣吃飯、搬柴運水之時，禪者悉皆分明現前觀見自心如來之運作，炯然無隱；悉皆了知禪門之悟與內涵，如是方可倡言「穿衣吃飯是禪，搬柴運水也是禪」，否則即無其分。若如星雲大師所言：要將生活照顧好，方有禪安住。乃是未悟之人牙牙學語之言也！如今便以星雲大師所舉之偈返問於星雲大師：「粥罷令教洗缽盂，豁然心地自相符」，大師如今可曾在粥罷洗缽盂時，豁然心地相符否？莫要妄言籠罩平實，平實早知大師爾之落處也！再以大師所舉之偈重問：「而今參飽雲大師，且道其間有悟無？」爾星雲大師還敢面對天下人，公開稱道自己已悟否？平實料爾大師無如是膽也！只能假託佛光禪師之名示悟也！謂大師若敢公開稱悟，平實必定要上爾佛光山當面分緇素故。

只如學僧上來請法，乞求趙州禪師指示，趙州老人只問伊：「吃粥也未？」那學僧答云：「已經吃過粥了。」趙州老人只教伊洗缽去，那學僧因此一言之下，卻得忽然省悟，倒也是個利根漢子。然而吃粥不能悟得，云何洗缽便能悟去？其中還有分辨處也無？爾星雲大師若道有，請問：有在何處？若道是無，因何緣故說言是無？若道俱有俱無，因何是俱有俱無？若道是非有亦非無，因何是

非有亦非無？平實俱要知道，不許插科打諢、胡亂交待！

諸方禪子！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莫圖道場、名聲、利養、眷屬。若以未悟之身而說悟法，故示為悟者，只是野狐禪師爾，於己於眾悉無其利，捨壽後之果報，豈未之知？

且道：吃粥了，洗缽盂去 一句，究竟有什麼玄機，便教此僧悟去？

次道：吃粥與吃茶，是同是異？若人有眼，於中檢得出，平實道爾有來由！

三道：吃粥了洗缽，便得悟去；爾星雲大師何妨每日喫茶了，親自洗杯去？莫教侍者代洗，侍者洗底是侍者底，與大師渾然無干也！大師何妨聽受平實好語，每日親自洗茶杯去，莫要侍者服侍，爾之證量未曾高於侍者故！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十一則　雪竇劃一

明州雪竇 重顯禪師　師初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劃一劃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諸人隨山僧手看。」

星雲法師說禪云：《……所以一般人以為「禪心妄想聖凡分」，禪心是禪心，妄想是妄想，聖人是聖人，凡夫是凡夫，還是有分別的。……我們每天在這十法界裡來來去去，一天好幾回。比方說：我們心裡很清淨、很慈悲，就是在天界；一念貪瞋愚痴生起，是地獄界、畜生界……。一天當中，我們的心緒時而慈悲、時而貪瞋，不是天上、人間來往好多次嗎？「消歸一念無生處」，雖然十界俱在，要緊的是你不要任由妄想分別來來去去，要像『金剛經』上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否則你心有所住，有所掛礙，日子就會不得安寧。「此意如何把似君」，這種無住才能安住的深意，要如何訴說？一切都要靠自己用心體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禪的境界是生死的境界，要靠自己去實地修證。》（佛光書局《千江映月》頁 197）

平實云：星雲法師之臨濟禪，原來都在意識心上作文章；一向都以意識之行於善惡而分凡聖，不以是否親證三乘菩提而分凡聖，同於世間外道宗教：皆以世間善惡行而分凡聖。所以會認同一神教外道，所以每年與一神教外道互相交流感情。今此公案講禪之內容，又一向以意識心所行諸事而分天界與地獄，不以三乘菩提之親證，作為佛法之中心。乃至說禪之時，尚以意識覺知心之消歸一念，作為《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真實心，墮於意識心境界中，我見未斷、真心未證，云何可說是懂得禪法、已經證悟之人？竟然大膽以佛光禪師之名，示人以悟！

所以者何？謂禪宗之開悟明心者，以及《金剛經》所說之實相心者，皆是說第八識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從來不是以意識覺知心之一念不生，作為金剛心也！然而星雲卻在講述禪宗開悟之時，教導四眾弟子：「**要緊的是你不要任由妄想分別來來去去**」，所修者卻是意識心，卻是將意識住於無語言妄想之境界中，以此無妄想之第六意識覺知心作為實相心；但是《金剛經》所說的實相心卻是第八識阿賴耶，迥異第六識覺知心。

第六識任憑爾星雲大師修上三千阿僧祇劫以後，仍然是第六意識心，絕無

可能轉變成第八識實相心阿賴耶；第六意識永遠是第六意識，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永遠是第八識心，絕對不會互相變來變去，這是佛法中永遠不變而且是絕對不變的真理；如果有人想要將第六意識修行無念而變成第八識如來藏心，那就等於煮沙而欲成飯，古人說為「蒸沙作飯」，永無成功之時。然而星雲大師於此竟然完全不知，教人修行意識心成為無語言文字之離念靈知，說此離念時了了分明的意識心即是第八識如來藏，對於禪宗之開悟內涵完全不知，而於書中空言禪宗法脈與證悟，有何實義？只成個野狐知見爾！如是而言開悟，將使佛光山四眾弟子上下一同，皆墮大妄語業中。誠可哀憫！

十餘年前，亦有大法師以虛空粉碎定境之證得，作為禪宗開悟之標的，而不知應以親證第八識實相心作為開悟之標的。一切大師與學人，若以虛空粉碎作為悟境，或以大地落沉作為悟境者，云何會通雪竇重顯禪師此一公案？根本不通也！如是大法師，卻與星雲法師同一所墮，正好作師兄弟，推作同門去也！

雪竇重顯禪師乃是大悟徹底之人。初住翠峰山，後遷雪竇山。於雪竇山開堂之日，上法座之前，立地顧視大眾云：「若眞要談論宗門中以本分相見之事，其實不必一定要高陞法座。」說完遂以手指在空中劃一劃，向大眾說道：「你們

大家隨著我的手看吧！無量諸佛的國土在我手指上一時現前了，大家隨著我的手看清楚。」如今且要請問爾星雲大法師：雪竇禪師以手劃一劃，爾星雲大法師在這上面見個什麼？還知凡夫身中有聖人麼？爾星雲大禪師又曾於中見個什麼？還能以離念靈知之境界解釋得此一公案麼？且道：雪竇大師手上有何佛土現前，便恁麼道？爾星雲大法師還解得麼？

爾星雲若道雪竇禪師這一劃只是閑機境，那雪竇禪師為什麼卻兩度勸請眾人「隨山僧手看」？為什麼又稱說「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

古來公案多如牛毛，若悟得真，其實只是一則，本無許多淆訛可言。若是未悟錯悟之人，說來便有許多淆訛，令四眾學人越聽越迷糊；說者自己其實亦不懂公案中之密意，只是意識情解卜度思惟所得底，加以多讀公案、多讀經論，作為言語題材，便取來籠罩初機學人，大家同演一場以盲引盲之愚癡戲爾！

爾星雲大法師，若肯下心走一遭正覺講堂來，絕不埋沒爾，我正覺講堂中，確有真佛可禮故。然而爾星雲大師信心滿滿，得得來到正覺講堂時，平實卻有一句話請問爾：

汝喚什麼作真佛？又喚什麼作禮佛？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二十三則　鵝湖點空

信州鵝湖　大義禪師　唐憲宗召師與諸師論義。有大法師問云：「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大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大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

星雲法師舉韓愈參大顛禪師公案：《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如是舉已，星雲法師便說禪云：《韓愈問春秋多少？其實人生歲月何用掛心？要緊的是人天合一，心佛不二，所謂道的大統；儒也、佛也，一以貫之也。是故禪師以手珠示意：佛儒一統也。及晝夜一百八，意旨歲月無多，莫為佛儒爭論，佛道、儒道，共襄攜手。》（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48）

平實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若不是真悟底人，千萬莫說

公案，否則難免他時異日有個真悟底人，依照禪門祖師古風加以拈提，那時須不好看，老臉無處可擺也！豈不是求榮反辱之舉？焉是有智之人？　平實往年不曾片言隻字評論於星雲大師，非因不知其落處，只是因為心存與人為善之念，是故不曾拈提之，私下亦不曾評論之；奈何星雲大師仗其道場廣大、徒眾鉅萬、名聲震天、勢力強大，竟對毫無惡意之平實居士加以「邪魔、外道、法義有毒、必下地獄」等惡言。今日平實為護正法，不令佛教真實了義正法之弘揚受損，不得不加以回應，亦因是故而將星雲大師列入拈提之對象，雖非平實本意，殆是勢所使然耶！

韓愈參訪大顛禪師，詢問禪師年歲；大顛禪師卻提起數珠問云：「會麼？」韓愈不曉，次日又問大顛禪師座下弟子之首座，首座只是扣齒三下；韓愈依舊不會，又來問大顛禪師，大顛亦只是扣齒三下。那韓愈不會，只道得一句：「原來佛法無兩般。」離禪猶自遙遠也！可那星雲法師根本不知大顛禪師之意，亦不知首座之意，更道：《韓愈問春秋多少？其實人生歲月何用掛心？要緊的是人天合一，心佛不二，所謂道的大統；儒也、佛也，一以貫之也。是故禪師以手珠示意：佛儒一統也。及晝夜一百八，意旨歲月無多，莫爲佛儒爭論，佛道、

儒道，共襄攜手。》

然而儒家之學自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乃是世間聖賢之學；雖有中庸之道，亦只是世間中庸，從來不曾與中國禪宗之佛法中道相應；雖有正心誠意之學，從來不曾言及法界實相之第八識如來藏，皆屬意識層面之世間法，與禪宗所悟第八識之法有什麼相干？與中國禪宗所觸證之出世間玄旨有何相干？星雲法師卻渾然不知，更道「儒也、佛也，一以貫之也」，一心要作世俗鄉愿之人；如是偏斜之心行、口行、意行，落實於文字書籍之上，一切真悟之人讀之，都不免要哂之！由是之故，平實便以星雲大師所曾舉說之偈，返贈星雲大師：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

今且先舉鵝湖點空公案，共爾星雲大法師說禪，說已再來返徵韓愈之公案，便得會通也！唐憲宗一日召請信州鵝湖大義禪師入皇宮，與諸大法師當面討論法義。有大法師提出考問云：「欲界之中並無色界之禪定，禪定境界居於色界，此人間國土憑何建立禪定境界？」那法師自以為精通佛法，其實根本不懂，乃至粗淺的通於外道之禪定境界亦復錯會，說得此語，益顯自己之無知也！所以者何？謂色界定境界雖屬色界所有，然而在人間之眾生，若有因緣及正確行門，

欲證色界定者無難，是故人間亦能證得色界定；雖在人間，不能住入色界天之境界中，然卻可以住入色界天人所入之等至位中，境界無二無別；唯是異熟果之緣故，不能住在色界天人之日常生活境界中，不能了知色界天人之生活環境爾。

然而如是禪定正理，於禪宗之證悟而言，非屬重要之事，是故鵝湖大義禪師聞彼法師如是問已，卻不針對如是錯誤加以辨正，仍本於禪宗法旨而評論云：「法師你只知道欲界無禪，卻不知道禪界無欲底道理。」不與伊說明禪定與禪宗之禪有何同異，但言其不知禪宗所悟境界不在欲界中之道理。那大法師聞鵝湖禪師如是答，便扣住此一答題，緊追著問：「如何是你所說底禪？」以為鵝湖禪師答後，即可加以破斥。不料鵝湖禪師口中不言，卻伸出手來，往空中一點，更無二話。那大法師見狀，根本不知鵝湖禪師之心行，由是不知所對。唐憲宗見狀便評論云：「法師講得無窮無盡底經論，只是對鵝湖禪師這一點，尚且不能奈何啊！」

禪宗之禪乃是般若智慧，非是世間禪定境界法門，根本無境界、無所得。禪門學人不知，或因被大師所誤導故，便多學習靜坐，以禪定之修法，尋求一

念不生之境界，以之為悟；多以為覺知心一念不生時即是離分別，以為覺知心不觸外境時便合經中所說離見聞覺知之真心境界，更有人坐至未到地定之深定中，暗無覺知、亦不知自己之存在，便以為如是境界已經符合大乘經中所說之離見聞覺知之真心境界，便將住在暗無覺知境界中之覺知心認作真心如來藏。若是有人問著時，便答道：坐至不知自己存在、不知有六塵時，便是能所皆離，便是開悟境界。如是自以為悟。

然而經中所說無念、離見聞覺知等，其實並非滅卻覺知心之見聞覺知，而是在覺知心之見聞覺知歷歷不昧之際，有一離見聞覺知、離一切語言妄念之第八識如來藏心同時存在運作。而此離於六塵見聞覺知之如來藏心，其實並非完全無覺無知，只是其覺知之行相、其了別之行相極為深細，非是覺知心所有之六塵中之了別及六塵中之覺知也。由是緣故，六祖開示云：「眞如起念，非眼耳鼻舌能知。」一般人之眼耳鼻舌身意識，無法了知此真心之起念行相也，唯有真悟之人方能知之，故說真實心並非全如石頭木塊之完全無知，而是擁有能了知眾生心行、能了知世界根身之覺知也。然非六塵中之覺知也！

大法師們以禪定之理而測度禪宗禪師所悟，不免錯會，便以一念不生之法

作為修證禪悟之境界，難免專在一念不生之禪定境界上揣摩，以為鵝湖禪師將會與彼等探討禪定修證之境界，卻不料鵝湖不是以禪定境界說禪，只是望虛空一點，大出彼等大法師之所料，是故難知鵝湖禪師之般若智慧境界也！只如鵝湖大義禪師以手點空，這一點意在何處？豈是意在一點之際一念不生？彼大法師以為自己讀得經論百部，可以問倒鵝湖禪師，不料鵝湖以手點空，壁立千仞，教伊無下手處，在這一點之下沒了手腳，豈況能有言說？爾星雲大法師如今還能會得鵝湖禪師這一點麼？若會不得，平實教爾三招禪法：一者每日持一數珠，且於佛光山中到處遊走，見人便提起數珠問云：「是什麼？」二者見人道不會時，當時便為伊扣齒三下再問：「會麼？」三者當人不會，再伸手點空，問道：「會麼？」是名平實三招秘訣！能使爾星雲大法師遍走五湖四海也！只是走不得正覺講堂！

如是三招，對一座下弟子用已，便請星雲大師自行轉身離去，不可多言，以免賈禍。再逛佛光山，若遇其他弟子，便又如法一一炮製。如是每日行之，平實保爾三年之內必得會去！只恐爾星雲大師怕人笑是瘋子、乩童，不敢每日如實行之，便無會處。

爾星雲——佛光禪師——如是每日奉行不輟，三年後會得，不得妄謗平實，不得妄言平實為爾有所說法。平實從來不知不見，何曾責爾星雲大師？又何曾為爾說過法？莫謗我好！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二十四則　馬祖看水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云：「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個什麼？」祖云：「看水！」

星雲法師舉仰山與香嚴禪師之公案云：《……於是香嚴又作了一首偈語道：「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聽了這首偈語後，仰山非常高興，便去報告老師為山禪師道：「真令人興奮，師弟已悟入祖師禪了。」　智閑禪師和仰山禪師同為百丈禪師的弟子（編案：實係為山靈祐禪師之徒，星雲誤會之），唐代，自六祖惠能以後，禪宗起了很大的變化。先是有馬祖道一禪師創建叢林，接待十方禪者，倡導集體修行；繼有百丈懷海禪師設立清規，以新的立法安住大眾。門人弟子互相發揚，排除知解的分別，主張不立文字，探究心源，提倡即心即佛，以平常心為道，棒喝機用，接化的簡速，遂成為中國祖師禪的特質；而印度靜態的如來禪，經過中國禪師的闡揚，更加活躍而成為動態的祖師禪了。智閑禪師的偈語，「貧無立錐之地」，這就是不著一物的如來禪，即（及）至說到「瞬目視伊」，這就是活潑的揚眉瞬目無非是禪的祖師禪了。》（佛

光《石頭路滑》頁 34、35）

平實云：自古以來，禪宗祖師常有許多以訛傳訛之說，祖師禪與如來禪之錯會與妄說，便是其一。祖師禪者，舉凡助人破初參之機鋒，眼見佛性之關節，悟後進破牢關，乃至悟後方便度人悟入之「機鋒嫻熟了知而能運用自如」，皆屬祖師禪之範疇。然而後來以訛傳訛之結果，便成了顛倒之說：祖師禪之證量勝過如來禪之證量。星雲法師上來所舉香嚴與仰山間之對話亦復如是，可謂完全錯解如來禪之真正意旨者也。

香嚴所言：「**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其實只是學得善於使用機鋒之方便手段爾，如是手段者，余在禪三精進共修期間，常常使用；然因二〇〇三年四月禪三時，佛菩薩謂余晚間開示公案太過明白，恐學人悟得太易，般若智慧難以發起，悟後將如同以往所度之人退失信心而致退轉不信，是故指示平實：不許講得過於淺白。然因公案之講解，既已了知其間所有密意，若欲作保留而故意不說者，以余一向無遮無隱之習性而言，難以實行，故仍沿舊拈提細說；但將其餘機鋒收起不用，作為彌補之措施，以此作為，過濾緣尚未熟者，令其再作參究，留待日後緣熟悟之。是故今已不用如是種種機鋒。由

是緣故，說仰山與香嚴當時所言祖師禪者，實質上只是度人證悟之機鋒方便爾，不應以此別作建立，並高抬之。

至於如來禪者，絕非仰山與香嚴禪師當時所知；謂如來禪之進修者，乃是九地菩薩之事，絕非禪宗祖師所能修之者。禪宗祖師之證悟明心，雖是親自觸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唯階第七住位，仍在勝解行位中，距離初地猶在遙遠，何況九地菩薩境界？ 初地尚且未有資格修之，何可妄說禪宗初悟時之七住菩薩境界便是已經親證如來禪者？經中 佛說親證如來禪者即可進入十地中故。經中既已如是具言，禪宗祖師焉可自行建立？違 佛所說？是故此一公案中所說之祖師禪與如來禪，余絕不能同意之。然而星雲——佛光禪師——對此亦復完全無知，竟然妄說「靜態之修定即是如來禪，動態之證悟即是祖師禪」，與經教聖言量迥異，令人無法苟同也。若人欲會祖師禪，且與平實同探馬祖看水公案：

一日，麻谷山寶徹禪師隨馬祖行路之時，猶未證悟故，便請問云：「如何是大涅槃？」大涅槃者，謂從來無出無入、從來不墮生死亦不入涅槃，此乃禪宗證悟者所住境界，即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也；此涅槃非是佛地所證之無住處涅槃，不可混為一譚也！

馬祖大師見問，便回答云：「急！」麻谷禪師當時未悟密意，馬大師這個機鋒卻是極儉，正是一字禪，最是難會，麻谷一時之間焉有悟緣？當然不會！便又問云：「急個什麼？」馬祖大師此時不得不稍微放一些，便答云：「看水！」

只是眾生大多落在馬大師語脈上，隨他語脈轉去也！此是一切以定為禪之人所不能會者。以定為禪之人，悉皆有志一同，都教弟子們靜坐以求一念不生，求證離念靈知心之意識境界。如此類人，根本未曾破得初參，根本未曾證知自己之本來面目；謂彼所說如是境界者，只是意識心之境界相，未曾觸及第八識如來藏心。覺知心坐至平靜無波時，只是制心一處之禪定境界，猶是意識心，未曾悟得實相心；即使修至澄澄湛湛、猶如凝玉，從實相般若觀之，也只是黑山鬼窟、冷水泡石頭，還須大悟一番，始得親見本來面目，方知中道實相。

設或有人不信此言，何妨以一念不生之境界來印證此一公案？還能印證得麼？那麻谷寶徹禪師未悟之前，參問馬大師實相如如不動之理時，馬大師只是答個急字，究竟是什麼意？若人於此會得，便見大涅槃也！便見真實心從來不離涅槃、亦不住於涅槃之中；大悟之人，時時刻刻都如是見，無有不見時；然而親見自己之實相心常住涅槃之中，卻又無妨覺知心之自己同時起諸語言妄想

而修佛法、而應對世人種種俗事。是故《六祖壇經》如是載：「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已，便道臥輪禪師不是親見成佛之性者，不是已證實相心者，乃述一偈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麼長。」若言一念不生之心為中道心、為本來面目者，則六祖此說便是未悟人所語；若言六祖之說無訛，則臥輪所說便是大妄語，則今時以定為禪諸人亦成大妄語。大眾且判一判：究竟彼等「追求離念靈知者」所說為如法之說？或是六祖「不斷百思想」之說為如法之說？

大眾權且同觀：馬大師與麻谷寶徹行路說話時，是有念抑或無念？若道無念，馬祖說話時豈能無念？若是有念，則馬大師正說話時應不在大涅槃中，則馬大師當時便是未悟之人，或者馬大師當時退出了悟境。然而禪悟終究無有進入與退出可說，禪悟之明心根本無境界可言，根本無出入悟境可說，豈能以有念或無念而認定為悟抑未悟？蓋大悟之人，時時處在大涅槃中，而又絕不妨礙言語運為與覺知心中之語言妄想；若道馬祖與六祖是真悟之人，則臥輪等人所說者，卻與六祖及馬大師相違，便是未悟之人也。

只如馬大師道：「看水！」意在什麼處？今時台灣四大法師個個示人以證悟

之相，乃至慈濟功德會之證嚴法師，更示人以地上菩薩之上人相，如今還會得此一賢位七住菩薩所悟之公案密意麼？試斷看！

且道：大涅槃與看水有何相干？值得馬大師提示與麻谷？值得麻谷著急看？爾星雲大法師——佛光禪師——何妨於此下個疑情參之？有朝一日，若真會得此中密意，從此以後祖師公案蘊在爾胸襟，從此般若系列諸經自然能通；莫將平實今日之語當作馬耳東風也！

且道：馬大師道「看水」，是什麼意？爾星雲——佛光禪師——若欲會者，且成日裡下心疑嘿著。

若真是參不得，且請端一盆水來洗把臉，打起精神再參！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二十五則　麻谷翹足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有僧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

星雲法師云：《學唯識和學禪，方法和方向都不一樣，唯識重知解，重分析，而禪不重知解，不重分析。禪者是直接本心，見性成佛。禪師們的言句幽默，態度親切，他們不喜歡板起面孔說教，他們有時說東，實在指西；有時打你罵你，實在是愛你護你。唯識家橫說豎說，要明唯識義，而禪者一句「喚它作什麼？」曰：「糖餅！」已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表達無遺了。》（佛光《石頭路滑》頁17）

平實云：星雲法師根本不懂唯識學，根本不懂禪，說得如是言語，豈不怕他人見了笑伊？猶自印於書中流通天下，非是智者之心行也！

比見坊間多有宣講唯識之法師居士，將其所宣講之唯識內容，整理成文字，梓行於天下，以邀「懂得唯識」之令名；殊不知唯識一學，本屬增上慧學，乃是地上菩薩之行門，直至等覺地，皆不可絲毫離之；故說此門為增上慧學，乃

是禪宗破參者求入初地所應進修之法，絕非未悟與錯悟者所能修之；未悟與錯悟者僅能薰習，無法實證之故。

往昔二十餘年來，台灣佛教界不曾有人敢公開在有線電視上宣講「真實唯識學」，實因印順法師之龐大著作中，不斷宣示一項錯誤之理論：**唯識是虛妄法，是後來晚期佛教所發展出來之一種辨證法**。又宣示說：**唯識學是因為晚期佛教集體創作了第三轉法輪經典以後才發展出來的**。又宣示說：**唯識學是專說萬法虛妄之法，名為虛妄唯識。** 以有印順法師如是著作不斷灌輸此種錯誤思想，是故台灣佛教界二十餘年來，無人敢在有線電視上公開宣講**真實唯識學**，無人敢大張旗鼓宣講《百法明門論》等。如是一來，則使得印順壓抑第三轉法輪經典八識心王如來藏妙法之目的，得以達成；佛教根本法義之第三轉法輪經典之勝妙性，便可加以壓抑，便可如其所願而漸漸消失於人間，則印順所弘揚之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以及排斥天界佛教、他方佛教之人間佛教邪理，便可以長久廣弘之。

不料平實於公元一九九七年末，出版了《真實如來藏》；又於一九九九年五月開始，陸續出版《楞伽經詳解》各輯，宣講唯識增上慧學，導致教界開始轉變對於唯識學之觀念。復於二千年末，再出版了《宗通與說通》，二〇〇一年初

又出版了《邪見與佛法》，此二書中解釋了唯識學之本質，說明唯識學是證悟之人悟後所應進修之法，說明證悟之人若欲修入初地者，必須修證唯識增上慧學；如是正式說明唯識學之本質，將唯識增上慧學還其本來地位之後，破壞了印順所作之錯誤結論，如是宣示：唯識學其實就是佛法中最勝妙之一切種智之學。於是前年開始，便有部份法師與居士，在有線電視上開始公開宣講唯識學，亦開始有人敢將唯識學方面書籍漸漸發行，於是今天的台灣佛教界，方有唯識學宣講之正面發展，開始逐步取代印順一派所講的「一切法空、虛妄唯識」之錯誤理論，使得印順一派的「虛妄唯識」理論等書籍與說法，不再受到台灣佛教界的重視。

然而此一本質與事實，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根本不懂，竟然還在書中說道：「唯識重知解，重分析。」其實唯識學之修習，基本要件為親證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及親證第七識末那——意根，親證此二識已，方有能力修習；如是親證之人，於修習唯識學之過程中，方能將唯識學所說之一切法，實地加以觀行與印證。若是未曾證得第七識、第八識之人學之，便如星雲所說一般：唯能分析及知解，不能實地觀行及驗證。由於唯能分析及知解，不能實

地觀行故，往往錯解唯識學之真實意旨，亦必定產生了誤會第一能變識阿賴耶識心性之邪見；是故，未悟之人修習唯識學，只能知解及分析之後，心中設想有一唯識學之主體，謂有如來藏為萬法唯識之主體識，即是唯識學中所說之「心中立少物，謂唯識實性」，乃是加行位中之學人也，不入真見道位中。如是未見道之人，即是星雲法師所說「重知解，重分析」之人也！根本不是懂得唯識增上慧學之人也！正是星雲——佛光禪師——自己也！

復次，禪門之證悟，其實亦非星雲所說之理：「**而禪不重知解，不重分析**」，實際則是：禪宗學人在證悟之前最重分析、最重知解。若學禪底人不重知解、不重分析者，則將永遠無證悟之因緣也！所以者何？謂證悟之人，最重要之事即是聞熏正確之知見，而後始是修學見道所須之基本定力也！若人聞熏正確之知見時，不重視分析與觀察，則不能確認覺知心為虛妄法，亦不能確認思量心為虛妄法；更不能了知何者為證悟之正確知見，何者為使人落入錯悟境界之不正確知見，不能如是了知者，則將永無悟緣。是故禪宗之悟，在悟前極重視知解與分析，古來真悟禪師座下有多少學僧追隨？莫不是為了建立正確知見。欲建立正確知見，則特重分析與知解，是故禪師之要務即是為人去黏解縛；去黏

解縛之主要作用，則是在使學人有能力分析何者為謬？何者為正？凡此皆是分析與知解之事也！

學人於知解分析工作完成之後，參究之時方捨分析等法，而求機緣成熟時之一念相應而悟；乃至有人緣未極熟，求悟之時尚不能免除部份之知解與分析也！如是說者，方是懂禪之人也！然而星雲法師對此完全不知，焉是懂得唯識與禪之人？說得如是語，徒招真悟之人所哂，唯能籠罩未悟之弟子，於己於他皆無所益，何必梓行天下以誤今時及後世廣大學人？

然而如是正理，要因親自證悟如來藏之後，方能真實理解，非是未悟之人所能臆想而知也！是故便舉麻谷翹足公案，共爾星雲大師說禪、說唯識去也！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悟後住山弘法，有一僧上問：「三藏十二部經中所分部之諸種教義，我心中並不懷疑，但是經中所說之宗門意旨——祖師西來意，究竟是什麼道理？」麻谷禪師聞得此僧一問，乃起立之後，以杖繞身一轉，又翹起一足，問彼僧云：「會麼？」麻谷初出道時亦復像似平實，簡直老婆至無以復加，正是郎當不少，豈只奉送金山一座？無奈彼僧因緣未熟，不知麻谷禪師心行所在，是故無以應對；麻谷禪師慈悲，欲冀其會，乃又打之；無奈仍是徒勞

力氣，彼僧依舊未會。

如是公案，於一切證悟者觀之，親切無比，豈是印順、昭慧…等人所說之無頭公案？如今爾星雲大師既以佛光禪師之名示現為悟，且道：麻谷翹足究竟是什麼意？　豈是生慢，故意翹起二郎腿？　莫作是會，否則三十棒！

星雲大師於禪宗公案完全不懂，焉得是真悟之人？何得以佛光禪師為名，示人以悟？豈真不畏大妄語地獄罪耶？只如爾佛光禪師所舉公案，爾可曾解得、知得？如今平實卻要以爾所舉公案返問於爾：「唯識家橫說豎說，要明唯識義，**而禪者一句『喚它作什麼？』曰：『糖餅！』已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表達無遺了。**」且道：禪者一句「喚它作什麼？」爾佛光禪師還知其中密意否？若道知，焉有如是荒腔走板之禪語說向天下？　若道不知，卻又大膽梓行天下，以邀證悟之令名？　且道：這一句語意在何處？

次問：禪師答曰糖餅，此句糖餅意在何處？試斷看！　早知爾星雲——佛光禪師——答不得也！　若是為了面子勉強答得，終究不免天下悟者共同一哂也！

三問：禪者一句糖餅，焉得便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表達無遺了」？試道看！　早知爾星雲——佛光禪師——道不得正理也！　若勉強說得，也將只是

三家村裡底老人家所說世俗話，於禪門中、於唯識教中，有什麼用處？

爾星雲——佛光禪師——若欲知者，且低下心來，就教於平實；平實不必等大師低下心來，如今便公開說與大師知：「**若人欲明唯識義，就教於大師時，但向伊道：糖餅！**」

若來者聞已，仍與大師一般不會，且請星雲大師大聲喝斥伊：「你喚什麼作糖餅？」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十一則　南泉賺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師見僧砍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即歸法堂。良久卻入僧堂，見前僧在衣缽下坐，師云：「賺殺人（賺煞人）。」

星雲法師云：【聖凡不二，迷悟的分別在哪裡？《大乘起信論》上說：我們一個心開了二個門，一個叫心真如門，一個叫心生滅門。心真如門是我們成佛做祖的根本，心生滅門是我們流落五趣六道的原因，因此我們要把流轉虛妄的生滅心，『返本歸源』，還為真如佛性的真心。「了妄歸真萬慮空」，了解什麼是虛妄的，把虛妄去除，回歸到真實的世界裡，回歸到真實的真心裡。萬慮皆空，等於是朗朗晴空沒有什麼可掛礙，萬里晴空一朝風月，就是自己的本性現前了。】（佛光《廬山煙雲》頁44）

平實云：星雲法師講禪、說公案時，有一特色：他所舉說的公案都是有言語對答的公案，若是完全無言語的公案，便不敢講說。這個特色，在他講禪的書籍中，處處分明顯示。

星雲之落處，與今時多數學禪之人一般無二，並無超勝於一般學禪者之處，

皆是同以意識覺知心放下五塵之執著，認作真實心，謂之為 返妄歸真 ；所以此一段語中，亦是勸人將覺知心修除五塵等執著，回歸到意識覺知心主體上，不攀緣執著五塵等法，以此作為「返本歸源、還為真如佛性的真心」，誤會可謂大矣！當知流轉虛妄生滅的覺知心，永遠是第六識——意識，永遠不可能改易其性，永遠都是能了知六塵底妄心，永無可能改變為第八識真心；當日馬大師所說「未了底心」，永遠皆是不了一切法底第八識心——恆而不審——是本來即已不了一切法底心，故名「無智亦無得」；乃是自無始劫以前，以至今日，乃至以後進入佛位之前，皆永遠是離見聞覺知、不與別境五心所法相應之第八識心。

第六識永遠不可能轉變成第八識心，第八識心亦從來不曾變成第六識心，此二識永遠皆是並行運作而相輔助者，不是一前一後，也不是唯有第八識或唯有第六識單獨運作者。是故學禪之人若欲求悟，若欲證知法界之實相境界，應當以能了知六塵之意識覺知心，去尋覓自己不了知六塵萬法之第八識何在；覓得之後，再去了知第八識之體性是否真似 佛所說之離見聞覺知——恆而不審？再去檢查自己所悟得之心是否符合馬大師所言「未了諸法底心」？ 如是悟得，如是符契，方是真悟也！真悟之後，便能自己通達般若系諸經。 如今星雲法師

——佛光禪師——卻教人將能覺知、能了諸法之意識妄心「返本歸源」，轉變成「真如佛性的真心」，乃是教人將第六識變成第八識者；錯會禪法以至於斯，竟然在書中以佛光禪師之名，示人以證悟之表相，豈非大妄語之人？

復次，心真如門者，乃是指第八識阿賴耶心體自身，名為如來藏。心生滅門者，乃是指第八識阿賴耶識心體內所含藏之一切種子，於一切時中（唯除無餘依涅槃位中）秉於意根之遍計執著性而導致阿賴耶識時時都有種子流注變異不斷，使阿賴耶識所含藏之種子不斷現行，令此流注生滅不斷變易；由如是種子之流注生滅不斷，是故出生了七轉識及身根、世界…等，名為心生滅門。具足此二門時，名為阿賴耶識，是故阿賴耶識含攝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具足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此言俱載於《大乘起信論》中，馬鳴菩薩已明言之。既然如是，當知心真如法亦是阿賴耶識之心真如門所攝；欲證真如者，當求證阿賴耶識；證得阿賴耶識時，即能現觀阿賴耶識心體之真如性，即是證真如者，真如在阿賴耶識心體自身——如來藏——上顯示無餘故，真如是阿賴耶識心體之所顯性故。如是正理，具載於《成唯識論、攝大乘論…》中。由是正理，欲證真如者，欲求臨濟禪之開悟者，皆當求證阿賴耶識心體所在，證實阿賴耶識確有

心真如性、及心生滅性，則能具足現觀圓成實性，圓成實性乃是具足世間出世間法之第八阿賴耶識之自性故。如是實證阿賴耶識者，方是真實之臨濟禪之開悟也！

如今星雲法師卻不肯如此修證，卻依印順之人間佛教謬論（註），依藏密應成派中觀之邪見，認定唯有六識心，不承認有第七八識，便不肯求證第八識阿賴耶，便想將第六意識覺知心處於真如境界中，想將第六意識變成真如心；星雲法師——佛光禪師——如是修法，純粹是妄想，並無一絲一毫之真理存在，絕無可能成功，必將永無證悟之時；如是而修者，竟敢說之為悟，皆是虛妄之悟，皆非真正之開悟，所證是虛妄法之離念靈知心，正是第六意識故，永遠不可能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故。由此可以證實：星雲——佛光禪師——亦是妄想意識覺知心可以變成真如者。然而如是思想，根本上已是虛妄，繼續精進修之，結果便如煮沙而欲成飯，窮劫之後亦不可得。（註：佛法在人間，是正確之理念。但應函蓋天界及他方世界之佛教，然而佛光山所推廣之印順法師人間佛教，並非如是，本質是否定天界佛教之存在，否定他方世界佛教之存在，而將佛教侷限在娑婆世界之人間者。如是人間佛教，與 佛所說「佛教以人間之弘傳為主，而兼攝天界及他方世界

一切佛教」之正說大異。是故星雲、證嚴、昭慧、傳道、性廣…等人，都追隨印順法師，不承認極樂世界之實有，說是太陽崇拜思想之轉變與淨化；亦不承認琉璃世界，說是天界十二星宿崇拜之淨化，是故心中不承認 彌陀與 藥師如來之存在，卻又不斷假藉唸佛、三時繫念…等法會而吸取佛教資源，用來抵制佛教正法而弘印順之藏密邪法，完全違背 佛說「佛出人間」之正理，故說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邪思，與 佛的人間佛教正觀完全不同。又佛光山及慈濟的人間佛教思想，繼承印順的邪思，否定三乘佛法根本法體的如來藏，使得三乘佛法所說的緣起性空觀，墮於斷見外道的無因論本質中，這是破壞佛教根本的大邪說，是將佛法肢解，使本來完整的佛法體系變成印順《妙雲集》所寫的支離破碎狀態，符合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邪見；所以說印順與佛光山、慈濟的人間佛教思想，不同於「佛出人間、佛法常在人間」的人間佛教思想，故說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大邪見；因爲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違背 佛的人間佛教思想，只是藉著 佛的人間佛教的名號，來否定 佛所弘傳的究竟了義的如來藏妙法，使三乘菩提變成外道化、無因論的三乘菩提。）

由此一段星雲法師的開示中，從他所謂 真心 的說明中，可知星雲——佛光禪師——根本未曾開悟，卻故意以佛光禪師之名，示人以悟，正是不誠實之大

妄語者。大妄語之罪極為嚴重，而星雲竟敢無所忌憚故意犯之，更落實於書中流通天下，以求保住大師虛名，說為愚痴，誰言不當？是故佛光山四眾弟子，若真欲修學大乘佛法者，當知第六識、第八識不可互相轉易之正理，方是具備基本佛法知見者，未來不久方有悟緣；若依星雲法師之錯誤知見，欲求禪宗之證悟者，終不可得也！佛光山四眾若知如是正理，便可舉示南泉賺殺公案，直示入處：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一日見某僧正在砍木，乃走向那僧身前，擊木三下。南泉有心為伊，做得這一番手腳，真可謂郎當不少也。那僧見狀，便放下斧子休去，南泉禪師即歸法堂相候。不料那僧不會南泉之意，卻不是入法堂，也不是入方丈室等待勘驗，卻是自以為是，歸到僧堂裡靜坐。南泉在法堂裡久候那僧，不見那僧到來，良久卻入僧堂，見那僧只在衣單下坐，便知那僧誤會宗門真旨，乃責云：「賺殺人！（這麼容易就騙得了人！）」

只如南泉擊木三下，那僧放下斧子，走回僧堂，亦合規矩；自始至終不曾道得一句言語，並無破綻露出，南泉因何卻不肯伊？且道：滀訛在什麼處？若人於此薦得，便得與諸 佛把手共行，便見南泉至今猶在眼前，爾星雲——佛光

禪師——何不於此下個疑情參看？

星雲法師總是在起心動念與不起心動念、在執著與不執著上作文章，與大乘佛法乖違大矣！若覺知心不起心動念、不執著時即是實相心者，稍時又復起心動念、又復執著，即非實相心，即成變異法，焉可說是實相心？實相心是本來如是，永不變異者；如今不起心動念、不執著時是實相心，五分鐘、十分鐘後忽然又起心動念、忽然又執著某法，又變成妄心，又非實相心，則此實相心乃是變來變去者；時是時非，成變異法，要他何用？故知此非實相心，非是實相境界。

真如心體阿賴耶識之實相境界，從來本已如是，不改變其實相體性，與吾人之覺知心起不起心、動不動念、執不執著，都不相干。吾人覺知心起心動念及執著時，真如心體之阿賴耶識仍然不在六塵上起心動念與執著；吾人覺知心不起心動念、不執著時，真如實相心仍然不起心動念，仍然不執著；如是證悟者，方是真悟也。

若以覺知心之起心動念執著，或不起心動念、不執著，作為是否證得實相之界定標準者，此類「實相」便落一邊；此時既落一邊，則後時必定又會另墮

一邊，則是墮於兩邊者；蓋真如之起心動念，都不在六塵法上運作故，都非覺知心之起心動念也！是故六祖方有是語：「真如起念，非眼耳鼻舌能知。」只有證悟之人能確認真如——阿賴耶識心體自身——之起心動念都不是在六塵法上起心動念，此非未悟之人所能知之，更非星雲——佛光禪師——錯認意識心為真如者所能知之也。是故實相不在擾動與寂滅二邊中，但是欲證此一不墮寂滅與擾動二邊之實相境界者，卻不得離於寂滅與擾動之覺知心境界，否則即證不得也！故說「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由是緣故，六祖慧能大師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能生萬法者即是具足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之阿賴耶識故，若唯有心真如，棄卻心生滅門者，則不能出生萬法，故不可唯立真如不變而墮於妄想之中也。

唯立真如不變者之妄想，古來禪師已曾破斥故。如今星雲法師以此會起心動念之覺知心，修至不起心動念時，即認作實相心者，卻仍然是第六意識心，不是阿賴耶第八識，不是如來藏，不是真心，如何可能印證南泉賺殺公案？絕無可能印證得也！故說星雲其人乃是未悟謂悟、未證言證之大妄語人，乃是常見外道見者；又復極力推廣邪淫邪見之藏密外道法二、三十年，正是推廣有毒

法義之佛門外道，正是成就地獄種子者。如是大妄語而成就地獄罪，所推廣之法義又是承襲自印順所宗之藏密應成派中觀之雜毒法；又是常與藏密喇嘛親近，奉行「顯密雙修」之邪法者，本身正是邪魔外道，正是法義有毒，正是破壞佛教正法者，正是必墮地獄之人，卻來反謗破斥藏密邪法之平實為邪魔外道、為法義有毒、為必下地獄，真是顛倒是非之能手，可謂世間無出其右。

如今星雲於此公案印證不得，於一切真悟祖師之公案悉皆印證不得，卻又成日價說禪道悟，亦是賺殺人！所說者皆是籠罩世人之大妄語故。今爾星雲大師既遭平實據實評論已，心生大瞋之際，卻又無所能為，只能從世間法上致使正覺同修會受害；於佛教正法上，根本無所能為，根本無力辨正，唯有回歸第八識實相心一路可行；是故平實以此等嚴責之語，欲逼使星雲大師——佛光禪師——早日回歸第八識實相法中，欲使星雲大師速求證悟、以利眾生。

今爾星雲法師欲會真正之實相麼？且聽在下一言：莫砍樹木，且率領佛光山上下四眾，共攜圓鍬樹苗，同上全島各處高爾夫球場，遍處植滿樹木去！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十二則　南泉斬貓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乃白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貓兒也！」

星雲法師舉南泉斬貓及歸宗斬蛇公案，開示云：《禪宗史上有南泉斬貓的故事，有謂殺生是佛門根本大戒，南泉不應殺生；有謂這是南泉古佛的大機大用，不能以狹義的見解，誣謗大德。南泉斬貓或許以手作勢，為斬斷大家的物欲和執著。現在智常斬蛇，這可能也是作勢欲斬，學僧見風即雨，故脫口批評太粗氣了，意謂（一）些慈悲（也）沒有。但智常禪師既有德望可以號召學者，豈容你說粗說細，所以教誡學僧不要停滯在見聞覺知上，禪要割斷常情常識，為什麼一定要在外境上分別執著而不能 照顧當下的自我 呢？》（佛光《沒時間老》頁103）

平實云：星雲法師此語，乃是野狐之語，乃是斷人慧命之語，克勤先師早已預先罵過了，不意九百餘年後之今時，星雲法師依舊墮在此中，豈只是後知後覺而已？直是不知不覺！南泉斬貓公案，自古多有錯悟示悟之禪師解之，一

向紛紛擾擾，眾說互異，莫衷一是。越至後世，越多紛歧。尤有甚者，妄謂南泉斬貓只是虛幌一刀，實未真斬；如是妄語，代有人言，不絕如縷；然而南泉當時下手雖狠，唯斬一貓，星雲法師——佛光禪師——等古今一類人，卻代代斬之，已然斬卻多少隻貓？已然斬卻無數禪子慧命了也！哀哉！痛哉！

南泉父子合作演出斬貓一件公案，流傳千古；雖然膾炙人口，卻不知迷惑了多少野狐師徒，傳之後世直至於今，更增淆訛；多少人透不過此一公案，卻來妄言「南泉斬貓只是虛幌一刀，並未眞斬」，皆成野狐之屬！此一則公案，淆訛滋甚；自古以來，知者不言，不知者言之鑿鑿，似若有物。平實當時若在，且劈面打去，看伊還道斬抑不斬！未悟之人，不知愛惜羽毛，故作悟狀，取諸公案說向天下人，更大膽寫在書中流通天下，以求悟者之令名；後來句句皆成野狐證據，無從遮掩，個個悔不當初！卻又遮遮掩掩，不敢將此大苦說向任何人。然而未犯此過者，悉皆不知已犯過者之苦楚，卻又前仆後繼、效法彼等悔不當初之愚人，繼續以妄解公案之愚行而示人以悟，不能將前車傾覆之事以為己鑑。

未悟之人說禪講悟，便似小學生效法教授講解《古文觀止》一般。淺學無智之人，不知講者自身根本不懂《古文觀止》，信作真實理解《古文觀止》者；

那小學畢業之講者，實亦自知不懂，卻知聽者亦如自己一般不懂，亦知聽者不知講者自己亦是不懂，便好故作懂狀，籠罩聽者。於是乎，講者聽者同一不懂，大家便在講者籠罩之下，共和稀泥一場，便道是真實講過《古文觀止》了也！

如今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明知大眾根本未悟，亦知大眾根本不知自己亦是同大眾一般未悟，便故作悟狀，籠罩大眾一場；是故星雲法師此段講解之開示，只是馬嘴欲逗牛首也，豈能逗得攏？ 然而大眾既然皆未曾見過牛頭——未曾悟過——怎知牛頭牛嘴是何模樣？是故悉被星雲法師籠罩去也！ 今幸平實不怕得罪大師，敢出頭來作惡人，將星雲大師——佛光禪師——落處說出，招得同一榮辱之證嚴比丘尼極力抵制，卻可救護佛光山與慈濟之學人四眾、三眾，遠離大妄語之地獄業，此後或許偶有悟緣！

南泉斬貓公案，自古以來固然淆訛滋甚，然於真悟者觀之，何有些許淆訛之處？正當南泉口道「**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之際，平實當時若在，管教南泉大師丟下刀子，為貓乞命，非唯趙州之在也！ 若人能於當時，應對之際不唯顯示南泉敗闕，亦同時道出說不得底真如心體，方是善知識也！ 若知此中訛淆者，便知南泉話語敗闕，當時道得一句，管保南泉不得不丟下刀子、為貓乞命。

只如趙州從諗禪師後來聞南泉舉示此一公案，當時便脫鞋安於頭上，逕自走出法堂，竟是何意？若有人會得趙州之意，便破初參，亦見南泉敗闕所在。既見南泉敗闕所在，便知敗闕不是敗闕。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欲會麼？且向趙州應對處識取。識取了，便知趙州應酬之中有主有從，無比親切。後來明朝無門慧開禪師造《無門關》公案四十八則時，便拈云：

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這）裡下得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曰：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卻刀子，南泉乞命。

趙州後時聞得其師南泉舉說斬貓之事時，貓兒已然被斬，卻難以倒行南泉之令，只得將鞋作帽，安於頭上便出。平實當時若在，便倒行南泉之令，只向南泉手裡搶過刀子，大聲唱道：「若有人道得，即斬卻貓兒；若有人道不得，即救取貓兒。」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且要如何救取貓兒？若道爾道得，明明爾道不得，如何救取貓兒？若道大眾道不得，明明大眾皆是佛，成日裡將那般若大意說個不停，誰人道不得？大師若不信平實此語，且來正覺講堂，問問每一位已悟之人，看是不是一切未悟眾生都在說法？到那時，方知一切人皆已道得，只是不敢承當罷了！然而平實卻道：「若有人道不得，即救取貓兒。」

且道：平實奪卻刀子在手裡，口中唱道：「有人道得即斬卻貓兒。若有人道不得，即救取貓兒。」究竟那貓兒合斬不合斬？南泉今時若在，管教伊要向平實手裡為貓乞命，直道大眾道不得，直道南泉自己亦道不得也。且道南泉道得道不得？爾佛光禪師還會麼？

如今平實倒行南泉之令已，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還會否？料爾三十劫後依舊不會，是故來到平實眼前，依舊救不得貓兒也，平實便只好一刀斬卻。如今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不會佛法，又害平實斬卻一貓之命也，此罪在爾，不在平實也！何以故？謂爾不懂應當如何方能在平實手裡救得那貓兒也！亦不懂倒行南泉之令，不懂如何在南泉手裡救取那貓兒也！只如今時爾星雲大師若因比丘與比丘尼眾相爭貓兒時，若學伊南泉禪師，舉起刀子來喝道：「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也。」卻問平實如何，平實但將爾手中刀子奪卻，且將刀子晃向大師底眼前，大喝道：「爾喚這個作什麼？」大師若會得非刀之刀，此後行路不「險」，一切家賊皆害不得大師也。

若會不得，時刻皆「險！」莫怪無門禪師未曾先言！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十五則　溫州卓地

溫州　佛嶼和尚　師尋常見人來，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

星雲法師以「耳聞目看」為題，舉一故事說禪云：《……才進門口，竟然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躺在床上，身段苗條，細白的背是如此地美妙，並且還親見師父很自然地在她身上摸著。徒弟一見，非常激動，再也無法忍耐，向前一步大聲問道：「師父啊！您這樣做還能算是人天師範嗎？您怎樣對得起十方大眾呢？」鏡虛禪師一點也不動氣，輕言慢語地說道：「我怎麼不可模範大眾呢？」弟子滿空用手指著床上的女人，以斥責的語氣道：「您看！」師父卻平和地對徒弟說：「你看！」因為師徒的對話，床上的女人緩緩轉過身來，徒弟猛一看，只見一張看不到鼻子、眉毛、連嘴角也爛掉的臉，原來是一個患了痲瘋病的瘋女人正哭笑不清地望著自己。這時，師父把手上的藥往滿空面前一伸，泰然地說：「諾！那麼你來吧！」滿空跪了下來，說道：「師父！你能看的，我們不能看；你能做的，我們不能做！弟子愚痴。」世間上的人，對於是非好壞，常常自信

地說：「我親耳所聽的，我親眼所見。」其實由於短視，知其一、不知其二，沒有深入了解，就是愚痴短見盲聾之徒。》（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178、179）

平實云：星雲法師舉此公案之目的，意在告訴徒眾與世人：眼見不可為憑，親耳所聞亦非如實。故以「耳聞目看」為題，說此公案。然而星雲——佛光禪師——此言之目的，是否意在暗示大眾「我**若**曾修藏密之雙身修法，其實並非是邪淫」？是否意在說明「藏密之雙身修法四喜淫樂，不是邪淫」？是故徒眾**假使**有見著、撞著時，眼見不可為憑；徒眾若有聽見如是風言耳語，或者眼見當年黨外雜誌之舉證評論者，亦皆不可為憑。不知星雲法師此一則禪語所說者，是否意在於此？

平實此語並未指稱星雲大師曾與女人有何曖昧，絕無此意！但因佛光山數十年來一向都與藏密關係密切，一向都有人專修藏密法門——所謂**顯密雙修**八宗共弘——星雲大師是否曾依藏密法門，真刀實槍修過藏密無上瑜伽之雙身法？平實不能定論之，然星雲法師對此應當作一說明，對自己曾否實修藏密「即身成佛」男女雙身合修之行淫法門，應明確對大眾說明，以免他人因為往昔黨外雜誌之舉證報導而抱著 合理之懷疑，而作 合理之質問。

星雲法師此一段說法，與藏密上師索達吉等人之說法一模一樣，如出一轍。藏密上師每遇他人問起雙身修法時，總是支吾其詞，總以「此一行門是西藏密宗不可外傳之極秘密法門，不可爲你說明」。如是推搪拒說。及至有人道出其行門時，則作是說：「眼見不可憑，耳聞不能算數。」有時則說：「少學無知之人，但見藏密上師與女人在密壇中交合修行，就加以誹謗。卻不知這樣的交合，其實是佛法中最最神聖，而且是最最勝妙的即身成佛法門。不知者就以爲是貪淫，就誹謗此法。這樣誹謗的結果，是要下金剛地獄的，是永遠都不能離開地獄的。（編案：金剛地獄是藏密上師自己施設之法，用來恐嚇藏密中之學人，佛法不曾說有此地獄。）」由是緣故，佛光山之比丘尼，亦曾有人在電視弘法節目中公開主張：西藏密宗確實是佛教中之支派。如是支持邪淫之西藏密宗邪教。

如今星雲法師舉說此一「公案」，難免令諸熟悉藏密內情又讀過雜誌報導之人，覺得有此意味；而且星雲法師二三十年來，一向與藏密上師過從甚密，當年又被白色恐怖時代之黨外雜誌刊登過三期艷聞，令人難免有此合理之懷疑。是故星雲法師實應依其所受三壇大戒之戒體（假使戒體還在的話），對座下四眾弟子說明，究竟曾否與女眾合修過雙身法？否則，在數十年來推崇藏密邪淫之

法，又遭黨外雜誌舉證刊登三期艷聞之下，不能責人生此聯想與質疑也！

復次，藏密之男女雙身合修之法，今於拙著《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平實已將其中之密意全盤托出，公諸天下；其中實無密意可言，其中唯有錯會了的空性，唯有錯會了的般若，唯有錯會了的成佛大樂，唯有淫樂大貪之本質，唯有冠以果位名相之大妄語本質，絕無絲毫真正之佛法在於其中。是故一切佛門學人，若正巧撞見有人修學藏密之密灌，撞見有人在密壇與異性上師合修無上瑜伽、喜金剛、嚇嚕噶、大樂光明、普賢王如來、時輪金剛……等雙身修法者，彼等上師雖故作是言：「眼見不可爲憑。如果隨著那些不知雙身法密意的人所說，自己沒有深入瞭解就隨便評論的話，那就是愚痴短見盲聾之輩。」則我佛門學人千萬不可為其所惑。貪淫者之本質即是貪淫，不須藉詞而貪，不須冒充佛法、迷惑眾生，不可 以出家身而貪在家法。（編案：藏密喇嘛所弘傳之即身成佛法門，是出家人貪著在家淫樂之邪惡法門，是嚴重破戒之行爲，是從外道性力派邪說取來冠上佛法名相的邪法，是以外道法取代佛教正法之嚴重破法行爲。詳見平實老師所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所披露之內容即知。）

星雲法師——佛光禪師——一生與藏密過從甚密，乃至平實之《狂密與真

密》出版、貼上網站之後，仍然極力倡導「禪、淨、密」三修，將平實之好意先言，置之不理，繼續倡導藏密之邪淫法義，則難免令人產生合理之懷疑也！是故，往者已矣！今時為星雲法師計，應請大師對眾說明：佛光山是否已經考慮捨棄藏密邪淫法教？是否可以共同努力將邪淫外道法之藏密逐出佛光山？是否可以共同努力將邪淫之藏密逐出佛教？　否則，爾星雲法師斥責平實為邪魔、外道、法義有毒、必下地獄等說，必有極為嚴重之大過失也！然而平實之法非唯正真，並且極力破斥邪魔外道之藏密，汝星雲大師非但不支持平實，卻反而否定及排斥平實；邪淫之藏密外道邪魔，大師卻極力拉攏而支持之；如是行為，何能令人相信大師所作所為是為了護持佛教？其心顛倒，其行亦復顛倒故。

若大師久不作此應作之事，久不行此應行之行，則將難免令人產生合理之懷疑：星雲法師是否因為曾與異性行者數度合修過雙身法，如今把柄證據握在藏密喇嘛手中，所以不敢加以破斥，所以隨順藏密喇嘛之心意，反來破斥、破壞平實所弘傳之正法？　星雲法師於如是大眾所有之合理懷疑，應當有所澄清，以免耽誤佛光山四眾上下之道業及令譽也！此一行為方能維護佛光山出家二眾之令譽也！　公開聲明之後，佛光山四眾上下便可安心於道業，而求證悟臨濟祖

師之禪門密旨。如是懇勸已，便舉臨濟禪之溫州卓地公案，共諸佛光山四眾上下及星雲法師說禪：

溫州佛　和尚自從悟後，平常若遇見有人來參訪時，都是以拄杖向地上撐住，口中說道：「**前時過去諸佛也是這個樣子，後來即將成就的未來佛也是這個樣子。**」爾等佛光山四眾上下，若欲實證臨濟祖師之宗門意旨者，當從此處下手，不可等閑輕之也！

只如佛　和尚接人時，為什麼總說「**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這中間究竟有什麼玄妙？值得佛　和尚一生以此接人？　有諸學人參禪之時，每愛選擇複雜有趣之公案，結果往往是轉參轉遠。真懂公案之師，每教人選擇簡單之公案；不懂之大師們，便道如是簡單而無下手處之公案，只是為了消滅學人攀緣執著之心，所以壁立千仞，將學人之妄想妄念截斷。然實非是，謂此等簡單之公案，雖然壁立千仞，似無下手處；然而此一無下手處，正是求悟者應當下手之處。如此悟得者，方才真實親切，切勿選擇有趣複雜之公案參之，切勿強作意識思惟參究。

星雲法師若欲消除所造謗法謗人之大惡業者，當以實相懺之法行之；然而

欲作實相懺者，唯有真悟以後方能行之，否則不能以實相境界而作懺悔之行也！是故今舉此一最簡單之公案，共爾星雲法師探究禪旨，用為助益：只如佛　和尚每逢有人來參，皆以杖卓地，究竟是什麼意旨？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於此不可不用心參詳也！

那佛　和尚以杖卓地之後，為何卻又說道：「**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這話透出玄機，明告爾星雲法師：這一卓地，絕非故弄玄虛、籠罩他人，與爾星雲法師故弄玄虛籠罩他人者，大不相同也！故言前佛後佛悉皆恁麼。只是這個公案壁立千仞，教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難以會去也！於今平實為救爾星雲大師無根誹謗正法之罪，權且為爾開個縫：有請大師每日取杖在佛光山裡到處走走，隨所到處，便將爾手中杖望地一卓，口中但只喃喃自語道：「**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莫管佛光山四眾弟子是否都以怪異眼光看爾星雲法師，莫管佛光山四眾弟子誤以為大師神志失常；但只自己每日確實行之，久後自有悟緣。

只是有一句話，必須為爾星雲大師講明在先：必須立即斷絕與藏密喇嘛之一切關係，必須每日殷勤懺悔謗法謗人之業障而見好相，必須精勤修集見道所

須之護法功德，必須每日精進閱讀拙著諸書。若不具足如是四法者，十年後悟不得時，莫怪平實未曾先言！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十六則　龐蘊舉托

襄州　龐蘊居士　松山和尚一日請龐蘊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松山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卻道得？」松山云：「不可言無也。」居士云：「灼然！灼然！」松山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松山云：「誰？」居士云：「龐翁。」松山云：「何須更揖？」

後丹霞聞云：「若不是松山，幾被個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托子時？」

星雲法師說禪云：《禪，不立語言文字，釋迦牟尼佛明明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但他卻說：他沒有說過一字。這非妄言，乃說明真理本然，雖說未增，未說不減。千言萬語，不若默然，研教者既講二十餘經論，又不答問題，這不就是愚人說法嗎？》（佛光《石頭路滑》頁183）

平實云：星雲法師講禪時，說得如此一句語，便已將其敗闕盡皆顯示與天下明眼人了也！真悟之人說禪寫禪時，絕對不作是說：「千言萬語，不若默然。」

何以故？謂此一句語，既與禪悟無關，亦與求悟之知見無關，於禪者而言乃是廢話，是故真悟之人為弟子說禪時，絕對不作是語也。

禪雖不立語言文字，是故往常禪三精進共修之時，余常唯以機鋒便令人悟，不雜以言語。然而有時言語卻也可以作為機鋒也！禪，遍於一切法中故，不可謂言語中無禪故。然而此中關節，絕非未悟之人所能知之，星雲法師既然未悟，既然未曾證得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云何能知如是關節所在？由是緣故，星雲所說禪法便句句皆成戲論，句句言不及義也。

往常每有無知之人，少諸信力信解，偏又多諸慢心，每見平實因他人之一句語而斷其人未悟，因此便生煩惱，便作種種誹謗之說，更言平實所說為誹謗他人。如今彼等大法師、大居士，舉凡曾遭平實拈提者，未有一人敢正式出頭尋覓平實而作公開之法義辨正，乃至私下善意之法義辨正者亦無其人。皆是託言不屑與平實說理論義，卻又私下廣作抵制誹謗之言說與行為，其實皆是色厲內荏之心行也！

亦有狂人，因余諸書闡揚正知正見已，令其未悟言悟或說法錯誤之事實顯露，心中因此起大瞋已，以化名在網站上，要求平實在網站上與之辨正法義；

要求使彼可以化名而作辨正，完全不必負責。如是之人，畏首畏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不敢承擔法義辨正之責任，不具菩薩所應有之大丈夫心性，焉有資格與余辨正法義？亦有一種人，在網站上公開要求余，與彼召開公開之辨正法義無遮大會，及至我正覺同修會之會員，欲問其真實姓名與電話地址以便聯絡，欲與彼等實現法義辨正無遮大會之邀請時，彼等卻又縮頭不答，置之不理，不敢明示其姓名與電話地址等。如斯等人，皆是色厲內荏之人：外示大勇及大智，內實無勇亦無智。如斯等人，自古以來，歷代皆有，同於佛世已有之部分外道，是故無可驚怪。

平實則不然，隨時準備親值大菩薩而親隨受學之，不曾絲毫顧慮面子。所以者何？謂世間若有人說法能勝妙於平實者，必是七八地之大菩薩；如是之人，平實多年求之不得，早欲隨之受學而不可得，豈有顧慮面子而畏懼不見之理？豈可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以致喪失隨學之福報？然而彼等眾人妄於網站論壇攻訐我者，妄言欲與余辨正法義者，卻皆畏首畏尾，隱匿身分而作諸不負責任之行為，多屬不敢負責者；乃至邀請彼等私下面見而作私下之法義辨正，以結善緣時，亦不敢出面與余相見；心性如是，專重面子者，乃是吹毛求疵卻又歪

曲事實而不敢負責之輩，皆是不能轉依如來藏之直心體性者，皆是學佛尚極粗淺之新學菩薩，何可說之為真正學佛之人？如斯等人，欲求佛道之清淨修證者，殆如緣木求魚乎！

佛於般若諸經中自言四十九年中未曾說法，故有名言曰：「若道我有所說法，是人謗佛，不解我所說義。」然而阿含諸經、般若諸經、唯識如來藏系諸經，明明是 佛金口親宣，云何卻言無所說法？常有未悟之師自命為悟，便敢以自意妄解佛法，作如是言：「佛說法時不執著自己所說之法，一切法皆緣起性空故，是故無所執著，故言無所說法。」如是說者，俱名壞法謗佛之地獄人也！

若人親悟自心如來藏，現見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之種種運作現象，現見阿賴耶識心體離言、離說、離身根執著、離六塵分別、離一切世間事分別、離煩惱、離生死、離善法、離惡法、離斷滅、離恆常、不住涅槃、不住生死、離愚痴、離智慧、離無明、離覺明、離世間法、離出世間法、離流轉法、離出離法……一切皆離，唯取眾生無明種子而自身不受無明種子果報，唯取眾生受苦樂身而自身不受苦樂……等，如是之心，尚且不領受六塵相，尚且不起六塵相之絲毫分別，細如六塵相之無相分別亦不生起，如是於六塵相皆無知無覺亦無受、無

智亦無得，云何而有言說可得？云何而曾說法？世尊既以如是自心如來而作轉依，云何可言 世尊有所說法耶？是故平實依實相境界作如是說：「**所謂說法即非說法，是名說法。如是說法者未曾說法，未曾說法者名爲第一義諦。**」如是說者方名正說，不如是說即名魔說。是故悟抑未悟，不可冒充、不能瞞諸明眼人，唯能瞞諸未悟及初悟之人也！是故往往一言半語之中，久悟之人便能判定說法者之真悟抑或假悟；平實此語，絕非虛假籠罩之言，觀乎曾被平實評為未悟、錯悟之一切人，何曾有人能寫書或當面證明其悟？可知平實言之不虛也！

然而此言非是主張：一切未悟之人不可說法。謂一切法師居士皆當隨分量力，依自己所知者為人說法，令有為法中諸眾生種下菩提法種，令其未來能有因緣得入佛法大海中，乃至深得其利。然於為人說法時，特須在意者謂：不可強不知以為知，不可未悟言悟而犯大妄語業，不可雜以常見外道見而為人說法，不可於未如實理解二乘菩提之證道內涵而為人說已知已證，不可於未證如來藏之前而妄說已證，不可未證如來藏之前而為人印證為開悟，不可以自己聰明善辯故便以錯誤知見而心生狂慢，誹謗真善知識。如是心行，乃是說法者自我保護之具體措施，以免修諸佛法善行而犯重罪，成就地獄業，百劫淪墮三途；此

乃弘法師及學佛人必須具備之正見，今於此處乘便說之，警覺狂慢之人。

既然以此一句便知星雲法師之未悟示悟，則其餘諸語之為戲論者，便無討論之必要，便不須浪費篇幅於其餘不必要之言句而作討論也！由是故舉龐蘊舉托公案，共星雲法師——佛光禪師——說禪，冀其能有入處，爾後便可真實廣利眾生也！

松山和尚一日請龐蘊居士喫茶，席間居士突然舉起茶托，向松山和尚云：「人人都有這個本分事，爲什麼卻又個個說不出來？」松山和尚答云：「只因爲人人都有，所以才會說不出來。」龐居士卻問道：「阿兄你爲什麼卻說得出來？」松山答云：「不可說沒有這個啊！」龐居士說道：「太分明了！太分明了！」松山和尚便自顧自地喫起茶來，卻不向龐蘊居士先揖再喫；龐蘊居士便問云：「阿兄喫茶，何不先向客人一揖作邀？」松山卻問云：「哪個客人？」龐居士答云：「龐翁我呀！」松山和尚便道：「還得要再揖嗎？」

後來丹霞禪師聞道此個當代公案時，便說道：「若不是松山和尚，幾乎被這個老翁作亂一場去了。」那丹霞禪師當時未悟，不懂得禪門裡底密意，只見表相，便說得如是言語，傳了出去；後來龐居士聽得丹霞這樣評論，就請人傳話給丹霞

禪師：「你爲什麼不去會取我舉起茶托的時候呢？」這龐居士忒也慈悲，更令丹霞參取；平實即不然，聞言但教一人前往說道：「平實老師有一句語，教我傳與禪師。」丹霞若問起這一句語時，當人便向伊胸前猛放一掌，放了掌卻回。只如人人盡有分，爾星雲法師為什麼卻道不得？寫得著作無數，盡都言不及義。如今平實在此舉起茶托，寫在書中，爾星雲大師那邊兒讀罷，不可無言也！

且道：龐蘊當時向松山道「阿兄喫茶，何不揖客？」是什麼意？莫作容易好。丹霞當時不明，便讚云：「若不是松山，幾被個老翁作亂一場。」後來龐居士聞得丹霞此語，不與他計較，一心為他，只是遣人向丹霞寄語云：「何不會取舉起托子時？」大師莫道龐翁此語只是應酬底語，當知一切悟者皆見十方諸佛法盡在龐翁舉起托子中。大師若會不得，這個茶托便重逾須彌山，管教爾舉不得。大師若會，便見自己身中有個趙州所說底大力士，屆時欲舉這茶托時，卻是輕如鴻毛。如今爾星雲——佛光禪師——欲會麼？且舉起茶托子，端詳看是茶托？不是茶托？莫便輕率喝茶！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四十則　不思善惡 之二

盧行者　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將軍大悟，行者又云：「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

星雲法師對此公案，也曾解說：《慧（惠）明在六祖惠能言下覺悟，但如果沒在弘忍大師門下多年，可能不會有今日的覺悟？木有本，水有源，當下的一刻，原來是從歷史時間中得來的。所謂「因緣成熟」，也就是這個意思了。》（佛光書局《沒時間老》頁211）

平實云：星雲法師其實不懂禪宗之禪意，亦只是依文解義之徒。惠明將軍因盧行者而開悟之後，即認盧行者為師；為尊師重道故，避開惠能大師名諱，改名道明禪師，不復名為惠明。星雲所說此一段語，雖非正說，然而亦有正理：「慧（惠）明在六祖惠能言下覺悟，但如果沒在弘忍大師門下多年，可能不會有今日的覺悟？木有本，水有源，當下的一刻，原來是從歷史時間中得來的。」正可提示那些忘恩負義、欺師滅祖之學人：「木有本、水有源」，是故星雲所說如是之語非無正義。然而開悟之事，並非唯此長時熏習便能得悟也！且觀星雲

法師肩負臨濟禪宗之正統傳承，又有數十年之禪宗公案語錄熏習，今以佛光禪師之名義，示人以證悟之姿，然而至今卻仍然落在意識覺知心上，仍然落在世俗法所臆想之禪法上，與禪悟仍然無緣也！由此事實，可知禪悟之事，非唯久時熏習便可得悟也！要須親證之人給與正確知見之後，再加之以機鋒或言語指示相助，而後得之，方得正受也！由是緣故，說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不懂禪宗之禪也！

只如六祖道：「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當下大悟，卻是久參之人碰壁無數，歷經甚多參究過程之後，在盧居士之幫助下，方有悟處。不可一聞之下，便得悟去也！然而六祖如是傳於後世之「明說」公案，其實「居心不良」，眾人極易被誤導至「意識覺知心不思善惡」之境界上故。而我禪門四眾弟子，卻絕不可因此而心生不滿；佛已告誡不可明說密意故，五祖傳法當時必已殷切交待故。是故後時宣說壇經之時，不得不隱其密意，故意作是言說，令當時及後世諸多悟緣未熟之人，暫住未悟之境界中，以免謗法而墮地獄，亦是苦心一片也。

是故惠明禪師之開悟，說句難聽底話：其實是盧居士明言相告所知者，絕

非自己參究所得者故。然而六祖宣講壇經之時，卻因先前與惠明將軍相遇時，事在緊急而不得不明講，所以將當時明言之語在壇經講座中作了改動，然後在述說「不思善惡」等法時，故意加此一句以為補救：「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在此作了伏筆，以備有緣之人得以照見，亦避免後世悟者之訶責。雖有如是補救之作為，仍然難免後來無門慧開禪師之嫌言也，且錄《無門關》公案中無門禪師之語為證：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即擲衣缽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剝了殼、去了核，送在爾口裏，只要爾嚥一嚥。頌曰：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

本來面目沒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無門慧開禪師舉示《六祖壇經》之言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即可知必有明說之言，可知六祖當時事出急迫，欲迅速了斷，以免再有人追上來橫生枝節，是故將密意明告惠明將軍，是故惠明將軍乃有「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之言，當知絕非後來宣講壇經時表面上所見之「不思善惡」之言也！是故後來六祖將「不思善惡」一言在嶺南公開講之，豈真是當時所說之密語密意？君不見壇經道「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那惠明上座當時明聞密意了，以為還更有密意可以言說者，是故更問：「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不知更細密之要義，都要在日後自己去作觀行，是故六祖開示云：「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惠明將軍聞此一言，方知恩德大於天，乃自願降低一輩，改認五祖為師公，改認盧居士為己師，由是緣故，為避六祖「惠」字，將原名惠明改為道明。六祖出世度眾之後，道明禪師座下凡有弟子悟入者，盡皆遣送嶺南，往謁六祖告喜及重受印證。

今觀此時諸方大師讀壇經已，不曾見有人因讀此六祖明說之語而得真悟，皆是墮在意識覺知心上，盡在意識心上作文章。既如是，當知「不思善惡」一

語，絕非明說密意之語，其實別有明說密意之語；無門禪師亦道六祖當時是為惠明將軍明說密意者，故道：「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剝了殼、去了核，送在爾口裏，只要爾嚥一嚥。」所以「不思善惡」一句，只是對世人交待之語，並非當時為惠明開示之真言也。所幸惠明將軍宿具慧根，聞而不疑不退，否則將如今世聽聞平實明說者之退失而生疑誹謗也！

六祖當時為免隨後繼續有人追上來奪取衣缽、橫生枝節，必須迅速了斷，是故當時為惠明將軍明說了，後來宣講壇經時，不得不隱覆密意而作了這麼一段開示，使得當時及後世多少大禪師死在六祖這一句下！盡在不思善惡之覺知心上廣作文章，今時台灣四大法師悉不能免。千年來之諸方大師盡皆死在句下之後，無門慧開禪師卻來下個註腳：「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沒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語譯如下：「任憑你怎麼描也描不成功，怎麼畫也不成就；正當開悟時，你想要用語言來讚歎祂的時候，其實都來不及了，也讚歎得不完全；你聽到了這個密意的時候，可別硬生生地就接受了。這個本來面目是那麼分明地一直在顯示著，根本就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藏匿；世界壞了的時候，祂還是不會朽爛毀壞的。」

既然特地吩咐：「你聽到了這個密意的時候，可別硬生生地就接受了。」便知明聞之人極難信受之，往往心生疑惑：「那麼神聖而不可明說之密意，竟然那麼分明地顯現？竟然那麼平實而又現成？」確實令人難以相信也！既然是如此令人難以相信之事，焉得明說之？更何況五祖忍了數十年，仍然不肯傳與追隨他數十年之神秀大師之密法，豈有可能不告誡惠能行者保密？六祖又豈有可能在法性寺之講座上，廣對大眾明講？豈有可能白紙黑字寫在壇經中？豈有可能梓行天下而廣流傳？由此可知不思善惡一則公案，其實大有密意存焉！如今還有哪位大師能曉此中密意？

只如六祖道：「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如今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當如何悟入？爾星雲大師浸淫臨濟禪宗數十年，復有臨濟正宗法脈之傳承，且道：何處是爾佛光禪師得悟之處？試道看！

三年苦參之後，若是仍舊悟不得，平實說與爾知：會取不思善惡底！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五十六則　慧可安心

禪宗中土二祖　慧可大師　師自歸附達摩大士，而不聞開示，乃立雪斷臂以求，大士知爲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乃爲師改名慧可。師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大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大士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大士曰：「我與汝安心竟。」

星雲法師解釋此一公案云：《神光慧可於找不到處，而有一個轉身入處，終於豁然大悟，我們的煩惱本空，罪業本無自性，識心寂滅，沒有妄想動念處，就是正覺，就是佛道。如果能夠保持一顆平實不亂的真心，佛性當下就會開顯。》（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 23）

平實云：由星雲法師所說之此段文字中，已可確定星雲法師自以為開悟之境界者，即是一念不生之境界，即是誤認一念不生時之覺知心為真如心體也。如是之悟，卻成常見外道見，與諸修定而得一念不生之外道無異。若星雲法師如是境界可以稱說為悟，則一切親證欲界定之外道，亦應是佛門中之證悟賢聖

也！審如是，則證得未到地定、初禪、二禪……者之悟境當更殊勝也！若如是，則大乘諸經中不應說二乘聖者未證如來藏也！彼二乘聖者之中多諸俱解脫者故，彼俱解脫聖者悉皆已經親證四禪八定及滅盡定故，然而 世尊終不說彼等二乘定性聖人已經親證大乘般若開悟之境界，終不說彼等已證如來藏。是故星雲法師妄以意識覺知心處於一念不生之境界中，便認定為開悟者，其過大矣！若如是境界可以宣稱為悟者，則禪宗之悟便同於常見外道一般無二，有何可貴之處？而如是之「悟」，於「悟」後卻又處處說法錯誤猶如今時之星雲法師，焉可說之為悟？不應正理！

星雲法師此一段開示中說：「沒有妄想動念處，就是正覺，就是佛道。」以為如是粗淺之一念不生境界即是 世尊成道之境界，將無比勝妙之成佛境界，說為人間常見外道世俗境界，真是奉行印順人間佛教邪思之具體實行者。如是境界，尚且不如常見外道之耶和華、阿拉，尚且不如多神教之道教諸神境界，而可說之為 佛之境界者，平實讀之，唯有啼笑皆非之感，唯有搖頭太息之分：佛法竟被如是大法師貶抑扭曲至此地步，夫復何言！

然而身為佛弟子，眼見星雲法師將佛法世俗化、淺化至此地步，焉可無言？

是故不得不奮起而與台灣佛教界強權之星雲法師，作一釐清與辨正；於我正覺同修會雖損、雖害，在所不計。此是佛弟子應盡之義務故，不應拿 世尊正法來作人情故。

星雲認為：「**能夠保持一顆平實不亂的眞心，佛性當下就會開顯。**」殊不知佛性時時刻刻皆分明顯現，乃至賤如螻蟻，其佛性亦不曾遮隱；一切凡夫俗人，不論其有無證悟、有無煩惱，不論其為眠熟無夢或者正當清醒之時，亦不論其為散亂心時或制心一處時，其佛性皆分明無隱現前，隨時隨地可為眼見佛性之人所親眼得見，星雲豈可妄說要待一念不生時方得顯現？由此可以證實星雲法師根本不曾見過佛性，是故說得如是虛妄謬言，焉可用來度人？究竟欲以此法度化眾生走向何處？若信其言，不隨其誤入岐途者亦難矣！此即是世俗化佛教之代表作也！亦是拜印順法師人間佛教、佛法研究等邪謬思想之賜也！ 於今且舉慧可安心公案，共諸學人及佛光禪師說禪：

禪宗中土二祖慧可大師，自歸附達摩大士之後，以不聞達摩大師開示之故，為求大法，乃竟夜立於雪地，復又自斷一臂，以示求法之決心。大士知其確為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於吾面前，所欲求者亦可得**

也。」乃將二祖原名神光，改名為慧可。二祖隨即問法曰：「諸佛所傳之法印，可以從大師耳聞乎？」達摩大士開示曰：「諸佛法印，是眾生本來就具足的，並不是從別人處聽聞而可獲得的。」二祖曰：「我的心一直未能安定下來，乞求師父為我安心。」達摩大士曰：「你把心取過來，我為你安吧。」二祖答曰：「我尋自己的心，發現都是無常之心，要找一個眞正不壞的心，卻是了不可得。」達摩大士曰：「我已經為你安心完畢了。」

二祖慧可禪師之悟，其實非由此一公案而悟，必定別有悟處，只是不載於典籍中。謂此一公案中所說心者，唯是說意識覺知心爾，並不涉及到第八識真實心。二祖只是觀察覺知心其實了不可得，藉緣而起，絕無不壞之常住性，是故其性本空；既然覺知心之心性本來不實，無有可以獨自存在之體性，焉得說是常住不壞之真心？然而星雲如今卻說覺知心一念不生時即是真如佛性，卻說覺知心不起妄想、不動妄念時，即是成就正覺，妄說如是修證淺定之法即是佛道，卻與外道修定者一般無二；只是外道不以佛法名相而說，不示現佛教僧寶之相；而星雲卻以佛法名相而說，以僧寶之相示現，如是有別。由因其法完全同於常見外道故，故說星雲法師其實是佛門外道，所說所修之「佛法」與常見

外道完全相同故。

爾星雲法師莫再執迷不悟，莫再沈墮於外道見中，當速改易舊有常見見，盡速回歸 世尊所言第八識真心之法，當盡速棄捨印順所弘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邪見，當盡速棄捨藏密之雙身法，洗心革面回歸 世尊三乘經典正法。三乘經典之正法，則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歸，故爾星雲法師應當公開昭告天下：盡捨印順所弘人間佛教之藏密邪知、邪見、邪法，回歸正道。

回歸正道之後，斷除覺知心常住不壞之邪見，速速求證第八識如來藏。如是參究十年之後，若猶未能證得，可覓平實，效法二祖求令安心。 屆時平實聞爾所請已，口中且唸大悲神咒以安爾心，唸咒之際且為大師一再撫背安心，不說餘言。

爾星雲法師莫道我有所說法，莫道我無所說法，莫道我非有說、非無說。還會麼？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五十八則　俱胝一指

金華山　俱胝和尚　師初住庵，有尼名實際者到庵，戴笠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出後，師嘆曰：「我雖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倡。

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卻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

星雲法師解釋此一公案云：《「你說得有道理，我就脫下笠帽」，其實，真理並非可說，若有言語，皆非真理。俱胝的無言，不是不說，只是想說而不知如何說。一有思想分別，則離禪更遠。當然能夠對機一說，相似一說，或能溝通彼此。即天龍禪師豎出一指，俱胝禪師方知真理是一，此外無二亦無三。從此

以一指傳授學人。沙彌依樣葫蘆，妄豎一指，使禪落於無知的形相，而俱胝禪師的一剪，剪斷他的形相，從有形到無形，從有相到無相，以此會歸於禪心，因此沙彌也能契入了。》（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54、55）

平實云：星雲法師於此一段話中，已然顯露其落處了也！如其所言：「一有思想分別，則離禪更遠。」已經明說星雲——佛光禪師——之明心「悟處」，亦是離念靈知心，不離第六意識心之範疇；亦是效法常見外道，同以覺知心保持一念不生，作為真實心，根本不想求證第八識如來藏也！是故更道：「天龍禪師豎出一指，俱胝禪師方知眞理是一，此外無二亦無三。從此以一指傳授學人。」如是等語，完全誤會天龍禪師之意，亦誤會俱胝之悟處，有何禪悟證量可言？有何禪法正知見可言？直似俗人附庸風雅者說禪道禪也！

世儈俗人效法清士作詩對聯，往往令人噴飯：「一行征雁向南飛（征雁與蒸雁同音）」，世儈俗人對曰：「十隻烤鴨望北走。」如今星雲大師欲學禪師拈提公案，以示身證，故示清高；卻不料則則公案拈提，俱成禪門作家口中之笑譚，有何悟處可說？有何清高之相？便似世儈俗人對聯，道出「十隻烤鴨望北走」之語一般，豈有二致？此非有智之人所當行者。爾星雲法師雖有世智辯聰，長袖善

舞，能將世間法舞得團團轉，迷惑多少世間未悟底眾生；然而到此地步，卻無用武之處，矇混不得也！故說禪門向來深似海，竟無涯底可探，唯除已破牢關者。且將俱胝一指公案拈來天下人眼前一提，看有什麼入處，使得俱胝平生只用此一著度人？

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一尼師名實際者到庵參訪，戴笠執錫，威儀齊整，於俱胝禪師面前繞行三匝示敬，然後開口道：「**和尚若道得，我就拈下笠子。**」如是三問，俱胝禪師皆不能對答。那尼師見俱胝禪師不會禪，舉足便欲離去，俱胝禪師曰：「**日勢稍微晚了一些，即將暗了，且留一宿，明日再行。**」本待藉此留住那尼師，一夜可以共談，或得入處亦未可知。不料那尼師卻開口道：「**你如果講得出來，我就留下來在這裡過夜。**」俱胝禪師仍然不能對答，那尼師眼見機鋒不能相合，留下來過夜亦無話可說，必定格格不入，話不投機，便舉足離去。

尼師出門而去之後，俱胝禪師嘆曰：「**我雖有丈夫之身形，但是卻無丈夫之氣概。**」如是感嘆之後，便擬次日棄庵，前往諸方參尋善知識。其夜眠夢之中，山神卻告之曰：「**不須捨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經過十日左右，

果然天龍和尚到庵相看，俱胝禪師久候而得，遠遠見得天龍禪師走來，乃搭衣持錫、具足威儀迎禮入內，將前時尼師探望之公案一一具足陳說。天龍禪師聞得俱胝老實陳述之後，知他是個誠懇老實之人，有心為他，乃豎起一指而舉示之，俱胝禪師當下大悟。自此一悟之後，凡有參學禪宗之僧人到訪，俱胝禪師皆是唯舉一指，並無別法再作提倡。

俱胝禪師座下有一童子服侍左右。那童子一日出外辦事，被人詰曰：「你家和尚說何法要？」那童子雖則未悟，平日常見俱胝禪師度人時只是豎起一指，當時便作東施效顰之舉：豎起指頭。回來之後便將此事稟報俱胝禪師，不料俱胝禪師聽聞之後，卻捉住童子手，取刀砍斷童子示人之指頭；童子負痛，叫喚暴走而出，俱胝禪師向伊身後大喚一聲：「童子！」那童子聞喚回首時，俱胝禪師卻又豎起指頭，那童子因此一指之下，豁然領解，親證本心。

只如星雲大師與座下學人，常年談禪說道，卻悟不得，因何天龍和尚豎起一指，俱胝禪師便得悟去？此中究竟有什麼關節？此際天下一切大師與學人不可不探也！又如俱胝和尚砍了童子一指，童子暴走而去時，俱胝禪師向伊背後大喚童子，卻是什麼心行？那童子聞喚，轉身迴首，兀自懵懂，及至俱胝禪師

豎起一指時，卻得會去！且道佛法利與害在什麼處？

後來玄沙師備禪師聞得此一公案，便向大眾道：「我當時若見，拗折他指頭。」又是何意？玄覺禪師聞得玄沙有如是語，便拈向天下自道已悟之老宿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山錫禪師聞道此一公案及玄沙禪師之語，也拈來考問天下稱悟之老宿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他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

如今平實憫爾佛光禪師未悟言悟之大妄語罪，欲爾證悟之後速作實相懺，以免大妄語罪，便為大師下個註腳云：「欲會麼？莫管玄沙拗不拗折他指頭，莫管雲居禪師所問肯不肯底語，但自每日佛前懺悔，懺悔之後便又撫掌。如是十年行之不已，便得會去。」若會得真，便知不在指頭上、不在手掌上、不在一個真理上，從此以後，諸方祖師對此公案評論之疑訛，便都煙消雲散。爾佛光禪師來日若會，何妨且來正覺講堂相見？待見了，方知是不相見！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六十二則　霍山禮拜

晉州霍山　景通禪師　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星雲法師云：《禪宗不立語言文字，實在因為語言文字不能表達自性真如的本來面目。六祖惠能大師當初未到黃梅時，就能聽經解義，但對自家大事並未契入；到了五祖那裡，雖終日在磨坊裡作苦役，不曾閱經讀藏，但終能明心見性，可見悟道非從文字上得。　藏經樓上的禪者，雖不看經，卻能老實修行，每日只管打坐。藏主慈悲，勸其閱藏；禪者無奈，只得以悟境相示。禪，不限於文字，只要認真參究，廓然貫通，一樣可以悟出本來面目。》（佛光書局《沒時間老》頁38）

平實云：世間人愚痴無智，總愛在表相上衡量善知識；有人因見禪者不識字，便生輕疑之心。便如此一星雲法師所舉示公案中之禪者，不為藏經樓主所重；亦如當年廣欽老和尚初到台灣，名氣尚未顯揚之時，多有知識分子輕之；後來見廣老確有過人之處，亦不能真懂廣老所說之法理，方才改其不信之心。

亦有許多法師心存聲聞心性，以僧寶自居，而不能知勝義菩薩僧之真實義，每因善知識身現在家相，便心存輕視之意，隨意取笑。乃至親見等覺菩薩時，亦復心存輕視，仗著身著僧衣而不肯禮拜；此如《大唐西域記》中所載天軍阿羅漢，以神通力，攜比丘同至兜率天宮彌勒內院親見 彌勒菩薩時，彼比丘因見 彌勒菩薩現天人相，頭戴天冠、身穿天衣，非是出家相，便以自己身著僧衣，自恃僧寶表相，而輕視 彌勒菩薩勝義僧寶，不肯禮拜彌勒菩薩。由是緣故，雖憑天軍阿羅漢之神力相助，三度親上天宮得見 彌勒，終不禮拜； 彌勒菩薩見彼比丘始終因為執著僧衣而有慢心，不曾止歇，是故三度見其來謁，終不令其得證般若密意，乃至明心之根本無分別智亦無。如是凡夫僧人，親見等覺菩薩時尚且不敬，則此時若有法師得我法已，仍然不敬平實，乃至得法之後無根誹謗平實者，亦是正常之事，無足為奇！

如是愚人，古今一同，是故平實今世因示現在家相故，遭致部份出家法師輕視抵制；乃至傳以宗門正法，給與輔佐扶持之後，仍受輕視與否定；唯有少數善根深厚之法師心中肯定認同，不生輕心。由此緣故，感嘆末法之季欲將宗門正法回歸寺院，以助出家法師弘揚正法者，極為困難！凡此皆由彼等出家法

師心存法主之想所致，以為自己是正法之住持者，認為居士不應住持正法，認為居士將正法傳彼之後便應立即退隱，不許居士老師繼續弘法，是故不同意平實傳與彼之後繼續弘揚正法，不願平實等待緣熟之後退隱，主張平實應當立即退隱。

殊不知大乘法中，等覺菩薩多屬在家相者，現出家相者可謂「少有」也；乃至五十二階位之菩薩，亦多屬在家者，難得見有出家菩薩。觀乎華嚴五十三參中之菩薩輩，始自初參之初住位，末至第五十三參之等覺位，唯有五參是出家菩薩，其餘皆是在家菩薩；觀乎 世尊此生示現成佛，尚且先行娶妻生子，然後厭離而出家成佛；觀乎未來 彌勒菩薩將以在家身示現人間，然後出家，一夜成佛。平實往世知得此理，便不再執著出家身分，願以在家身而修學佛法；雖然常願出家，但仍以「若不出家，便致佛教之衰亡者，便即出家」為原則，守持此一原則而修佛法。

何故須立如是願？乃因為在家身相住持勝妙佛法時，容易受人輕賤，則往世所有罪業皆得迅速消亡，如《金剛經》 佛之所說也！亦因此故，易於消除性障而發起聖性，是故願以在家之身相，繼續進修後世之佛道。唯除 世尊有命必

須出家。然而如是正理，非是多數人所能為之，非是多數人所願行之；誰人不欲出家受人恭敬禮拜供養？然而大乘菩薩修證階位越高者，則越發遠離如是表相之執著。如是正理，唯有深入研究華嚴者方能知之也！

禪宗之禪，尚且離文字相、語言相，更何況在家出家之表相？何必在身相上著眼？豈不聞六祖云：「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極樂世界）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娑婆此土）人修善。」君不見維摩詰大士之家眷成群耶？而不妨礙其為等覺大士也！達摩大士亦云：「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卻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出期時。」

又言：「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復次，真實心者，在家出家悉皆具足，何分高下？復次，在家悟得真實心時，現見自己與未悟之出家眾真實心無異，平等平等；彼諸出家法師若有證悟者，其真實心亦與自己無異；乃至現見自己之真實心，亦與糞坑中之

屎蛆無異，皆是平等平等；由如是現前照見故，遂有下品平等性智之初分現起。此是一切真悟者之親眼所見，現觀一切貴賤眾生之真實心平等平等，尚且不分三界六道眾生高下，何須更分出家在家之貴賤？

在家眾尊重出家眾之弘法任務，出家眾尊重在家眾之護持正法，如是互相尊重，佛教方能得興；非單由出家眾能興佛法也！亦非單由在家眾能興佛法也！若出家眾中無有正法，當由在家眾身負住持正法之任務，當由在家眾將正法傳回出家眾中；出家眾既由在家眾證得正法，不應翻來排擠傳與正法之在家上師，方是知恩圖報之人天師範也！否則即成欺師滅祖之人，尚且不具儒家尊師重道之世間軌範，何有修學出世間正道之資格耶？更如何當得人天之師範耶？

復次，若自己不能自參自悟，要由在家菩薩處學法而後得悟者，則已顯示自己之慧學…等皆遠不如在家菩薩；則將來之摧邪顯正，或者有人前來意欲推翻正法時，仍當倚賴在家菩薩之鼎力護持；自己既須由他而悟，非如他之自行得悟，則知自己之慧學等修持，絕無超勝於他之理。當知未來面對破法者，亦必定尚須仰賴於他，焉得不思恩義、反而加以排擠、誹謗？在家弟子若是由出家法師處證得正法，則當努力護持助己證悟之出家法師，千萬勿起念欲自己建

道場，勿作「由自己住持正法」之想，當以助師弘化為己任。如是互相尊重，佛教正法方有光明之遠景也！若是受人利誘，攻訐傳與自己正法之根本上師，誹謗傳授正法與自己之上師，則是益發顯示自己之愚痴無智、不識恩義、種性低劣，何能令有智弟子生信傾服？又何能助益於佛教正法之弘傳？則令佛教正法之弘傳，難有光明之前景也！

霍山禪師則不如是，早已除卻在家出家之分別，乃至對於前來求法之在家弟子，亦可以親自禮拜之，以為機鋒。有文為證：晉州霍山景通禪師，一日因某在家行者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霍山禪師乃禮拜求法之行者。行者大驚，問曰：「和尚爲什麼頂禮俗人？」霍山禪師答曰：「你沒看見金剛經說：『尊重弟子』嗎？」

此公案中，霍山禪師之禮俗人，雖然是禪門機鋒；然而若是未曾破除身相執著之人，何能如此？由此可知霍山禪師修為之一斑也！只如那在家弟子上來求法問道，欲證佛法大意；佛法大意者謂佛法之主體識如來藏也！霍山禪師聞此一問，為何卻頂禮那俗家弟子？若人不會此意，即是未破初參之凡夫，是人不解 佛所說意。學人若來求問祖師西來意，平實總教伊禮佛去，一似霍山景通

禪師之禮拜俗人。爾星雲法師既然自道是悟者，作麼生說個禮拜俗家弟子底道理？這在家弟子與爾星雲大師一般不會，霍山禪師便輕輕放過，但向伊道：「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一般大小善知識與諸學人，皆未將真實心與佛性分清楚，含糊籠統。不明真實心而求見佛性者，每墮覺知心之感覺中，每墮覺知心之見聞知覺性中，只是感受妄心之覺知性爾，不能眼見真實佛性之存在，便將明心認作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便將見性當作見聞覺知性之感覺，與眼見佛性者迥異，只成個凡夫隨順佛性爾，有何眼見佛性可言耶？如是見聞知覺性，乃是生滅法，身死即滅，眠熟悶絕時即無，正死位及二種無心定中皆斷滅，求得何用？復又是眾生不斷煩惱之凡夫位中必有，而且是不修佛法時便有之，乃是我見之內涵所攝者，何須求之？

真實佛性即不然，乃至眾生悶絕、不醒人事之時，眼見佛性之菩薩，亦能分明親見彼悶絕者之佛性分明現前，故說見聞知覺性乃是凡夫所隨順之佛性，不是十住菩薩所眼見之佛性也。如是見性者，方是《大般涅槃經》所說之十住菩薩眼見眾生所有佛性也！亦即是《圓覺經》所云之「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

也！是故明心與見性二關，有其迥異之處，不可同日而語，不可等視而觀。

亦有明心之人，悟後便生大我慢，不信余所說理，心中如是認定：自己親見如來藏現行運作之體性時即是見性。不知如是之見性者，乃是《六祖壇經》所說親見眾生成佛之體性而已，而非經中所說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之境界與正理也！由於不信余所說眼見佛性之境界與正理故，便主張道：「**明心即是見性，見性即是明心，二者並無不同，所以明心以後不必再求見性。**」如是之人，名為淺機新學菩薩，尚未於真善知識具有完全之正信，此世終將無緣眼見佛性，唯有繼續堅持「**明見如來藏現行運作之體性即是見性**」之邪見，難有眼見佛性之因緣也！

明心云何異於眼見佛性？謂明心之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可以現觀悶絕、眠熟位之眾生，其真如心體阿賴耶識繼續不斷運作時，亦有佛性同時存在現行，非唯得見悶絕、眠熟者之真如心體存在運行；乃是如來藏存在運行之時，別有佛性同時現行運作，可由明心及眼見佛性者所現觀，如來藏與佛性同時並行運作不輟，而非唯有如來藏現行運作；此一境界，非諸明心者所能現觀與了知，必須明心之後加以眼見佛性之人，方能現觀與了知也；由是故說明心者只是親

見眾生之如來藏具有成佛之性，只是明心之境界，與眼見佛性之境界迥然大異，不可妄謂明心即是見性，不可妄謂無此二關也！

不明真實心者欲見佛性，難過登天。學人戒諸惡行而修十善業道者，不論外道或是佛門中人，必得生天；然而欲求眼見佛性者，難於登天數百倍也，不可作容易想！如今且勸學佛人，先求明心，再見佛性。

若欲明心，求悟之法無如禮佛，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何不每日殷勤禮佛懺悔業行？但得十年如一日，至心殷勤行之，焉得不悟？唯除懈怠不信，數衍了事。

若如是精勤行之十年，猶未能悟，則已顯示大師破法之業障深重無比，難可救轉，非是平實所授禪悟之法有謬也！

是時若欲迅速消障求悟者，還有一法，大師可以行之，平實今日不吝明告：每日效行霍山景通禪師之作略，日日步行於佛光山上下，不可出山；但見一切出家在家弟子，不論男眾女眾，悉皆頂禮一拜；禮拜起身，卻對弟子道：「尊重弟子。」

大師莫道平實消遣爾，此是平實為大師所設想之最佳、最快消業障之法，

亦是兼求證悟最速之法。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依之而行，十年後得悟之時，則佛光山上下四眾俱得其利，乃是爾星雲法師目前尚在我見未斷之凡夫境界下，在誹謗正法之大惡業下，所能成辦之最簡易、最迅速法門，亦是爾目前所能成辦之最大功德也！至於在世界各處多建分院之舉，可以免之，非唯無益大師，更且重增爾星雲大師之業障故。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七十三則　道吾添水

潭州道吾山　圓智禪師　石霜慶諸禪師來參，問云：「如何是觸目菩提？」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卻淨瓶水著。」師良久，卻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惺覺。

星雲法師云：《有一位朱慈目居士是對淨土法門非常有修持的信徒，一天特地去拜訪佛光禪師道：「禪師！我念佛拜佛已經二十多年了，最近在持佛號時，好像不太一樣。」佛光禪師問道：「有什麼不一樣呢？」朱慈目道：「我過去在持佛號時，心中一直有佛性，就算口中不念，而心中仍然覺得佛聲綿綿不斷，就是不想持，但那聲音仍像泉源，會自動流露出來。」佛光禪師道：「這很好呀！表示你念佛已念到淨念相繼、與佛相應，找到自我的真心了。」朱慈目道：「謝謝禪師的讚歎，但我現在不行了，我現在很苦惱，因為我的真心不見了。」佛光禪師道：「真心怎麼會不見呢？」朱慈目道：「因為我『與佛相應』的心沒有了，心中佛聲綿綿不斷的淨念相繼沒有了，要找也找不回來了。禪師！我為此好苦惱，請您告訴我，我到哪裡去找我的真心呢？」佛光禪師指示道：「尋找你

的真心，你應該知道，真心並不在任何地方，你的真心就在你自己的身中。」朱慈目道：「我為什麼不知道呢？」佛光禪師道：「因為你一念不覺，和妄心打交道，真心就離開你了！」信徒朱慈目聽後，似有所悟。真心沒有了，這就好像說失落了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家門。人為什麼會迷惑？總是因為虛妄蓋覆了真心，永嘉大師說：「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即此義。》（佛光書局《沒時間老》頁213、214）

平實云：不論星雲法師承不承認佛光禪師即是其化名，但憑此一公案之舉示，已經可以證明星雲法師之「悟」處了也！所以者何？謂真悟之人絕對不會舉示未悟、錯悟者所說之開示，而為弟子說禪故；更不會將所舉每一則公案都錯解故。然今星雲卻以此一錯悟之公案，說為證悟之人，用以誤導弟子；又將每一則公案之關節略過，專在無關緊要之處廣作文章；如是妄說之後，又印行書籍廣傳天下，作更廣泛之誤導，可知星雲法師根本未曾證悟。今於此一公案中，已經具足顯示星雲法師錯悟之事實了也！

今見此則公案之解說，便知星雲法師知見顛倒也！謂星雲法師所舉永嘉大

師之偈，其真義、實與星雲所說者相反故。永嘉大師明明道：「不除妄想不求真」，證悟之後，時時可以現前照見真心與妄心並存、同時運作而互相配合；證悟之實況為「真心妄心和合運作」，絕非星雲所說之唯有一個真心也！證悟之後，現見真心本來自是真心，不必吾人將意識覺知心修除妄想而變為真心，故說「不除妄想不求真」，真心本來已在故，絕非除掉妄想之後才變為真心故。然而星雲——佛光禪師——所說之真心者，乃謂覺知心保持一念不生時名為真心，或者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淨念相繼時之覺知心名為真心。然而如是心者仍是妄心，莫道靜坐一念不生，莫道念佛一心不亂都只是妄心，乃至學人靜坐而進入世間禪定之最高境界之非想非非想定中時，仍是妄心也！云何可將欲界中不離五塵之覺知心說之為悟？乃至阿羅漢坐入滅盡定中，滅卻意識心，唯餘末那識之時，仍非證得真心，仍未開悟明心，何況靜坐之一念不生，或念佛之淨念相繼，都只是欲界中不離五塵之粗淺定境，都還是意識覺知心之極粗心境界，如何便可說為真心？絕無是理！

真實心乃是第八識如來藏，與意識並存，同時運作而互相配合；意識覺知心正打妄想，不能安住一念不生之境界時，第八識如來藏仍然分明顯現，仍然

絕無一念妄想，同時運作而不間斷；意識覺知心安住一念不生境界時，第八識如來藏仍然分明顯現而運作不斷。既然真心不論何時何境，都能與意識妄心同時同處而分明顯現，則星雲如是教導弟子：「**將意識妄心處於淨念相繼境界或一念不生境界中，即是變成眞心**」者，即是虛妄說法，即成誤導眾生同墮大妄語業中，害人捨報之後無量世受極重苦。由是緣故，永嘉大師說：「不除妄想不求眞。」意識覺知心儘管妄念不斷，真心亦不曾稍被遮障，仍然分明顯現，仍然不打妄想，是故六祖大師說：「惠能無伎俩，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麼長。」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曾二度公開盛大宣講《六祖壇經》，於六祖大師如是開示之語，豈忘之乎？如今星雲法師卻認為覺知心意識淨念相繼時即是真心，則是服膺印順所說「唯有六識心」之謗法之說，乃是未悟之人，乃是謗法之人，有何悟處可言？今者再舉道吾添水公案，共爾佛光禪師說禪去也：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一日因石霜慶諸禪師來參，當時石霜尚未證悟，向道吾禪師請問云：「**如何是觸目即可親見之佛菩提？**」道吾禪師聞問，卻不答伊，只是轉身高喚沙彌，沙彌聞喚，便即時應諾，道吾禪師吩咐沙彌曰：「**去把我的淨瓶添滿水來。**」吩咐過後，便不再與石霜禪師說禪，亦不答覆石霜所問。如

是過了許久以後，卻又返問石霜禪師：「**你剛才向我問什麼來著？**」石霜禪師看見道吾禪師終於肯與自己說話了，便重新再把前時所問底話再說一遍；不料道吾聽得石霜再問一遍時，卻仍然不答覆伊，只是起身離去，那石霜禪師卻在道吾禪師起身離去時突然惺悟了。

石霜初問時，道吾別喚沙彌添水，石霜不解道吾絃外之音，以為道吾不理會伊，急著添水；卻不知道吾禪師乃是項莊舞劍，本意不在添水，只是為伊石霜。石霜初時不知道吾之意，見沙彌提著水瓶離去，仍然不曾領納得；道吾亦不與伊說破，任憑石霜傻愣等著。時過許久，道吾見石霜仍然不知其意，乃又問曰：「**你方才問我什麼？**」重新提示一遍，亦可謂老婆矣！那石霜聞言，重問一遍，已是機遲；然而道吾門丁稀少，希冀生個兒子，待石霜重問之後，便起身離去；石霜便在此一剎那間悟去！

只如石霜問云：「**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禪師卻喚沙彌，只這便是第二十四則所引香嚴禪師之語意：「**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且道：道吾別喚沙彌添水，意在何處？那石霜一時會不得道吾禪師之意，任由沙彌離去；若是平實即不然，當時卻向沙彌手中奪過淨瓶，自取水來，供向道吾

禪師跟前，但向禪師道：「供養不得。」石霜當時不會，更候良久，不敢再問。道吾見伊良久不會，便好意問云：「汝適來問什麼？」石霜仍然未曾惺覺，再舉前問，道吾卻自顧自地起身離去，石霜這才惺覺。且道：石霜惺覺在什麼處？因什麼道理便道是悟？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莫道石霜是悟得一念不生之覺知心，莫道石霜是悟得淨念相繼之覺知心；爾佛光禪師若敢倡言此即是悟，莫怪爾臨濟祖師夜半來敲爾頭！

且道：石霜慶諸禪師悟在什麼處？試斷看！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七十六則　德山拄胸

朗州德山　宣鑒禪師　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行前教令侍者：「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與他當胸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師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這個漢！」

東禪齊聞云：「只如臨濟道：『從來疑這個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平實云：「德山只具一隻眼。且道：既然具眼，為什麼又道只具一隻眼？」

星雲法師云：《有一學僧在庵側旁看見一隻烏龜，就向大隨禪師請示道：「眾生都是皮裹骨，為什麼烏龜卻是骨裹皮呢？」大隨禪師聽後，並不作答，僅將自己的草鞋脫下，覆蓋在烏龜背上。守端禪師曾為大隨的舉止，做了一首偈頌，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這僧卻被大隨瞞！」佛燈禪師也跟著做了一首偈頌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腳行。」　寶峰禪師更明顯地指出：「明明言外傳，信何有古今？」頌云：「擲

金鐘，輥鐵骨；水東流，日西去！」 吾人生在這世界上，到處都有好奇心；即此好奇心，求知則可，悟道則遠，悟道者乃由平常心。學僧見龜骨裹肉，即起好奇心，大隨以草鞋蓋覆，即蓋覆此一虛妄之根源的好奇心。佛燈禪師的「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腳行」，這是多麼平常的事！寶峰禪師的「水東流，日西去」，這又是多麼平常的事！可是在平常裡，有一個世間上不平常的原則：緣起性空！明乎此，則佛道也、禪心也、解脫也，均在此中！》（佛光書局《石頭路滑》頁125、126）

平實云：其實好奇心正是佛菩提道之動力所在，星雲法師所說之理，卻與事實真相互違。求解脫者，多屬畏懼生死輪迴苦，故求解脫之道，乃有外道所誤會之涅槃與解脫等法；為有如是緣故，乃有 世尊觀察彼等諸人得度緣熟，乃出於人間宣說二乘涅槃之法理，故有人間聲聞三寶出現於世。然因 世尊之示現人間，便有諸多菩薩同時追隨受生於人間，由是緣故， 世尊亦須為此諸已悟菩薩及人間之新學菩薩宣說佛菩提。

諸菩薩之追隨 世尊來到人間修學佛菩提者，皆是因為對於法界實相的好奇心，欲求究竟了知法界之實相，是故不辭辛勞、追隨 世尊而降生人間，皆是欲

求了知究竟實相之理也。由是緣故，亦有人間之新學菩薩因為好奇心，欲知開悟明心是何境界，欲知眼見佛性是何境界，盡形壽修學佛法般若；乃至久學菩薩欲知諸地道種智、佛地一切種智之境界，不辭長劫辛勞，追隨 世尊修學佛道。如是而修佛道者，正因求法之熱誠心所致！然而求法之熱誠，卻是植因於對實相之無所知、之欲了知，即是因為好奇而欲求證之，非因對於世間「有境界相」諸法之喜樂貪著而追求之。

如是欲求佛菩提道之內涵與親證者，絕非星雲所說之覺知心處於「平常心」狀態中所可得也！然而星雲法師卻誤以為：將覺知心處於平常心狀態中，於一切法都以平常心對待之，如此即是悟道、即可悟道。故有上來所舉其文之錯誤開示，卻與實相完全相反也！當知宗門所說平常心是道，經中所說直心是菩提者，乃是指第八識本是直心，本是平常心，非如星雲——佛光禪師——欲將非直心、非平常心之第六意識覺知心，轉變成第八識直心、平常心也！第六識與第八識不可變來變去故，此二識是同時並行運作之二種心故。

復次，白雲守端禪師之偈意，星雲從來不知，卻作是說：「學僧見龜骨裹肉，即起好奇心，大隨以草鞋蓋覆，即蓋覆此一虛妄之根源的好奇心。」然而白雲

禪師之意乃是：「那僧不解禪旨，於事相上問之，其實非是正問。如是未悟之人，於表相上所作之不當發問，大隨禪師以機鋒全部蓋卻，要教那僧回歸禪門宗旨。然而那僧終究不省大隨禪師眞旨，依舊被大隨禪師之閑機境所蓋卻。」此公案之意旨，詳見拙著《宗門正義》第四三七則拈提，此勿重贅。

至於「佛燈禪師的『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腳行』」，絕非星雲所說的「這是多麼平常的事！」而是禪門至理之言，平淡中隱含慈悲為人之深心；若人能於此句下會得，三年後可以為人師；便解得大隨禪師拈起草鞋蓋覆烏龜之玄旨，便會得白雲守端禪師一句「拈起草鞋都蓋了」，便知大隨禪師何處蓋卻這僧，便知「這僧卻被大隨瞞」是瞞在何處；一件公案如許疑雲盡皆消散，從此不受大隨、白雲瞞，更何況能受今日星雲所籠罩？由是緣故，說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根本不會佛燈禪師偈語之深意。

星雲法師對禪宗之悟，於其開示言語中，已經完全顯示無餘：「可是在平常裡，有一個世間上不平常的原則：『緣起性空！』明乎此，則佛道也、禪心也、解脫也，均在此中！」星雲禪師是如此認為的：只要覺知心不分別利害美醜……等，保持覺知心常在平常心狀態，便是禪宗之禪，不須親證第八識如來藏；只

要覺知心能夠思惟：世間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並無可以永遠存在的實質，因此而不會執著世間之六塵諸法，就不會有痛苦，這就是解脫，這就是佛道，這就是禪心。然而星雲如是修者，至多只是斷了我所之貪著，尚且不能斷除我見，何況能斷我執？何況能證二乘菩提之無我觀？更不能知禪宗所悟之實相也！

古來禪宗諸祖所謂之悟，絕非如此，都是證悟第八識如來藏，都是因為證悟第八識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乃至發起種智。如今星雲卻說：只要意識覺知心保持平常心，不執著世間法，就是解脫、禪心、佛道。不須斷我見，不須現觀意識覺知心虛妄，更不須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與臨濟宗之開宗祖師臨濟義玄所傳之法完全違背，真是臨濟之不肖子孫也！佛光山四眾弟子竟然能容許如是不肖子孫之星雲法師，繼續破壞臨濟祖師之正法，繼續以常見外道法取代臨濟祖師之如來藏法；竟然無人警覺其毀壞臨濟正法之嚴重性，竟然繼續坐令星雲以外道見取代臨濟之正法，令人浩嘆！為令佛光山未來能有悟者出於人間，廣利有緣之眾生，乃舉德山拄胸公案，令佛光山出家二眾得有入處：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義玄禪師聞得此事，為探德山之虛實，乃派遣侍者來到德山參看。侍者臨行前，臨濟禪師教令侍者：

「德山若舉拄杖打你，你只要伸手奪過拄杖來，再用拄杖往他胸前戳一下。」臨濟禪師的侍者來到德山，見了德山宣鑒禪師，方才禮拜，德山禪師舉杖就打；侍者早知德山會有這一招，伸手接得拄杖，便往德山禪師胸前一戳；德山被奪過拄杖，又被戳了一下，卻不以為忤，只是自顧自地歸方丈室去了。那侍者不是來參問求悟底，所以並不跟隨德山入方丈室，只是逕行迴轉臨濟院，將此過程舉說與臨濟義玄禪師，臨濟義玄聽完之後說云：「我一直都疑著這個漢子！」

後來東禪齊聞說這件公案，又聞臨濟如此說，便取來質問當時天下宣稱已經證悟的老宿們：「只如臨濟義玄說：『從來疑這個漢。』是肯德山的話呢？還是不肯德山的話呢？或是另外還有別的道理？請你們這些自稱開悟的大師們試著斷斷看。」千餘年後，平實斷云：「德山只具一隻眼。」且道：「德山既然具眼，為什麼又道只具一隻眼？」如今爾星雲法師既道：「佛道也、禪心也、解脫也，均在此中！」則應是已經通達三乘佛法之人也！如今有請大師斷一斷！勞煩斷後再出一書，廣為流通，天下禪人要知！有請！有請！

然而由星雲大師——佛光禪師——之禪書中所說種種不如理、不如法之世俗道理所說底禪，早知爾佛光禪師斷不得也！若敢大膽斷之，亦必成為今時後

世禪門笑譚之資，絕無可觀之處也！只如德山打侍者，意在何處？爾星雲大法師還須於此多所措心，若不爾者，三十劫後依舊是野狐一隻，難有悟處！

次如德山一杖打來，臨濟為何卻教侍者伸手接過？接過之後，為何卻又望德山胸前一戳？意在何處？爾星雲——佛光禪師——卻須於此著眼，若著不得眼，平實保汝三十劫後依然是野狐一隻；縱使生得一大群狐子，於禪悟而言，依舊無爾開口處；若強開口，必定仍如今日之貽笑方家，繼續製造更多禪門笑譚之資。

三如德山被侍者接過拄杖，胸前被戳了一下之後，為何卻不計較？卻只是自己回方丈室？此中有何用意？是有為人處？是無為人處？有請爾星雲——佛光禪師——斷看！

四如德山既然早已證悟，又是名聞諸方之大禪師，為何臨濟卻道個疑字？此中有什麼淆訛處？招得臨濟不許全肯？且道：臨濟是見他德山何處顢頇？不全肯伊！

如今爾星雲法師既以佛光禪師之名義，於書中公然自稱是已悟之禪師，平實且要請教：既然德山早是證悟之人，為何平實道伊德山只具一隻眼？早知爾

佛光禪師道不得也！如今平實便為爾明說了吧！

那德山大師初發心住山時，勘人經驗猶未具足，不防臨濟老狐狸有此一招，便放過侍者。這侍者也是個迷糊人，放著親自經歷之現成公案悟不得，猶自回舉臨濟，十足是個傀儡。只如天下禪子未悟之前，一個個盡是傀儡，可還識知本心麼？若識不得，便敢出頭寫書、說禪道悟，有朝一日忽然出了個真悟之人，說出與自己不同之真悟正理，彼時心中便不能安忍，便將真悟之人無根誹謗為邪魔、外道…等；真悟之人為護正法，便將大師所說拈來提示於天下人眼前；大師於正法之理何能做得手腳？只好於事相上，私下做些小動作、大動作，以壞正法；於公開宣說禪法、宣示證悟一事上，必定完全沒了手腳，更遭「流芳（流臭）千古」，於佛光山四眾弟子及於自己，有何利益？

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既道已悟，且道：德山入門便棒，是什麼意？侍者接取拄杖後，與他當胸一拄，又是什麼意？還會得麼？爾星雲大師若會德山與爾祖臨濟之意，何妨下顧平實？若敢伸手接過平實竹如意，向平實胸前一拄，平實便揪住大師上坐吃茶，請大師同說茶道——吃茶中底佛道正理——大乘無生忍。爾星雲大師若肯顧念佛光山上下四眾弟子數十年來之辛苦護持，當

為彼等四眾弟子求悟禪宗般若妙理，當速封山閉關參禪，立限三年苦參，方是正辦也！如今卻儘在世俗法上廣作文章，有何會處？

若是苦參三年後仍會不得，可須搭機親上台北市來，下顧平實求悟，然後傳授臨濟正法與諸弟子，以免辜負佛光山四眾弟子數十年來之辛苦護持汝也！只是有一件事，平實必須事先吩咐：大師若欲來顧平實，必須買雙草鞋著在腳下，方可來會平實求悟。待得相見，平實念爾北來辛苦，當面奉送大師說過底一句佛燈禪師語：「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腳行。」當面要教大師會去也！大師若真是個鈍根，聞得平實語後，老實道個「會不得」，平實便為爾明說了罷：「草鞋隨人腳行！」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八十三則　投子捨杖

舒州投子山　大同禪師　有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

星雲法師說禪云：《佛光禪師（此乃星雲法師化名）有一次見到克契禪僧，問道：「你自從來此學禪，好像歲月匆匆，已有十二個秋冬，你怎麼從不向我問道呢？」克契禪僧答道：「老禪師每日很忙，學僧實在不敢打擾。」時光迅速，一過又是三年；一天，佛光禪師在路上又遇到克契禪僧，再問道：「你參禪修道上，有什麼問題嗎？怎麼不來問我呢？」克契禪僧回答道：「老禪師很忙，學僧不敢隨便和您老講話！」又過了一年，克契禪僧經過佛光禪師禪房外面，禪師再對克契禪僧道：「你過來！我今天有空，請到我的禪室談談禪道。」克契禪僧趕快合掌作禮道：「老禪師很忙，我怎敢隨便浪費您老的時間呢？」佛光禪師知道克契禪僧過分謙虛，不敢直下承擔，再怎樣參禪，也是不能開悟。　佛光禪師知道不採取主動不可，所以又一次遇到克契禪僧的時候，問道：「學道坐禪，要不斷地參究，你為何老是不來問我呢？」克契禪僧仍然說道：「老禪師！您很忙，

學僧不便打擾。」佛光禪師當下大聲喝道：「忙！忙！為誰在忙呢？我也可以為你忙呀！」佛光禪師一句「我也可以為你忙」的話，打入克契禪僧的心中，禪僧克契立刻言下有所『悟入』。

有的人太顧念自己，不顧念別人，一點小事，再三的煩人；有的人太顧念別人，不肯為己，最後失去好多機會。禪的本來面目，就是直下承擔！當吃飯的時候吃飯，當修道的時候修道，當問的時候要問得重要，當答的時候要答得肯定。不可在似是而非的裡面轉來轉去！我可以幫忙，你為什麼不要我幫忙呢？你要我幫忙，我為什麼不可為你忙呢？人我，不是要分得那麼清楚的！》（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35、36）

平實云：星雲法師以此現代公案，以佛光禪師之名義，示天下人以悟，謂自己已幫助克契「禪僧」悟得禪門宗旨。然而觀察星雲之所言，復觀其所行，卻處處違 佛宗門正旨，又常樂與藏密邪淫理論及藏密行者、喇嘛往返，不知遠離破壞正法最嚴重之藏密外道，焉能是真悟之人耶？若以往不知藏密之本質及一貫理論皆是邪淫之外道法，故不知遠離者，情猶可原；然而平實所造《狂密與真密》四輯書本發行以來，已歷有年，並已登載於成佛之道網站上，世共知

之，因此招來藏密外道之極力誹謗與抵制，爾星雲法師耳目眾多、遍佈各處，豈有可能不知？卻又一意孤行，非唯繼續承認邪淫之藏密外道法為佛法，更繼續推廣藏密邪淫宗教，以「禪淨密三修、顯密雙修」之口號，繼續努力推行藏密邪淫法義，豈是真悟之人所可能會有之心行耶？由是故說爾星雲法師假藉佛光禪師名稱所謂之悟，乃是大妄語也！

復次，爾星雲法師自始至今，從來不能將自己所體證之第八識如來藏，加以解說；卻反而一向墮於意識境界上，錯認意識為實相心；追隨印順法師之人間佛教邪思，不肯承認第八識如來藏方是正法，至今仍繼續推行印順之人間佛教邪思，至今仍崇奉印順法師之藏密邪謬中觀見，豈是悟者之所肯偶一為之者？而汝星雲法師至今仍然奉行不輟，繼續推行印順人間佛教之邪思，由此可見爾星雲法師「證量」之一斑也！

爾星雲法師一生為己而忙，也為諸親近佛光山之眾生而忙，如今何不也為自己之道業而忙？何不也為自己追求真正之禪悟而忙？何不發心為汝臨濟宗祖義玄禪師之宗門法義光大而忙？何不也為佛光山四眾弟子求悟之目的而自己先求證悟？然後方有能力幫助座下佛光山四眾弟子證悟。且勸爾星雲法師暫將世

界各地廣建金碧輝煌分院之事業放下，專心一意尋求證悟，然後以之利益座下四眾弟子，以之回報努力捐輸錢財護持爾星雲之在家二眾。否則，令諸出家弟子與汝星雲同墮錯悟之邪見中，令諸在家出家弟子盲無慧目與爾共同支持邪淫之藏密，共成破法之重罪，何利自己及座下努力護持之四眾弟子？

平實於此苦勸爾星雲法師，當夜夜捫心深思，日日捫心深思：頗能無愧於 世尊乎？頗能無愧於努力護持之四眾弟子乎？頗能無愧於臨濟宗祖義玄禪師乎？頗能無愧於自心乎？ 以是緣故，當為自己及爾座下之四眾弟子而忙於參禪，莫再忙於世界各地廣建金碧輝煌之寺院，如是寺院任爾建得如何金碧輝煌、如何淨潔不染，皆非真正之人間淨土也！ 淨土在心成就，而不在山河大地上成就故；要由心淨而令國土自然清淨故，非由貪著藏密邪淫樂觸之不淨心而建金碧輝煌寺院可以名為人間淨土也。如是說已，更舉投子捨杖公案，與爾星雲法師同探臨濟宗祖之正義：

有僧請問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據《封神演義》所說，那吒乃是托塔天王李靖之第三太子，因與其父意見相左，事事皆難相處，後來欲還父母之恩，不欲再欠父母生養之恩情，

乃捨色身，將自己之色身分解為肉與骨二部，以肉還母，以骨還父，不欠父母之情。後來禪宗祖師便藉此《封神榜》書中之故事，作為教化學人之方便；由是緣故，便有此僧上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骨肉俱析還已，如何是那吒太子之本來身？」此乃是問能藉父母之緣而造生自己色身之法身——第八識如來藏也！投子大同禪師聞此僧問，卻放下手中杖子，更無二話。

爾佛光禪師若欲真正利益克契「禪僧」者，當自先求開悟；悟已方能真利克契「禪僧」也！否則終究不免誤導克契「禪僧」之惡業也，終究不免師徒同墮大妄語業中，非是真求佛道之正理。只如，三太子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之後，尚有何法而可存在不滅者？爾佛光禪師既道是悟，不可不知也！爾佛光禪師若道是靈知心、覺知心，則未可向任何人道是開悟；靈知心、覺知心於五色根壞滅之時必斷故，正死位中必無故，悶絕位、眠熟位、二無心定位必定斷滅故，絕非常住不滅之實相心故。且道：如何是那吒太子之本來身？有請爾佛光禪師試為天下人斷看！爾星雲大師若斷不得，或有求於平實代斷者，平實卻不為爾代斷，只是覓個秋高氣爽時節，尋上佛光山去，於路途中且買幾顆水果，送上佛光山供養大師去！大師接得水果時，若猶未會，且莫向平實問取那吒本

來身；但取果盤走向洗果台，將果子洗淨了，供向佛前！更請大師代平實對佛前唱喏問訊。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八十四則　投子推胡

舒州投子山　大同禪師　有僧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云：「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

星雲法師說禪云：《佛光禪師（此是星雲法師化名）領導的傳燈寺，跟隨他參學的徒眾甚多。有一天，佛光禪師開講禪門真詮以後，徒眾甲向禪師稟告道：「老師！生死事大，要了生脫死，唯有念佛往生淨土，故弟子想要到**靈岩**念佛道場（**靈岩山寺**）去學念佛法門。」禪師聽後，非常歡喜地回答說：「很好！你去學淨土念佛法門回來，能讓此地佛聲不斷，使我們的道場真正如蓮華世界。」

佛光禪師和徒眾甲的話剛說完，徒眾乙即刻起立合掌稟告說：「戒住則法住，佛門沒有比戒律再重要的事，老師！所以我想到**寶華山**學戒堂學律去。」禪師聽後，仍然歡喜地回道：「很好！你學律回來，能讓我們道場大家都具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真正成為一個六和僧團，真是太好了！」

佛光禪師的話剛說完，徒弟丙亦整衣頂禮說道：「老師！學道莫如即身成就，弟子思前想後，非常急於到**西藏**學密去。」禪師淡淡一笑，即刻答道：「很

好！密宗講究即身成佛，你**學密**回來，影響所及，我們這裡一定多人當身成就金剛不壞身。」

佛光禪師為甲乙丙弟子這樣回答後，在座旁的侍者很不以為然，因此就非常不滿地問道：「老師！您老是**當今一代禪師**，禪是當初佛陀留下的以心印心的法門，成佛作祖，沒有比學道參禪更重要的事，他們甲乙丙等應留下來，在您的座下與您學禪，以期直指人心、明心見性才對，您老怎可鼓勵他們走呢？」佛光禪師聽後，哈哈大笑說道：「我還有你啊！」》

如是舉說之後，星雲法師接著評論道：《青年學者不易專心於一道，總是「此山望見彼山高，到了彼山沒柴燒」，不經過一些事故，不會明白道在邇。唐無盡藏比丘尼詩云：「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即（及）至歸來無一事，春在枝頭已十分！」佛光禪師的一句「我還有你啊」，到底侍者比較能明白禪師的心！》（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37、38）

平實云：星雲法師以佛光禪師為名，示現為已悟之大師，踵繼於惟覺之後，自命為證悟之聖人，此一則公案中，更道是當今一代禪師，睥睨當代。星雲法師早時書中故意令人誤以為佛光禪師是古人，然於後時則以北海道場、傳燈

寺……等事相，顯示佛光禪師即是星雲法師自身，如是以佛光禪師之名而示人為已悟之聖者；如今證據散見於星雲所發行流通之講禪諸書中，證據確鑿，是故平實今日舉以拈提，評其所「悟」之本質，公諸天下，亦要令後世學人知之。

即如此一星雲所舉之現代公案中，明說傳燈寺、靈岩山寺、寶華山、西藏密宗等處，乃至別說佛光山所屬之北海道場……等事，皆已明示佛光禪師絕非古代人氏；其名復又未見於經傳，未見於古籍所載，在在處處都已證明佛光禪師實即星雲法師之另一自稱名號，無可妄行推翻否認者。

復次，藏密之法本是得自印度教中另一支派之法，其法義有如中國道家所說之陰陽兩儀之說；然而卻與中國儒家之三綱五常禮儀完全違背，亦是令人嚴重毀犯佛戒者；其修行之法傳至藏密之後，已經進一步發展至貪淫亂倫之行，直是破壞佛教正法之邪魔外道法，乃是混入佛門內之外道毒素中之最毒者，非唯不與二乘菩提相應，更與二乘菩提所修之解脫道完全牴觸；非唯悖於大乘菩提，實是嚴重破壞大乘菩提之邪魔外道法，何況能與般若智慧相應？故說藏密之理論與行門，非唯是外道法而已，根本就是入篡佛教正統，從佛教內部滅亡佛教之邪魔外道，根本上即是從佛教內部和平毀滅佛教之外道。

星雲法師與藏密外道往來，推廣藏密邪教之法，已歷二十年。然而藏傳「佛教」始終以雙身法為修行內容，從始至終皆以雙身法四喜淫樂之追求而一以貫之，根本上絕對是外道法，絕對是以外道法冠上佛法名相及佛教教相而冒充為佛法佛教者，星雲浸淫於藏密法門中久之，於此事實其實早已知之，絕無可能不知也！然而星雲法師卻繼續推廣藏密之法，於此書中卻繼續推崇藏密云：「很好！密宗講究即身成佛，你學密回來，影響所及，我們這裡一定多人當世成就金剛不壞身。」意欲與佛光山出家二眾同修藏密雙身法，以求即身成「佛」，遮掩往昔修學藏密邪法之過失。殊不知藏密雙身法之第四喜淫樂境界，亦只是欲界中最為粗重之貪愛，與佛法完全無關，更與報身佛「常、樂、我、淨」之「樂」無關，然而佛光禪師——星雲法師——卻繼續沈迷在藏密之邪淫法門中，不肯捨棄；近年來乃更梓行於天下，支持邪淫下賤之藏密法義。由此粗淺可見之事實，世間有智之人已可判定星雲法師之悟抑未悟，不待證悟般若智慧之後方能判之也！

星雲法師作如是說：「青年學者不易專心於一道，總是『此山望見彼山高，到了彼山沒柴燒』，不經過一些事故，不會明白道在邇。」其實亦是不願座下弟

子離去者，故言「到了彼山沒柴燒」。然而有智之人但聞星雲法師推崇藏密之邪淫法門，以藏密邪淫法門之即身成佛外道法門取代佛教正法已，即已成就共同破壞正法之大惡業也！知如是理已，則當速離邪淫之藏密邪教法門、速離佛光山，以免同犯重戒、同墮破法大惡業中；縱使不曾親隨星雲法師修之，而以身力佐助之，亦是幫助星雲破法之共犯，實已共同成就破法之共業，何可再依星雲之指示而繼續留在佛光山中？今請佛光山上一切法師居士，回頭檢驗星雲法師之禪理，亦檢驗星雲法師私下傳授之藏密理論與行門：有何悟處可言？有何般若證量？有何禪定證量？有何增上戒學證量？檢驗之結果，悉皆無也！如是而言「不經過一些事故，不會明白道在邇」，冀望有人繼續加入佛光山，或者冀望有人再回頭、再回佛光山奉獻精神身力者，絕無實義。

誠如無盡藏比丘尼所說者：「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及至歸來無一事，春在枝頭已十分！」然而歸來佛光山之後，若是真有實證如來藏之證量而發起般若慧者，正可以此偈語自賞！若以此時佛光禪師之「證量」而言，饒伊日日離開佛光山，到陽明山上踏春，夜夜回得佛光山，依舊是永遠不見春光也！須得親到陽明山上證得自心如來藏已，方能將此春光帶回佛光山上也！

既欲日日得見春光之好，則須參究臨濟禪宗正理，由是緣故，便舉投子推胡公案，共爾佛光禪師及諸弟子宣說臨濟禪來：

有僧上問投子大同禪師：「佛祖降生人間，初出母胎時，金蓮七步，向人天大眾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這話中的『我』？」投子禪師答云：「走上前去推倒這個老胡，有什麼過失？」只如 世尊降生人間，七步金蓮之後，道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從此以後，這個「我」迷卻多少禪和子，求證不得，個個如喪考妣，愁眉苦臉，無有了時。

世尊於初轉法輪所說二乘菩提中，宣說無我，為教眾生斷除眾生我、五蘊我、十八界我之執著；然而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系如來藏經中，卻又處處說有第八識如來藏，說此如來藏在因地時名為阿賴耶識，到得佛地時改名為無垢識，常住不滅；由此心體常住不滅故，甫降人間之時，便道「唯『我』獨尊」，預為將來宣說般若經時之「非心心」而作伏筆，乃是預為第三轉法輪諸經先期告示。由是緣故，禪宗一向都有此句流傳不輟。 如今這僧取來直問投子大同禪師，希冀投子禪師有所啓發，令其親證此不傳之密「我」；卻不料投子禪師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當初悉達多太子降生時，如果你也在現場的話，就算你走上前去將

那剛才降生的胡人推倒在地，有什麼過失？」

禪宗祖師說話，向來不在世俗禮貌上用心，只是一心為了利益學人證悟般若，其餘皆所不計，是故身口意行往往超出常情常理。世俗未悟之人，不知不證禪理，每每以為狂狷不羈便是禪，殊不知祖師之言並無一絲一毫狂狷，只是常人不解悟者言語絃外之音，而有狂狷之感。投子禪師此言亦復如是，只是指示這僧悟入處；可惜那僧因緣未具，並無下文。

爾星雲法師至今未曾悟入，平實逆料投子禪師此語必難使爾得有入處，且作向爾星雲——佛光禪師——建言：檢取拙著《宗門正義》第四八九則公案拈提「臨濟活埋」所說，下心參究好！爾佛光禪師若聞得此語時，便得悟入者，久後可以度諸人天！

大師若步向書櫥取得彼書時悟得，可以為人師，度人證悟有分，然已不堪為諸天人眾之師範也！

爾佛光禪師若待翻開彼書之後，再苦參數年，然後方能悟入者：則唯能自度，不具度人之本分事也！

爾佛光禪師若閱彼公案後，多年苦參猶不能悟入者，則是自度不了之人，

何能度人？合該閉門思過，殷重懺悔此世所造種種過罪，要見好相，後始能悟；若不爾者，終究無分，後世大不易受，莫輕忽平實之言！

爾若不信余言，終無入處；爾若肯花大錢，尋人明言，日後必成明目張膽謗法破法之人，更增重罪，不足取法。

若有一日下顧平實者，平實甫見，只是上前將大師推倒，口中更道：「不知我平實推倒了什麼！」更無二話，卻自別喚他人送客！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八十七則　歸宗不聞

廬山歸宗寺　智常禪師　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趕下。

星雲法師說禪云：《佛光禪師和學僧說法、開示、接心，都坐在法堂裡的寶座上，所以這個寶座在全寺住眾的心目中是「法」的象徵、「悟」的標誌，因此又叫此寶座為「法座」。》（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180）

平實云：法座固是「法」之象徵，非必具有「悟」之標誌；今者星雲法師將自己之法座，認作是「悟的標誌」，即已顯示星雲法師意在以此法座表示自己已經開悟，故有將法座建立為「悟的標誌」之說法，即此一句，可知星雲法師有意示人以悟者之姿也，可見其心態之一斑。

然而**星雲法師**有一段話卻是世間之至理：《…有一次，佛光禪師應邀到南方弘法，一連數日不在，侍者每天仍如往昔的在法堂裡灑掃，尤其是佛光禪師的寶座，更是擦拭得一塵不染。一日中午跑香後，侍者非常驚訝的發現，知客師

竟然端坐在佛光禪師的寶座上和信徒講話；因對方是知客師，侍者不敢表示什麼，但一顆心卻老掛礙著。到晚餐時，維那師也很自然地往寶座上一坐，閉目參禪起來。侍者看了，更是不以為然，心想：那是禪師的寶座啊！怎可如此的不尊重呢？接連幾天，衣缽師、殿主師、香燈師……經常藉故在法堂會客，並且很「自然」的都會在佛光禪師的寶座上安坐。……侍者脫口而出道：「禪師既然不在，那你們就代理禪師，你們都做住持，請先為我開示接心吧！」大眾無言以對。 世間上眷屬護親、人民護國、信徒護教，現在此則公案為侍者護主，其實護主不一定是侍者。主者，如今日領導中心之謂。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團體，都應該鞏固領導中心，否則，必定上下無序、混亂一團。禪師的寶座，象徵著佛法的權威，象徵著中心的可貴，此侍者豈止護主？則係護法。》（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180~182）

平實云：如是說法，本是正理，一切佛子皆當謹記在心，莫輕忽之，如是心行可以鞏固正法之流傳不輟故；正法之領導中心若得鞏固者，則一切外力皆不能壞之；便不可能猶如此次正覺同修會之被某大佛教團體所利誘分裂也！ 然而鞏固某一佛教團體之領導中心者，實有可商榷之處；謂彼佛教團體之法義是

否為正確之佛法？是否表面上為弘揚佛教正法、護持佛教正法，骨子裡卻是弘揚藏密之常見外道法？是否為破壞佛教如來藏正法者？此乃一切佛教團體寺院所應確實共同注意監督者。

今觀佛光山所弘揚之法，乃是印順法師所推廣之藏密應成派中觀之邪法，復將佛教侷限在娑婆世界之人間，不許有極樂世界佛法、琉璃世界佛法、娑婆天界佛法存在，美其名為人間佛教，將佛教正法侷限於此地球上，遠不如一神教之有天界上帝之教法；星雲又承襲印順得自藏密黃教之應成派中觀邪見邪法，將臨濟宗門正法之第八識如來藏否定，專弘意識心之常見外道法，墮於我見之中；再將意識覺知心認作禪宗開悟之標的，用以取代臨濟禪宗所悟之第八識如來藏；又倡導藏密自始至終不離邪淫理論與行門之邪法，認同其即身成佛之邪淫荒謬行門為佛法妙道；如是全力弘傳邪教邪法已，卻又極力詆毀平實所弘正宗佛法，將平實所弘完全符經合論之正法誣為邪魔外道法，將平實破斥藏密邪淫外道之正行說為邪魔外道行。由星雲法師如是種種作為觀之，本質上乃是嚴重破壞佛教正法者，本身正是邪魔外道。

如是佛光山星雲法師破壞正法之弘傳，又極力弘傳藏密邪法，又完全悖離

臨濟宗門正法者，卻呼籲佛光山大眾齊心鞏固之，欲何所為？如是而言鞏固佛光山領導中心者，正是鞏固破壞正法者之領導中心也！正是在加強破壞正法之勢力也！如是而言護持者，卻成為加強破法者之勢力，卻成為破壞正法之幫兇，大眾共成破法之共業，有何正面意義？不但全無正面意義，尚且成為破壞佛教正法之共犯，來世果報可畏，可不慎之乎？為此緣故，且以老生常譚，說向今時台灣佛教界大眾：「**三寶無上福田可以忍而不種，可以忍而不求來世福報；但是幫助星雲法師破壞佛教正法之惡業共業，則千萬莫作，以免捨報時後悔莫及。**」如實評論佛光禪師——星雲法師——之後，當舉歸宗不聞公案，共爾錯悟之佛光禪師說禪：

盧山歸宗寺 智常禪師，因一僧聆聽開示之後不能證悟，乃問歸宗禪師云：「**難道眞的沒有方便法門可以使我悟入嗎？**」歸宗禪師答云：「**觀聽世間眾生音聲的絕妙智慧力量，能救世間眾生之苦。**」那僧聞此一說，便追問道：「**如何是觀聽世間音聲的妙智力量？**」歸宗禪師聞此一問之後，乃敲鼎蓋三下，又問云：「**你聽見了沒有？**」那僧老實答云：「**聽到了。**」不料歸宗禪師卻反問道：「**我爲什麼卻聽不到？**」那僧聞得歸宗禪師這一問，甚是詫異，根本不知歸宗禪師之意

何在，無語應答；歸宗禪師見伊不會，乃以棒趕逐那僧下去。

只如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始終不肯求證第八識如來藏，始終教諸徒眾認取覺知心——第六意識，作為親證真如佛性，何曾能知歸宗禪師之心行？總以取信於印順法師唯有六識心王之邪見，不肯承認確有第七識與第八識，不肯承認確有第八識如來藏，不肯承認阿賴耶識實有，不肯承認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一直遵循印順否定如來藏之邪說，是故不肯回歸臨濟義玄禪師之宗門正理，不肯腳踏實地參禪，不肯下心尋覓第八識如來藏，導致如今出家數十年之後，猶墮常見外道見中，是故明心永遠無望，是故永遠不能體悟般若意涵，無法發起般若慧。自身既無絲毫般若智慧，而求眾人鞏固爾星雲領導中心，鞏固之後卻來弘傳藏密邪教邪法，卻來否定與抵制正覺同修會所弘之 世尊正法，令爾座下四眾弟子與汝共同成就破壞正法之大惡業，如是而倡言應該鞏固佛光山領導中心，有何正面意義？

如今歸宗禪師此一公案中，大有密意，爾星雲——佛光禪師——可還知否？料爾不知也！何以故？謂爾星雲法師對於真心之體性，其實完全無知，總是妄自以為心體必有見聞覺知，必於六塵都能了知，是故永遠墮於意識心體之境界

中，而不能知意識覺知心夜夜斷滅；夜半雖然或醒、或夢、或半醒而能抓癢，其實都只是意識心體之知覺性，與真心大異其趣，焉可說之為真心？

一切學人若欲證悟般若宗旨者，當先了知真心之體性，當先建立正知正見，方免被諸錯悟之大法師所誤導，而在參禪時走錯路頭，儘向覺知心之境界上廣作文章，乃至可以免除大妄語業。若欲詳細了知真心之體性者，請閱讀拙著《生命實相之辨正》；今此文中，只作簡略之開示：真心於六塵中從來離見聞覺知，自無始劫以來，不曾對六塵起過一念之見聞覺知，何況分別之？然於六塵以外之一切法中，卻又極為伶俐能幹，無所不知；乃至有人證悟之後，尚不能多分了知，唯有漸修而至佛地時，方能全部了知。故說一切種智甚深極甚深，未至佛地者，不能具知也！

莫道佛地一切種智，初地菩薩之道種智，已是彼諸人天所難領解理會者；莫道初地道種智，單只初明真心之人所得根本無分別智之始覺智慧，已是彼等研究佛學六七十年之印順法師…等中外學術研究者不能稍知之理，更何況爾不學佛理、參禪無術之星雲——佛光禪師？何能知之！由是緣故，今爾佛光禪師所說禪理，至今仍墮常見外道見中；對於真心之體性，至今依舊不解，是故說

得許多禪悟、禪理，錯謬連篇，荒唐可笑；然猶不自覺知，更印向天下人而廣流通之，益發顯露爾佛光禪師之敗闕也！殊無實智！

只如那僧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歸宗禪師便敲鼎蓋三下，那僧見歸宗禪師敲鼎蓋，不曾有所警覺，更勞歸宗禪師再問：「子還聞否？」那僧不解歸宗禪師意在何處，老實答云：「聞！」不料歸宗禪師卻道自己不聞敲鼎之聲。且道：歸宗禪師因什麼道理說個不聞？豈真是聾子麼？　歸宗若不聞，因何解聽僧問？因何能與那僧對答言語？　既然解聽僧語，亦應得聞敲鼎蓋之聲，為何卻又道個不聞？　且道：歸宗禪師之言有理？無理？

學人須知：觀靜、觀音者，乃是識神作用，是耳識與意識之作用也。饒伊神通廣大，光照一國，依舊是識光定光，非是心光發明；縱能光照天下，依舊未能發明般若智慧，百千萬劫之後依然不離生死輪迴。宛不如真悟之人，心光發明只得一丈半丈，不被神通廣大者所重，亦不被世俗看重境界法者所重，然而此人心光發明之後，若欲取證無餘涅槃者，最多不過「七次人天往返」，即可「究盡苦邊」。若悟後勇猛精進斷除五上分結者，乃至一生之中可以斷盡一念無明，成為慧解脫之菩薩阿羅漢，永離分段生死；絕非禪定勝妙而有大神通者所

能企及也！如是悟者，方是真學佛法之人也！

且道：歸宗禪師明明聞得敲鼎蓋之音聲，因何卻道不聞？豈非睜眼說瞎話麼？爾星雲法師若欲證取真心者，先須信受 佛語，方有悟緣；莫如今時口說信受 佛語，背地裡卻是根本不信 佛語，卻是專以藏密破壞佛法之邪知與邪見，認作究竟佛法；如是執著藏密邪知與邪見而不肯棄捨者，焉有悟緣？ 如經中所說：**「一切諸法無覺無觀，無覺觀者是名心性。」**維摩詰大士亦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爾星雲——佛光禪師——若欲求悟者，當學如是了義經典，當信如是了義經典 佛所說、菩薩所說之真實語，而後參禪，方有悟緣也！ 莫再崇信印順所弘之藏密應成派中觀之邪知邪見，莫再崇信藏密邪教之邪修法門！ 當於能聞之心存在之當下，覓得不聞底人，方是真悟本心也！

爾佛光禪師若有一日覓得在下，在下亦只是效法歸宗禪師敲敲桌子，大師還「聞」麼？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九十則　洞山不入

洞山良价禪師　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缽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

平實云：據《六祖壇經》所載，六祖在黃梅證悟之前，因五祖有意傳遞衣缽，欲立一人為第六祖，乃要求同住黃梅之弟子等人，各自寫偈上呈。神秀大師多日思考，便於夜裡密書一偈於粉牆上：「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隨即傳誦於寺中。後時盧行者聞得，便知神秀根本未悟，問明大眾誦偈之來龍去脈，乃請張別駕依自己口念之語，再於神秀偈後別書一偈於粉牆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星雲法師曾以此偈為主軸，二度公開而盛大地講解《六祖壇經》，極力倡言六祖此偈為已悟之作。並於其中一次講座中，自承未悟（亦曾於一次《菜根譚》講話中，自承未悟。有錄影帶及光碟為憑）。如是自承未悟之言猶在余耳，猶在當場聽聞之四眾弟子耳中未滅，如今卻又以佛光禪師為號，自稱已悟，乃是心口不一之

舉。星雲更在書中讚歎六祖寫此偈時為已經證悟，由此可知星雲法師之「悟」，同於六祖悟前之自以為悟也，有書文為憑：

《……這時在舂米房工作的惠能，半夜裏也請人在牆上代寫了一首偈子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見了，認為他才是見到諸法空性、悟入佛道的人，因此把大法衣缽傳給了他，成為禪宗的六祖大師。 從這兩首偈子，可以看出神秀的境界雖然很高，但是仍然不免於有相有為，有所造作；而惠能大師則體證「諸法無所得空」的智慧，世間上的一切，本來無所失，又何來所得呢？一個在「有」上用功夫，一個在「無」上見真章，難怪五祖要將衣缽傳給惠能大師了！》（佛光《大機大用》頁256）

然而惠能行者當時其實未悟，與今日之星雲法師並無多大差別，今有星雲法師之公案拈提為證：《……王田並不灰心的專心致志，又參究一年半，終於自覺 心地澄明，難題逐漸消失，「無」已成了真理。他善待他的病人而不知其為善待，他已脫離了生死掛慮。最後，當他叩見 南隱禪師 時，禪師只對他微笑說了一句話：「從忘我到無我，那就是禪心的顯現了。」王田醫師經常接觸到老病死生之人，因此，「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所以

對死亡就起了恐懼，南隱禪師要他好好照顧病患，就是參禪；因為一個人放棄責任、放棄愛心，怎能入禪呢？即（及）至到他參透了「無」字的公案，從有心到無心，從有我到無我，從有生到無生，那就是無死的禪境了。》（佛光書局《大機大用》頁47、48。）（註：南隱禪師——在（台灣）南方隱居的禪師——是否爲星雲法師之另一化名？仍待蒐證探究。）

如是言禪，只是在定境之心地澄明上用心，只是在有我無我、有心無心、有生無生、有死無死上用心，與二乘菩提何別？都只是在放下執著而已。莫說如是修禪者不能斷得我見與我執，即使真能猶如二乘聖人一般斷得我見與我執，亦只是聲聞果之親證爾，猶不能入得菩薩位中也，尚未能證實相心如來藏故。此謂星雲所舉如是「無我」之修證，並非真實能證無我之法；誤認覺知心意識為常住法之我見尚未能斷故，猶墮常見外道所執為真實不壞常住之我見中故。如是修禪者，尚且難斷二乘菩提見道時所應斷之我見，更何況能證二乘聖人所不能證之實相心如來藏？然而星雲卻認同如是說法，謂之為悟，可見星雲之未悟也。

豈但如此？更於《六祖壇經》前後兩次之宣講時，俱皆以此「本來無一物」

之偈，印定為已經證悟之偈，卻與古今一切證悟祖師所見迥異。豈唯平實今日不肯六祖當年悟前之偈？古時多有證悟之禪師不肯六祖當年悟前所寫如是一偈，皆認定為尚未開悟明心之際所寫者；謂此偈中所示之意，仍墮於一切法空之意識所知見解之中，尚未證得如來藏也！由是緣故，古時洞山良价禪師已不肯之，後來亦曾多有禪師評論之後加以世諦流布，藉以建立禪者正知正見，藉以廣利學禪之眾人。

洞山良价禪師有時垂語開示曰：「六祖當年在五祖座下，直饒道得『本來無一物』的偈子，其實仍然消不得佛祖留下來的缽袋子。」意謂六祖說此偈時，根本還沒有資格獲得佛缽祖衣；即使是裝佛缽用的缽袋子，都消受不起，何況是獲得五祖傳與他的佛缽與祖衣？意謂寫偈當時的六祖其實尚未開悟，尚無資格獲得五祖底傳承。

洞山禪師如是開示已，便有一僧問曰：「當時的六祖既然不合得那佛缽祖衣，還有什麼人合該獲得佛缽與祖衣？」洞山禪師聽得那僧如此問，便答曰：「不入門的人合該獲得佛缽與祖衣。」那僧不懂，只得又問曰：「只如不入門的人，則是尚未證悟之人，真的還是該他得嗎？」洞山禪師答曰：「雖然像這樣不入門，

卻不得不將佛缽祖衣給他。」

這個公案，自古以來，悶死多少野狐大師，無一個敢將來拈提，盡在覺知心上作文章，有什麼會處？如今星雲法師亦不敢在此洞山禪師之公案上著墨，只敢在六祖當年未悟時之偈語上著到，有什麼禪意？

洞山不止一次開示云：「直饒六祖當年說得『本來無一物』的偈子，其實仍然沒有資格消受那裝佛缽的布袋子。」古來錯悟之師，都將六祖當年所說「本來無一物」之偈，認作是證悟之偈；卻不知真悟之人絕不作是說，謂如是偈意中，只顯示「一切法空」之認知爾，根本尚未證得如來藏，何曾有證悟之處？必也後時入得方丈室中，五祖為之明言開示之後，說得如是言語時方是真正之悟也：「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此中有意：禪宗所悟得之如來藏體性乃是本來即是不生不滅者，此如來藏體性確是能生萬法者。必須確實悟得有一真實存在之實體法，方可說之為不生滅法；若是本來無一物，即墮一切法空之斷滅見中，何能是不生不滅者？滅後成無，何能是出生萬法者？則與六祖悟後所說能生萬法之言相悖。復次，必須

是能生萬法之實體心，方可說之為實相心體；若是唯有清淨自性而不能出生萬法者，即成想像真如之虛妄法，云何可說是實相心體？云何可說是「能生萬法」者？

由是緣故，「本來無一物」一偈，只是一切法空之斷滅見，同於印順法師今時之知見無異，尚未覓得禪宗所悟證之如來藏也！是故古今同有一類邪知謬見：唯立真如不變。動輒引用六祖之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卻故意將六祖所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語略過不提，正是斷章取義之舉，非是契合六祖真意之說也！既是能生萬法之心，何有可能是被生之心？何有可能是唯具真如性而不含藏一切善染法種之純淨心體？當知必定唯有阿賴耶識心體純淨，時時顯示真如性，而又含藏染污不淨種子之心體，方能出生萬法也！除此以外，別無任何一法可以出生萬法也！由是緣故，永明延壽禪師曾責「唯立真如不變」之邪知邪見者；謂古人未嘗唯立真如不變之說，佛亦未曾如是建立，並開示吾人：要依變與不變二法具足之阿賴耶識心體，進修佛道而至成佛時，方是真實不變者，其餘一切時中修學佛法者，皆須依於變與不變二法具足，方能進修也！此中尚許多法

義應予辨正，以救誤入岐途者，然因篇幅所限，且置不論。

今觀六祖此偈之意：「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偈中未嘗述及已悟如來藏之內涵，唯在萬法皆空上著眼也！由是緣故，仍非禪宗開悟之境界，是故洞山禪師為欲令其座下弟子了知：一切法空並非開悟。以令弟子求證第八識心體阿賴耶識，乃有如是開示：「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缽袋子。」座下未悟之僧眾，不解洞山此語真義，便又問曰：「什麼人合得？」結果是：不入門者合得。

當年盧行者落在「一切法空」的觀念中，又將「會想東西、會說話的心」，用以體會空性之真義，不能真實會得，由誤會故，便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及至五祖為伊講解《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方知有如是心體一向於六塵皆無所住，如如不動；卻又能生萬法，不離種種無漏有為法之體性，方知一切染淨種子都在此心中收藏，方解道：「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方知寫偈之時所知者，與悟境所證者直是南轅北轍，了不相干。

只如不入禪門者，焉能得他佛缽祖衣？然而六祖其實並未獲得佛缽祖衣，獲得底人卻是那不曾入門者——六祖之如來藏。一般人學禪讀公案時，每在語

意上作諸情解思惟，轉思轉遠。對此一公案之理解亦復如是，總以為是未悟之人能得佛缽，卻不知洞山此語乃是悟後語，非是未悟之人所能知之也！平實今且解之，要令大眾知之；知此已，日後庶有悟緣！

當知一切真悟之人，皆得現觀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自身一向離六塵之見聞覺知，何能會解佛法？何能證悟禪宗之理？此心從來不起證自證分，何況能自了知自己？何況能入禪門？由是緣故，證知此一不入禪門者，方是真入禪門者。然而入得禪門時，方知吾人之身根，乃至一切物，皆是如來藏所得，吾人之覺知心從來只能在六塵中領受六塵境界，尚不能親觸外五塵，尚須如來藏假藉五色根而變現內五塵之後，方能接觸如來藏所變現之內相分五塵；如是，尚且不能觸及外五塵之覺知心，如何能獲得物質色法之衣缽？然而會佛法者卻是覺知心，覺知心根本就不能親得物質體性之佛缽，是故佛缽實是如來藏方能得，如來藏出生色身之後，能執持色身故。

然而如來藏從來不曾證悟禪法，從來不入禪門；能入禪門、能悟佛法者，乃是六祖之覺知心等，覺知心只能在六塵法中執取運作，不能執持任何物質，故未能得佛缽也。如來藏雖然從來不會佛法，從來不曾入得禪門，不曾悟得佛

法，五祖卻不得不將佛缽交與祂——惠能行者之如來藏。由是緣故，洞山禪師道：不入門者合得佛缽祖衣。

平實如是道得一堆，總是閑言廢語，未悟之人讀之，終究無法真實理解平實之意，難免隔鞋搔癢之憾，又與禪門宗旨之證悟有什麼相干？然而欲會禪宗者，卻又不能不先聞平實如是語，然後死心蹋地進修；爾星雲大師亦在未悟之數，不得免此，不能不聞。

只如洞山道：不入門者合得佛缽祖衣傳承。觀爾星雲大師——佛光禪師——至今尚未進入臨濟禪門，且道：爾星雲大師合得衣缽？不合得衣缽？

莫道衣缽！缽袋子尚且不合得。試觀六祖道得「本來無一物」名句，尚且不合得衣缽，乃至缽袋子都不能得，何況爾星雲——佛光禪師——道不得如是句，只是學六祖悟前之言語，云何能得缽袋子？更道衣缽？是故爾星雲不得臨濟傳承者，亦可知矣！

只如洞山道：「不入門者合得衣缽。」爾星雲——佛光禪師——既然至今尚未能入禪門，本該得伊臨濟祖師衣缽，云何平實卻又道爾不得臨濟衣缽？云何連臨濟之缽袋子都不能得？爾星雲大師，何不於此低下心來、尋覓那個不會禪、

不入禪門者？若能覓得那個不會禪、不入禪門者，爾星雲——佛光禪師——卻好將那個不會禪、不入禪門者，相將來得臨濟衣缽。且道：阿哪個是爾星雲大師之不入門者？

爾星雲大師日後久參十年不得，後時漸積極大苦惱，有朝一日亟欲會取者，何妨來覓平實？平實甫見大師到來，但高聲喚曰：「進門來！」且不許爾愣在門外而不入門！入得門者方知不入門故。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九十一則　雲巖路絕

洞山　良价禪師　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行前吩咐沙彌曰：「他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

後雲居錫禪師拈云：「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禪師拈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

星雲法師講禪云：《仰山禪師的教學法，實在說，內中含有無比的方便，難怪受教者能於言下大悟。先是叫你停，告訴你沒有南北東西的分別，沒有這邊那邊的差異；然後叫你參堂去，告訴你處處有道，處處是禪；再然後叫你到自己的面前來，已經很明白地說出：道，就在眼前當下。等到你向前，又叫你去，這是說明佛法無來無去，橫遍十方，普被三界。仰山禪師如此方便示教，學僧又怎能不悟呢？》（佛光《沒時間老》頁 95~96）

平實云：佛光山星雲大師——佛光禪師——如是說禪，便似三家村裡底私塾老師說禪，曾無差異。只這一段語中，便已處處顯示敗闕，猶自不知，卻更

大膽梓行天下，已將自家狐尾分明曝露與普天下之方家也！

譬如大師云：「先是叫你停，告訴你沒有南北東西的分別，沒有這邊那邊的差異」，仰山今時若在，難免暴跳如雷，趕上佛光山上大罵：「想不到我潙仰宗之法脈斷送在你星雲大師手裡了！」此謂仰山之意，實非指示「無分別、無彼我邊」之意故。更非是大師所云：「然後叫你參堂去，告訴你處處有道，處處是禪」，而是直下示現大人相也！星雲大師不知，卻在自意妄想上大作文章，有什麼會處？　星雲又云：「等到你向前，又叫你去，這是說明佛法無來無去，橫遍十方，普被三界」，如是說法，甫入禪門三年之人，個個皆能宣說，有何可貴之處？真悟之人聞之，難免噴飯，何勞爾佛光禪師口舌說之？又豈是爾宣示已經證悟之佛光禪師所應說者？

然而大師所言，其實亦已點出入處：「然後叫你參堂去，告訴你處處有道，處處是禪」，然而處處有道，道在何處？　處處是禪，禪在何處？　爾星雲——佛光禪師——卻不可不知也！否則云何當得當代一方大師之名？云何當得佛光禪師已悟之令名？　且道：此一句語中，道在何處？禪在何處？有請爾星雲——佛光禪師——斷看！　爾佛光禪師莫道不知，既敢出書道悟，於今不許迴避也，爾

座下四眾弟子亦欲知之也。

再告佛光山四眾弟子：「莫依佛光禪師之言，將『橫遍十方、普被三界』之言認作眞實語。」且向自家身中覓取，萬勿依星雲之言而向三界覓取，萬勿依佛光禪師之言而向十方覓取，否則直待驢年到來，依舊會不得禪，永遠不入禪門也！空有大師之印證，實無證悟之本質，卻成大妄語業，於己於他，有何助益？

多年以來，有一般知識聞咱家道：「一念不生之靈明覺了心，不是眞如心，不是如來藏識。」便附和此說，亦道此心非是禪宗所悟之真如心體——第八識如來藏；然而觀其所悟，其實仍然不離離念靈知心，唯是隨順余語、藉以誑惑學人爾。爾星雲——佛光禪師——多年來亦不能自外於此離念靈知心之常見境界，同墮如是意識心境界中。爾星雲法師若認定此心為真，又如何會得大隨禪師「隨他去也」四字？莫錯會，錯會即成大妄語，難免地獄果報。是故圭峰宗密禪師云：「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學人切莫顢頇，務須謹記於心。圭峰宗密雖然未悟，同墮離念靈知心之意識境界中，未斷我見與我執，然而此語卻大有為人處，得以警覺大眾同免大妄語業

故。只是說得此一段語後，已經難為圭峰宗密自己；同墮意識心境界而自以為悟故，正應以此語警覺自身故，可憐！可憐！

末法之今時亦復如是，多年以來常有錯悟之大名聲法師，恐嚇我會中之明心者為大妄語、為必下地獄；乃至二〇〇二年末，至二〇〇三年初，亦有會中部分親教師及學員，被某大法師輾轉恐嚇為錯悟，指為大妄語、必下地獄。因此心生恐懼，自我否定，將余早年為彼明說之阿賴耶識心體否定，妄指阿賴耶識不是如來藏，大膽出面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妄謗阿賴耶識心體非是真如之理體，妄謗阿賴耶識心體非是如來藏，妄謗阿賴耶識心體是生、滅法；彼親教師並因此而恐嚇會中與其較親近之會員法師等人，令彼等會員法師隨之退轉，隨之別覓想像中之真如理體。由於妄謗三乘佛法根本之阿賴耶識心體故，皆已成就謗法謗 佛之重罪，令人不能不心生哀憫！

間有從他人刺探密意、或從他人聽聞明說密意者，因此恐嚇故隨即退轉，復因在會中偶有事相上之不如意事，便成群串連而否定阿賴耶識，欲令會員不敢承當所悟確是真悟，欲藉此而推翻正覺同修會，欲令同修會冰消瓦解。凡此皆因求人明說，或從人聽聞而無參究過程，以致般若妙慧不生，難以分辨悟之

真假，難以通達般若之別相智等，故遭假名善知識之大名聲籠罩，因此退轉、自我否定；加以事相上之不如意，心生不滿，是故串連眾人而退轉之。亦有少數人，以「愚悲」之心，串聯他人，轉述恐嚇之語，令我會中明聞密意者、輕易得悟者、及部分未悟而不明內情之人成群退轉，數有百人之鉅。如是等人，欲再別覓想像中才有之真如心體，頓成心外求法者，已是可憫之愚人；復因誹謗阿賴耶識心體為生滅法故，頓成謗法謗佛者。

為救如斯等人免墮謗法謗佛重罪故，余於二日內急書《略說第九識與第八識並存…等之過失》一文，欲救彼等百餘人，然而似無大用。復因某大道場之法師化名來來函質問，而彼質問之內容與次第，皆同於彼等所說，由是緣故，余於三月之內急書《燈影》一書，達四百餘頁之鉅，以救彼等；後又再發大悲之心，再藉台南另立新講堂之機會，復講《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之關係》，以救彼等諸人。講後將於整理為文字之時，陸續連載於正覺電子報中；全部整理成文及連載完畢之後，亦將出版成書，以救彼等。至於彼等受不受救，則唯有隨順因緣爾；設使不能全部救轉，余亦無悲；應為彼等諸人而作者，余今皆已作故，已不負彼等諸人故。

如是，圭峰宗密禪師未悟言悟而籠罩諸方，恐嚇真悟之他人者，古今同調，不絕如縷；爾星雲法師——佛光禪師——正應以之自我警惕，詳審返觀自身之所「悟」為真、為假？然後方可用以警示他人也！平實如今亦以彼圭峰宗密所說言句，用以贈爾佛光禪師：「**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爾星雲——佛光禪師——若不欲捨壽後速入塗炭者，當謹記圭峰宗密如是警語，莫再以佛光禪師之名自稱已悟，籠罩他人；爾今仍然墮於離念靈知之意識心境界中故，迄未覓得第八識阿賴耶、如來藏識故。乃竟大膽否定阿賴耶識，大膽否定余所弘傳之 世尊正法如來藏妙義，已成就一闡提人，成就破壞正法之重罪也。若不聽余言，將來速入塗炭，豈可兒戲？平實於此不避大師將生之極瞋，公開言之，以勸大師，願星雲大師受此逆耳良言，以救未來無量世之自身免於長劫之大惡報。逆耳良言說已，不可無有為大師處，乃舉雲巖路絕公案，共爾星雲——佛光禪師——說禪：

洞山良价禪師乃是雲巖曇晟之得法弟子，百年之時將屆，是故示有疾病，乃令沙彌前去雲居山，傳語弟子雲居禪師，令知此事。然於行前特地吩咐沙彌曰：「**你去到雲居山時，雲居禪師如果問你：『和尚有什麼言語交待？』你只需**

向他說：『雲巖路快要斷絕了。』你說這句話的時候，可得站得遠遠地，恐怕他聽到這句話時會打你。」那沙彌領受洞山禪師之意旨，去到雲居山面見雲居禪師，洞山所交待底話尚未轉述完畢，早被雲居禪師打了一棒；那沙彌枉受了雲居禪師一棒，卻無言語可答。

只如洞山交待沙彌轉述一語：「雲巖路欲絕也。」有什麼道理？便致雲居禪師打伊沙彌一棒？那洞山老人云何料得此一句語必招雲居一棒？此中道理，可是爾星雲大法師所能會得者麼？爾以墮於意識境界之「悟」境，豈有會取之時？且莫故弄玄虛籠罩座下四眾弟子同入大妄語業中，如是所為乃是戕害最護持爾之弟子故。爾今以錯悟之法，授與最護持爾之四眾弟子，實是加害於最護持爾之弟子陷於大妄語業中，乃是恩將仇報之舉也，非是有德有義之人所應為者故；除非爾星雲——佛光禪師——自認無德無義，方可如是戕害爾最親近之弟子也！且道：什麼處是雲巖路欲絕？

爾星雲——佛光禪師——若會得此句，則佛光山寺之路，必將永遠昌盛不絕，亦且必定日益光大，學人必定絡繹於佛光山道；今爾星雲——佛光禪師——卻會不得此句，平實保爾佛光山：十年後佛光山路絕於學法行人。爾等佛光

山四眾弟子若不欲佛光路絕者，當急群起共勸星雲——佛光禪師——儘速求悟，莫再誹謗抵制阿賴耶識正法，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識故，即是未來佛地真如之理體故，未來佛地真如以阿賴耶識心體所淨化而轉成之無垢識為理體故，誹謗阿賴耶識心體者即是自斷悟緣之愚人故，誹謗阿賴耶識者即是成就破法大惡業之一闡提人故。為求光大佛光山之宗門，爾等佛光山四眾弟子，應當急勸星雲——佛光禪師——速求親證阿賴耶識心，證得阿賴耶識心者方能真實了知如來藏密意故，方能發起般若智慧故，般若所說者皆是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之實相故；證得如是實相智慧者，方能弘揚光大臨濟宗門正法故。平實苦口婆心說此，爾等佛光山四眾弟子何不冷靜、細思？試觀平實上來所說諸言，有無正理？冷靜細思已，返觀星雲——佛光禪師——所說者，有無違背理證與教證之處？然後再作定奪，會合四眾弟子千人乃至萬人，同勸星雲改易心行與法義，方能維持佛光山之昌盛不墜也；若不能如是，平實保爾佛光山寺：十年後絕於佛法行人，唯餘仰信之信徒。

後來，洞山禪師此一捨壽前之故事漸漸傳出，已為禪門所知，雲居錫禪師便藉此一自己親歷之公案，拈向天下自道已悟之老宿們，質問云：「且道我雲巖

宗門之路，是絕了？還是不絕？」如今爾星雲——佛光禪師——應當自省：「佛光路如今是已絕？抑或未絕？未來佛光路是否會絕於學法之行人？」爾星雲大法師莫向平實道今時未絕，爾佛光山宗門之路至今未曾開闢成功故，道什麼絕與不絕！爾若敢公開道佛光山路今時不絕，平實拼著挨爾大法師向法院提出傷害之告訴，必定要上佛光山公開打爾一棒去！要作下此一打人公案世諦流布去，要教爾星雲大法師流「芳」千古去！

後世崇壽稠禪師聞得雲居山錫禪師將此公案拈向天下人之事，便亦拈向當代天下未悟言悟之老宿們，問云：「古人打此一棒，他的意思究竟如何？」如今且要藉崇壽禪師之古人語，公開問爾星雲大法師：「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早知爾答不得也！縱使強答，必將牛頭難逗馬嘴也！不如藏拙好！免得妄答之後，平實趕上佛光山去，一頓好打！要教大師知得古人此棒之意，好教大師會得棒下無生忍；挨得平實亂棍一場之後，爾星雲——佛光禪師——非唯可以自利，亦能令佛光山上下四眾弟子廣受此棒之利。爾大師卻後公開講經說法時，可得提防平實混在眾中，冷不防竄上台去，當眾奮力打爾一頓亂棍，要教大師此後廣利人天去！如今公開聲明於此，爾星雲大師且仔細等著！　大師遭打之後

若悟不得，因此見怪平實，向法院告訴傷害侮辱之罪者，平實卻願入牢服刑，成就世諦流布之功德！

為先令大師生起疑情，日後若遭平實一棒時，方有悟緣；且再舉禪棒公案，用供大師此後心裡隨時疑著、嘿著，否則來日平實搶上台去打得一頓亂棒，亦難有用也！風穴延沼禪師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南院禪師拈起棒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風穴言下大悟。何曾似大師所說「橫遍十方，普被三界」？大師且要時時謹記此一公案：棒下無生忍。　未來臨機，不可只見平實之棒，要見得棒下如何是無生忍也！

只如雲居禪師後來舉示此事，問大眾云：「且道：雲巖路絕不絕？」究竟是何意？　平實今日便就此問句，下語云：「若如星雲大師，則佛光路絕；若如雲居禪師，則雲巖路不絕。」　爾星雲——佛光禪師——若提前在平實痛打一棒之前，來見平實問此公案者，平實卻拈起竹如意道：「佛光路在此。」

更問爾星雲大師：佛光路！絕不絕？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九十三則　神山過水

潭州神山　僧密禪師　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腳打？」師曰：「卻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後雲巖聞云：「無手腳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腳。」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

星雲法師說禪云：《有一位無果禪師深居幽谷一心參禪，二十餘年來都由一對母女護法供養，由於一直未能明心，深怕信施難消，故想出山尋師訪道，以明生死大事。護法的母女要求禪師能多留幾日，要做一件衲衣送給禪師。母女二人回家後，馬上著手剪裁縫製，並一針念一句彌陀聖號。做畢，再包了四錠馬蹄銀，送給無果禪師做路費。禪師接受了母女二人的好意，準備明日動身下山；是夜仍坐禪養息，忽至半夜，有一青衣童子手執一旗，後隨數人鼓吹而來，扛一朵很大的蓮花到禪師面前，童子說：「請禪師上蓮華台！」禪師心中暗想：我修禪定功夫，未修淨土法門，就算修淨土法門的行者，此境亦不可得，恐是

魔境。無果禪師就不理他，童子又再三地勸請，說勿錯過；無果禪師就隨手拿了一把引磬，插在蓮花台上。不久，童子和諸樂人便鼓吹而去。第二天早上，禪師正要動身時，母女二人手中拿了一把引磬，問無果禪師道：「這是禪師遺失的東西嗎？昨晚家中母馬生了死胎，馬夫用刀破開，見此引磬，知是禪師之物，故特送回，只是不知為什麼會從馬腹中生出來呢？」無果禪師聽後，汗流浹背，乃作偈曰：「一襲衲衣一張皮，四錠元寶四個蹄；若非老僧定力深，幾與汝家作馬兒。」說後，乃將衣銀還給母女二人，一別而去！ 佛教的因果業緣，實在是難以思議的真理，即使悟道，若無修證，生死輪迴，仍難免除；觀夫無果禪師，可不慎哉！》（佛光《活得快樂》頁198、199）

平實云：爾星雲法師如是之語，正應以之自勉，然後勉眾：「佛教的因果業緣，實在是難以思議的眞理，即使悟道，若無修證，生死輪迴，仍難免除；觀夫無果禪師，可不慎哉！」如今爾星雲法師，自身實無般若證量，如來藏——阿賴耶識——至今未證，未曾悟道；亦無禪定證量，初禪迄今未得；豈不正應以此自勉？當知「因果業緣，實在是難以思議……觀夫無果禪師，可不慎哉！」而汝星雲法師數十年來廣受供養，建得全球金碧輝煌之寺院數十座，生活優裕

無比，復受數萬四眾弟子尊敬推崇、恭敬奉侍，而自身並無絲毫修證，信施已自難消；加以推廣「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正法之人間佛教」之謗法行為，及與無根誹謗平實所弘阿賴耶識正法之謗法行為，捨壽後當如何自處？夜深之時頗曾思之？

復又極力推廣藏密邪淫法教，至今不肯遠離邪淫之藏密之邪教，使得護持爾星雲之在家二眾所造善行，翻成與爾共業之破法惡業；又支持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琉璃世界、天界等佛教弘傳之事實，使得護持爾星雲之弟子四眾，已經與爾共成破法之惡業，翻使四眾弟子之護持爾佛光山之善心，變成破法之惡業，爾若夜裡捫心之時，頗曾為諸弟子之未來而思之？受供之時頗曾為佛光山廣大徒眾思之？收受弟子紅包供養時可曾為供養爾之弟子福利思之？夜眠高廣大床時頗曾為廣大信徒思之？彼諸廣大信徒護持汝之身口意行以後，已經與汝共同成就謗佛壞法之大惡業故；彼等以善心護持供養汝之後，卻成為幫助汝星雲大師破法之重業故。如是，以善心而造善行之結果，卻是未來世多劫之極不可愛果報，豈非世間最大之冤枉乎！爾星雲法師對得起這些盡心盡力護持爾之四眾弟子乎！

爾星雲法師若有良善之心者，即應廣思、深思，然後起而作諸補救之正行，正應猛力精進作諸彌補正行也！否則如何對得起廣大信眾之鼎力護持？莫使廣大信眾於汝身上修持善行之後，卻獲得幫助汝破 佛壞法之惡果也！否則焉有資格身任人天福田之職？

然而**星雲法師**有一段話說得極好，正可以之自勉：《「謙受益，滿招損」，自以為滿了，實在就是自己最不足的時候。活到老，學到老，世間永遠學不滿。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禪師用石子、砂、灰、水為喻，自滿自大者，不知可否以此為誡乎？》（佛光書局《活得快樂》頁 210）

如是正語，汝星雲——佛光禪師——正應取來自勉，戮力求悟；莫再以世俗法上數十年營造所得之大名聲，籠罩爾座下四眾弟子，同墮謗 佛壞法之大惡業中；弘傳印順所說之人間佛教邪思者，即是謗 佛壞法之大惡業故；否定平實所弘如來藏正法為邪魔外道法者，即是破佛壞法之大惡業故，皆是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之破法大惡業故；四阿含諸經中說：造作此等謗法之大惡業者即是謗 佛故；如來藏阿賴耶識是三乘佛法之根本故，謗阿賴耶識實相心體者即是成就謗法根本重罪者故。爾星雲大法師對於自己嚴重謗法之事實，不可效法鴕鳥埋首

沙中、故作不聞不見之狀，應當火速為爾自己及四眾弟子所共同造作之破法大惡業，速謀補救之道。平實此語至誠，大師莫因平實此語而起大瞋！

觀乎無果禪師，唯受母女二人供養衣食，便難消得信施，幾乎淪墮畜生道中；更何況星雲大師數十年來已經受納廣大信眾數百億台幣之信施，然而自身卻於三乘菩提之任何一種，俱皆未悟、未修，如何消得數百億之信施？更支持印順之邪說而造下誹謗正法之大惡業，未來世中如何還得？爾星雲若道數百億元信施，非是爾星雲一人獨受，則爾星雲大師正應為彼等追隨於爾之眾多法師顧念：當如何消得廣大信眾數十年來數百億元之信施？當如何為諸出家二眾弟子尋求弭補之道？彼等亦是為了護持汝星雲大師而作彼彼諸業故。

當知未來世時，彼等布施於爾星雲及座下眾法師之居士等人，或者因是布施而謹言慎行，不造謗法之大惡業，可能來世生於欲界天中，受諸福報；爾星雲及座下出家二眾，卻須忍受更甚於無果禪師幾乎親受之果報：未來多世之後，恐將猶如阿含諸經中所說者：彼等居士天福享盡之後下墮人間為人，爾等將如佛所說，身任牛馬之職，酬償彼等居士之信施。此是經中 佛語親說者，爾星雲法師豈能不知、不思？縱使不為自己思之，亦當為座下出家二眾思之也！為令

爾星雲法師及座下二眾出家法師能消眾人信施，且舉神山過水公案，共爾等說禪；若得悟入，便可消得信施也：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悟前在南泉，一日打鑼集眾時，南泉禪師來問曰：「你在作什麼？」神山禪師答曰：「打鑼。」南泉又問曰：「你是以手打鑼？還是以腳打鑼？」神山禪師當時會不得，卻向南泉請求道：「還是請和尚爲弟子說了吧。」南泉開示曰：「你可得清楚地記住這個公案。以後遇見了已經開眼的行家時，便像這樣提出來說吧。」後來雲巖曇成禪師聞得此一當代公案，便代神山禪師答伊南泉：「沒有手腳的人才懂得打鑼。」

只如打鑼者，分明得要有手有腳者，方能打得鑼響，此是世所共知之見解也！不料南泉卻問神山禪師道：「以手打？以腳打？」豈非廢話一句？然而禪門之中正該如是，一切煩惱事中皆有證悟佛菩提之因緣；此個打鑼看似平常事，然而平常事中卻大有不平常事，卻非星雲法師所說以覺知心保持平常心態去作便可也！那南泉也是奇怪，明明得要手打，既非襁褓中無知小兒，云何卻作如是問？豈非顛倒？及至神山問起，卻不答伊神山所問，只是教伊分明記取，要伊後時遇著明眼作家時舉似。且道：南泉為伊神山說了未說？有請已「悟」之

星雲法師斷與座下四眾弟子看！那雲巖禪師聞舉，卻明白指示曰：「無手腳者始解打鑼。」卻也奇怪。然而真悟之人觀之，絲毫奇怪之處亦無，一切人間法界中，悉皆本來如是故。只如爾星雲日日應齋受供，過堂時，莫道是爾手腳解得喫飯，卻是無手腳者方解得喫飯也！

後來神山僧密禪師往依洞山禪師，一日與洞山共同渡水時，洞山老人無風起浪，忽然開口道：「你可別錯下腳。」神山此回卻已非當年之吳下阿蒙也，聞言便答曰：「假使錯下腳的話，那就過不了河水了。」洞山禪師卻又問曰：「那麼不會錯下腳底事，又是怎麼回事兒？」神山禪師答曰：「那就和長老一起渡過河水。」

二十年來底台灣，多有海內外出家在家禪師談禪說道，乃至大膽解釋公案者，其數眾多；往往教人：「吃飯時專心吃飯，做事時專心做事；一切都不為自己，只是將本分事做好，利益大眾，沒有一分為了自己的私心，這便是禪。」如是與星雲法師一般開示者，多如過江之鯽，不可勝數。平實數年來老婆心切，不顧罵名，對於誤導眾生嚴重而又抵制平實者，往往加以拈提，冀望彼等錯悟大師能有改進乃至悟入，頗有按牛吃草之勢；只是牛無吃草意，平實雖強按之，

終究不能令其吞嚥；無可如何，只得繼續拈提，冀望有朝一日撞著幾頭餓牛，肯吃雪山肥膩，便不枉平實屢挨諸方大法師毀辱怒罵。

然而觀察中外一切學禪宗者，每以專心做事、專心打坐、專心課誦之覺知心作為真如本心者，卻與常見外道所說五現涅槃無二無別；彼常見外道作如是言：「此靈知心是常，生生世世常住不壞；色身壞時，換個色身再來人間。色身會壞，此靈知心不壞。」此即是外道斷常二見中之常見，乃是我見、身見也！君豈不見一切未離胎昧之人出生時，一切俱皆不知？悉皆不憶往世任何事？豈不見世人住胎六月時已有意識覺知心現起，卻完全不知胎外世界？卻能安住當時母胎狹窄境界中，而無心悶之狀。由此可見意識靈知心絕非由前世轉生至此世者，云何可以謂之為真實之常？故名常見外道所說之常，絕非佛門所說之佛地常樂我淨之常也！一是第六意識故，另一則是第八阿賴耶、無垢識故。

爾星雲大法師若不信平實所言，向神山禪師主張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如心體，道此為悟，莫怪神山禪師一棒打汝頭破。只如神山共洞山老人渡水，洞山云：「莫錯下腳。」一切人渡過淺流河水時，總不錯下腳，本是平常事，洞山老人何須如是嘮叨？那神山答云：「錯下腳便過不得水。」洞山老人卻問云：「不

錯下腳底事又如何？」不料神山卻只是平常答話：「共長老一起過水。」

且道：神山合吃洞山棒？不合吃洞山棒？若道合吃棒，洞山老人因甚卻不打伊一拄杖？若道合喫棒，爾星雲亦合吃棒！我平實亦合吃棒！普天下一切人皆合吃棒！若道不合吃棒，是什麼道理說伊神山不合吃棒？爾星雲——佛光禪師——還會麼？

只如現代學禪之人，每日裡騎車、開車、走路，過水過橋，還有人錯下腳麼？且道：這個不錯下腳一句，究竟有什麼玄妙意思？值得記錄下來留傳千古？

如今爾星雲——佛光禪師——既以諸書道是證悟之人，平實且要問爾：共洞山老人過水者，是神山？不是神山？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九十六則　巖頭側身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師又參德山和尚，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

星雲法師舉偈：《若人靜坐須臾頃，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正覺。》舉如示偈語已，便說禪云：《禪定靜坐功德大，由這首偈語可以看出。你把寶塔建得天樣高，造了恆河沙數無量多，這種種有為的功德，都不如你一念靜心的功德大。『金剛經』云：「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之功德，不及四句偈。」為什麼？因為財寶的布施是有數、有形、有限的，法寶的布施是無邊、無量、無限的。「若人靜坐須臾頃，勝造恆沙七寶塔」，靜坐的境界，即使只有那麼一會兒，但功德比發心建造恆河沙那麼多的七寶塔的功德還要大！……「寶塔畢竟化為塵」，寶塔雖巍峨，畢竟是磚砌木造，是有為法，幾十年、幾百年，最多千年，總會毀壞。「一念靜心成正覺」，只有一念靜心成正覺，才是永遠的解脫。就像一個賣豆腐的人，偶到禪堂坐一炷香，忽想起幾十年前

的債務，就體悟到靜坐的好處！我們在世上，每天忙忙碌碌，勞形傷神，能有五分鐘的靜坐，或每星期有一小時，乃至假日抽空靜坐片刻，清淨疲乏的神智，隨即寧靜祥和。靜心，是多麼可貴呀！》（佛光《廬山煙雲》頁165）

平實云：星雲法師說禪，有一特色，便是將禪宗世俗化。臨濟禪宗之禪，本是超塵脫俗之性淨涅槃妙法，到得星雲法師手裡，卻變成了世俗法，是故將明心開悟之般若智慧法要，說成世間禪定之靜坐法門；是故將出世間法之禪，說成世間靜坐之後可以記起往日被人積欠之債權世俗法；將出世間法之禪宗妙義，說成可以令人寧靜祥和之禪定世法。不禁令人感嘆：今時臨濟正宗傳承之大法師所說之宗門禪，竟然淪落到如此地步，怎不令人搖頭太息！

靜坐定心而令覺知心一念不生，固然有益身心，然而畢竟只是世間禪定之修法，畢竟只能證得世間禪定之四禪八定境界，終究不能因此證得解脫智，更不能發起般若智慧。靜坐而得入定者，所證得之境界，絕不可能超過四禪八定境界，皆是三界世間之有為功用，與外道所修四禪八定完全相同，並無二致。臨濟禪宗之禪，則是靜慮，乃是在不緣外境之靜心境界中，尋覓自身本有之第八識如來藏；由於親證如來藏故，得使般若智慧發起，得使三縛結斷除，得入

內門正修佛菩提道，由是緣故，證悟之人應當承擔如來家業，將此證悟之法傳授與有緣之眾生，令佛菩提道正法得能久住人間，名為真實報 佛恩者。

如今星雲法師卻不能知此正義，將禪定之世間定境修法，與臨濟禪之禪宗開悟修法混為一譚，牽扯不清；復又錯取未悟者所說之偈語，用來開示與臨濟禪宗之廣大弟子，令當代之臨濟禪宗弟子等人盡入外道禪定修法之中，將修學一念不生之禪定行門誤認即是臨濟禪之行門；更道「一念靜心成正覺」，完全誤會 世尊成就佛道之根本要義——明心與見性、般若之一切種智。若如星雲——佛光禪師——所說之理，而可謂為正理者，則 世尊所說明心與見性之後成就佛道之言，便成妄語，應當改為一念靜心而成佛道；故說星雲法師此說成就正覺之理者，其實乃是謗法謗 佛之說也！

一念靜心時，不過是短暫之靜心境界；假使有人能令覺知心安靜而無妄想雜念，長住一小時都無雜念，亦不過世間人所修之粗淺定境；假使每日行之，後時發起欲界定中之持身法，亦只是欲界定而已；其後尚有未到地定、初禪、二禪……乃至非想非非想定待證。縱使真得非非想定，亦只是世間禪定，都與二乘涅槃之修證無關也！更與般若之證量無關也！是故有智之禪宗學人，必須求

親證第八識如來藏：此如來藏者，七地以下名為阿賴耶識、八地以上名為異熟識、佛地名為無垢識，總名真如心體。此第八識又名因地真如、佛地真如，親證此第八識之真如性而轉依之，方是實證真如者，方是親證般若慧者，方是別教中之賢聖也！若離阿賴耶、異熟、無垢識而別求真如者，即是心外求法之外道。是故一切主張一念靜心即是開悟、即是成佛者，皆是墮於第六意識心者，皆是外於第八識實相心體而求證悟者；若以意識心之變相——譬如離念靈知等——作為實證真如者，皆是大妄語者；有智之人絕不將此未悟者所造之偈，取來開示與修學禪宗正理之人聞之，早知必定會誤導眾生故，早知如是偈語乃是未悟之人所造者故。

如今星雲卻無證悟者所應有之基本智慧，將錯悟者所說之偈，或是真悟者在悟前所說之偈，當作是證悟之真實理，取來開示與座下四眾弟子依之用功，藉以印證自己之錯悟為是真悟；更梓行天下，欲再誤導後世無量學禪行者，遺患後世無量學人，心態著實不善，是故平實必須拈提之，普令天下人知之，亦須普令後世學人知之，以免重蹈覆轍。如是舉已，當示悟入之關節，便拈巖頭側身公案，共諸修學臨濟禪之大師與學人說之：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再參德山和尚，甫入方丈室門，便立即側身而問：「是凡夫？還是聖人？」德山見狀，便大喝一聲，巖頭禪師見德山大喝，便禮一拜。後來有人聞此公案，便舉說與洞山良价禪師，洞山禪師聽過之後，不知巖頭之悟境更妙於德山，便評論道：「這個公案，若不是全豁上座的話，那可就難以承當了。」巖頭全豁禪師後來聽聞洞山老人有此一語評論，乃曰：「洞山老人不認得這公案好在哪裡、又壞在哪裡，所以錯說話了。他根本不知道我當時是一手上抬、一手下壓啊！」

對一般禪子而言，明心欲明得真，甚難！甚難！一朝悟了，明得心真，欲覓個能勘驗底明師更難。及至後來不但明得心真，更加以見得性明，方知差別智更深，欲求玲瓏剔透，難過登天。例如巖頭悟後，欲求德山印證，乃先探求德山之悟境；待知德山悟得真，方又第二度參訪，禮請德山為師，並無自己開山度眾之意願。那巖頭全豁禪師，再度入了德山方丈室，隨即側身而立，問云：「是凡夫？還是聖人？」德山差別智不及巖頭，當時只得大喝一聲，巖頭有心投靠德山，所以禮拜，便入德山門下，成為德山之弟子。

洞山不知巖頭早已自參自悟，不從德山而悟，兀自以為巖頭是從德山之喝

而悟者，猶自讚歎道：「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巖頭聞洞山如此說，知他未曾識破自己之機關，便說道：「洞山老人不知道我機鋒中之用心處及爲人處，用詞不當。我當時其實是一手向上抬，一手往下壓。」

禪宗門內有差別智，甚深極甚深，非諸未悟者所能知之，亦非淺悟之人所能知之。巖頭入門便側身問道是凡是聖？其實是早有算計，非是德山宣鑑禪師只得明心、未到牢關者所能知之也！且道：巖頭入門便側身，意在何處？為何這一側身便問凡之與聖？且道：巖頭是阿哪個要令德山斷看凡聖？

次道：什麼處是巖頭一手抬？一手搦？致令巖頭道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三道：德山大喝時，巖頭禮拜作什麼？

這些疑訛若能會得，方見洞山老人錯下名言處。見得洞山老人錯下名言處者，可以出世住持佛光山以度真正之學人，廣弘臨濟禪宗大法，免得星雲——佛光禪師——誤導廣大眾生也！

只如爾星雲法師既以佛光禪師之名示人以悟，可還斷得此一公案麼？且道：洞山老人是什麼處錯下名言？招得後生晚輩之巖頭全豁叱斥？試道看！

若道不得，隨時到正覺講堂來，在下為爾星雲大師說！

大師來到正覺講堂，平實甫見，當時卻吩咐大師：且請大師回山！明日再來時，為爾印證！

（由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錄出）

第三一七則　歸宗流布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渤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則世諦流布。」

達賴喇嘛云：《密續中有四種真實的權威：經、論、上師、與自己的經驗。最初的經文－密續－本身是真實的。因為密續的真實性，產生根據密續所著的真實論述；有這些經論為依據，因此產生真實的上師；而弟子如果遇到真實的上師，則可獲得真實的經驗；密續按照這樣的次序建立起它的真實可靠性。然而個人的修習是否也經過同樣的確定過程？你的確也是像那樣一步步建立起真實性的。但在確認這真實性的順序上，你並非先證實「經文」，然後證實「論」等等，順序恰好反過來。依賴一位真實的上師，你獲得自知為真實的經驗，因

此那也可說是一種自我認證的過程；以自身在禪修中真實無誤的體證為基礎，你可斷定指導你的上師是真實可靠的；確定這點之後，你更可客觀地認定上師所依據的論著之真實性；再推衍至論著所依據的經文，亦即密續的真實性。你個人的確信，是由此而來的。那基本上是來自你本身的經驗。》（摘自眾生出版社《揭開心智的奧祕》頁八六、八七）

平實云：密續中之經驗、上師及論，多非真實。此謂西藏密宗四大派古今一切法王活佛等之修行經驗，皆未見道；如紅教之蓮花生、阿底峽，白教之瑪爾巴、密勒日巴，白教之歷代噶瑪巴，黃教之宗喀巴及歷代達賴法王，皆是常見外道法。四大派歷代諸祖所著密續論著，悉墮常見外道法中；黃教密續論述，更兼斷見外道邪見，非真實法。故說密續中之經驗、上師、論述，多非真實。

密續中之經典亦復如是，多非真實；唯《楞嚴經》是真實法。譬如密宗根本依據經典《大日經一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金剛頂經一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悉皆言不及義。《金剛頂經》所說，非真佛法，錯謬極多；乃以佛法名相，真行外道密咒法爾，尚不能略述相似般若，況能述說實義般若？

《大日經》則以二乘法之緣起性空而解空性實相，錯將蘊處界空相及萬法空相解釋為空性；誤認阿賴耶識具有我性、分別性、希求性；以入定一心不亂為證知真如，以淨除妄想及思心所法，名為最正覺；復錯認虛空即是實相本際；復以作手印持咒之法，謂能以之斷除邪見及俱生身見而成就解脫道；並以為作印持咒即得成佛、同於世尊，以凡夫邪見而自謂能住如來地。

復如《蘇悉地羯羅經、諸佛境界攝真實經、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妙臂菩薩所問經……》等，悉皆言不及義，以護法神之密印密咒說為佛法；由早期之印咒護持佛法，轉變為晚期之印咒代替佛法一以身印手印及密咒之持誦即是佛法。

乃至有以印度教法為佛法者，譬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中，以觀想佛之影像成就即名成佛、與佛無異；以男女雙身共修淫欲樂觸之覺證，作為佛法之覺智，名為現證佛地三昧；復以身中淫樂之觸受供養於佛——觀想世尊受此樂觸供養，名為最上祕密供養，……。所說所證悉皆悖離三乘法義。此經中雖然冠以諸佛菩薩名義及佛法名相，實皆外道鬼神之法，與三

乘法義無有絲毫交集。

綜上所言所舉，可知達賴喇嘛所說「密續中有四種眞實的權威：經、論、上師、自己的經驗」，皆非真實，何況能有權威？皆是狂密。唯有《楞嚴經》是真密之法，與三乘法義契符無異故，名為真密。然藏密古今四大派一切法王活佛之修證，迄未見有符合《楞嚴經》法義者，是故悉皆不言楞嚴法義，無有敢於碰觸此經、言說此經者；此乃密宗行者之悲哀宿命，極難迴轉。今勸達賴法王：改依楞嚴修行，莫依其餘密續，皆是外道言語故，悉皆言不及義故，依之所修一切經驗皆是外道法故，不名佛法。

然欲親證楞嚴卷一至卷五之見道功德者，非可容易，喇嘛只能依文解義而不得入，且舉歸宗流布公案以示喇嘛，冀有悟處：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經典中所說：須彌能容納芥子，我就不懷疑；可是又說芥子能容納須彌山，莫非是虛妄言談否？」歸宗禪師卻問李渤：「人家傳說刺史您曾飽讀萬卷書，有沒有這回事？」李渤云：「確有這回事。」歸宗便問：「摩頂至踵，這五尺之身也只是腦筋在作用而已；而這頭腦大小只如椰子一般大，請問你所讀過的萬卷書，向你身中何處安置？」李渤只有點頭的

份兒，不能駁斥。

復有一日，李渤又問：「三藏十二部教典，篇幅浩大，究竟能讓人明白個什麼事？」歸宗禪師聞言，便舉起拳頭予李渤看，問云：「你還會麼？」李渤是個讀書人，仕途得意後，不能滿足於儒家思想，便想從佛門覓個指歸；無奈只能依文解義，同於喇嘛不識經中所述第一義，只好收拾官威，低聲下氣來覓歸宗禪師。不料如是一問，不得歸宗開示，卻引來拳頭一豎，更問會不會？如今天下顯密大師法王活佛，還有會者麼？何妨相見？

只如歸宗舉拳，拳是五指合成，緣生緣滅之法，示人作什麼？五指是四大所成，終歸壞滅，無常性空，非有真實，歸宗捏拳作怪，是何道理？豎拳身行乃是動轉，動轉是風，無常敗壞，何干佛法？而歸宗舉拳示與李渤，意在何處？喇嘛若能於此著得一語，令平實不得不鈐口，從此不評喇嘛言語，便是大喇嘛之見地。如或不然，莫向他人開示佛法，所示悉皆不離邊見故。

李渤當時緣猶未具，當時不聞歸宗法雷震天價響，只能答個不會；歸宗便訶云：「你這個佛法中的窮措大，拳頭也不認識。」李渤低聲云：「請師父開示。」歸宗開示云：「遇到了眞正可以開悟的人，你就在這一條路上傳授給他；若沒有

遇到有緣的人，則可將這件公案隨順世俗言說，流布四方。」

禪之一事，至簡至要。簡者謂極平實，無有絲毫玄妙；要者謂此名為見道，是大乘法入道鎖鑰，若不經此一悟頓入，終將不離依文解義，處處錯會，便道佛之「三轉法輪所開示的法教是互相矛盾的」，便成謗佛謗法大過。

只如歸宗禪師豎拳，干他李渤所問佛法何事？值得平實特地拈來相問？二如歸宗授令李渤：遇人即途中授與；究竟要他李渤授個什麼與人？

請問達賴法王：「您還識得這個拳頭麼？」若能識得，下回來台時，平實奉上無生茶，有請法王共譚無生茶話；此後五洲四海，若遇著個有因緣的人即途中授與。

若識不得歸宗拳頭，即喝不得平實無生茶也，莫怪平實以汝著作開示，繼續世諦流布去也！

（由公案拈提第四輯《宗門血脈》錄出）

附錄：

《禪門摩尼寶聚》改版爲《宗門正眼》之改版序

自公元一九九七年開始拈提公案以來，至今已歷六年。此期間，始從第一輯至第三輯之隱匿諸方大師名諱而作拈提，後於第四輯至第七輯中明指諸方大師名諱而作拈提；乃至此輯因印行第二版而改版重拈時，多就星雲法師所說禪宗公案而作拈提者，其間之風格與內涵等，多有改易之處；然皆必以古時證悟祖師之公案，佐以今時錯悟大師誤導眾生所解釋之公案，作為舉例辨正之資料，藉古今真假開悟之公案，以提示參禪淆訛之處，令學人得以因此避開參禪時似是而非之邪見，期望因此能令學人得有悟道之正知見，日後緣熟時方有悟處；此即是余拈提古德之證悟公案、及今時諸方大師錯誤知見之用意所在也。此舉雖是禪門古風，然而如是純依古風、不通人情、一依正理之正行，絕非小根小器、迷信表相大師之學人所能認同者，是故如是禪門古風之正行，往往招致淺機學人之煩惱與誹謗抵制，絕對不利於余。雖然如是，為救今時及後世參禪之學人，乃至欲救彼諸一知半解而誹謗我者，期能導入正道，卻又不得不為，不

能顧慮個人之利害得失。

此輯重新拈提古時諸祖證悟之公案，同時拈示今時大師錯悟禪法作為佐證者，以星雲法師之數量居冠。此因星雲法師說禪、講公案時，豈只全然不知諸祖證悟公案之密意玄旨，乃至對於公案文字所示之事相，亦處處滋生錯解，文字障極為嚴重；是故書中星雲法師宣說之公案，有極多與古時公案本文內涵不符者。然因此書拈提公案之本意，不在彼公案語文及事相上著眼，而在公案之真實意旨上著眼；亦因舉其所說公案文字時，應忠於星雲法師原文之字詞，故對星雲錯解公案之內容等文字，皆依其原文舉示，不依公案原文內容加以更動改正。由此二緣，對於星雲所作公案之白話語譯錯誤，悉不給與拈提更正，純從星雲法師對禪理之誤解所顯知見錯誤，加以辨正；意欲藉此辨正，與古德證悟之公案比對，令學人得知真悟與錯悟之因由；然後提示證悟之關節，令諸學人易於證悟。是故書中雖有許多星雲所舉公案不符原文者，多不加以改動、舉證、分辨，唯除極為嚴重之部份。

復次，星雲法師在數年前所說之《菜根譚講話》及《六祖壇經》演講中，自承尚未開悟成道（詳見其流通之光碟及錄影帶），為示善意回應，余於公案拈

提第七輯《宗門密意》中，乃有三年不擬拈提星雲法師之言。然今未及一年，觀察星雲法師已經言行不一、其言閃爍：已於近年發行之講禪書中，假【佛光禪師】之名以喻自己已經開悟，書中公然宣稱【佛光禪師】已幫助許多人開悟——尋回自己本來面目。似欲藉此而在死後獲得流「芳」千古之目的；則與前時宣講《六祖壇經、菜根譚》時之自謙未悟，已成自語相違之說，亦成就大妄語業。

如是書籍流傳久遠之後，亦必因此遺患後人、誤導後人，令後人繼續將其錯悟之知見加以翻印流通，繼續誤導後世學人；今時平實若不指名道姓說出其「未悟言悟」之處，則不能救星雲法師免於大妄語業，猶如古時玄奘菩薩《成唯識論》之不指名道姓，導致後世仍然有人以安慧等錯悟者之論著繼續廣傳於當時乃至今世。若因余未曾指稱姓氏故，令後世不具慧眼學人，繼續印行星雲之著作而廣為流通者，必將再度誤導後世更多學禪者同犯星雲今日所犯之大妄語業；後世真悟者亦如今時之平實，若評論古人時，必遭當代崇古賤今之學佛人群起而攻，猶如今時之平實遭受圍剿；則將因為不便評論古人故，而使星雲諸書之錯誤知見繼續誤導學人同入邪路；是故今時平實必須指名道姓而舉證

之，免除後人真悟時不便評論星雲之窘境；如是正行，得使今時後世學法者了知星雲之邪見，兼免星雲法師誤導眾生之罪業繼續擴大，免除星雲「以常見外道見取代佛法正見」之罪業繼續擴大延至後世、更增罪愆。

如是，星雲法師以未悟之身而有時示悟，有時復言未悟；乃是投機取巧、左右逢源之不誠實行為，尚且不能契符儒家正心誠意之入門意旨，何況能是佛門謹守比丘戒律者所應有之心行耶？由是緣故，今時重寫公案拈提第一輯時，廢黜第七輯中所言「三年內不再加以拈提」之宣示，乃於此輯中繼續拈提之。如是作為，實因星雲已非正心誠意之人，亦將因其妄以外道見取代佛法正見之故，而長遠遺患後人，焉可令余復以婦人之仁而故作不知？

禪宗之證悟破參極為重要，若人能於禪宗祖師證悟公案中，覓得入處，便入大乘佛菩提道之真見道位中，便得了知般若諸經密意，親見十方世界一切法界之實相；悟後進修，便可經由相見道位之修學，配合福德之修集而具足菩薩性，配合破邪顯正、救護眾生等十迴向行，而具足道種性，配合進修一切種智而漸漸通達般若，完成相見道位之觀行，發起初分道種智；再發起增上意樂，於 佛前勇發十無盡願，便得入住初地之入地心位。凡此皆要依於禪宗之證悟如

來藏作為基礎，然後始能次第進修而漸次親證；是故，禪宗之證悟如來藏極為重要，此是親證實相之唯一法門故，此是發起般若、通達般若之唯一入手處故，亦是一切修學大乘法之學人所應孜孜矻矻、記掛於心者。由是緣故，平實每年不辭辛勞，蒐集當代未悟示悟之錯悟大師說禪資料，加以拈提，令學人得以比對古時真悟祖師之證悟內涵，了知正邪異趣之所在，藉此救回被諸大師誤導之廣大學人，同得回歸正道，緣熟時便得悟入；亦藉此消滅彼諸未悟言悟之大法師等人，以著作遺害後世不知內情學人之重罪。

此書第一版原名《禪門摩尼寶聚》，共印五千五百冊，流通至今已歷七年；時日既久，隨諸學人慧學增上之故，已不符當代佛弟子參禪之需，應予改版。今觀初版之書名過長，學人大多難以銘記，今乘改版之便，乃易名為《宗門正眼》，令諸學人容易記憶。復次，為作較詳盡之拈提故，以較小之十二級字排版，以容納更多字數；並將每行增為四十一字，再將篇幅充實增加為五百餘頁，共達二十四萬餘字，較第七輯字數超出四萬餘字，以符讀者參禪之需要。由於字數超過極多，為篇幅所限故，字體之縮小者乃是必然之事，難可避免；年事較高之讀者若解余意，其諒之乎！

改版後，歡迎讀者將第一版書籍寄回，免費調換第二版新書；換書者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今於序中乘便公佈，敬請讀者互相告知調換新書之事，照顧所有讀者權益。復次，禪宗公案中祖師言語，本是古時中原河洛地區平常說話之口語、俚語，時隔千年，時空變易之後，卻已成為古語；如是河洛古語，卻仍流通於今時台灣與閩南地區，懂得閩南語者若以閩南語而讀公案，反而易懂，今時中原人士若不學古時之河洛話，則反不易理解；為令後人易於閱讀公案拈提，庶有悟入之因緣，此輯起改以現代通用白話口語拈之，儘量避免使用禪宗古時所用之中原河洛語，希望後人亦能容易理解余之公案拈提原意，令拈提之目的得以繼續有益於後世學人。茲以出版時至，乃略作數言，以之代序。

佛子 **平實** 謹序

時在公元二〇〇三年大暑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遠波羅蜜多

資糧位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爲主）。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見道位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解脫道：二乘菩提

斷三縛結，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成三果解脫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 修訂）
（二〇一二、〇二 增補）

近波羅蜜多 — 多羅蜜波大 — 圓滿波羅蜜多

修道位

三地：二地滿心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一一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眞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一一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闥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究竟位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

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斷盡變易生死成就大般涅槃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以憶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無相拜佛功夫成就。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靜中皆能看話頭。
*努力培植福德資糧，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參話頭，參公案。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學習禪門差別智。
*深入第一義經典。
*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參究末後句。
*解悟末後句。
*透牢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3/11/17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晚上）(**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客櫃檯 12、13。 **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 **五樓**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爲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眞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爲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眞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眞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聽講，會外人士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爲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法華經講義》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將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爲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爲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爲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眞、ADSL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2009 年 11 月 24 日開始，每逢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裝潢中，尚未開放）。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15 號3 樓。06-2820541（晚上）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15 號3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四樓）：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香港正覺講堂　香港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3 之 5 號安達工業大廈 2 樓 C 座。（鑽石山地下鐵 A2 出口）電話：（852）23262231

禪淨班：週六班 14:30-17:30、週日班 13:30-16:30。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逢週六 19:00-21:00、週日 10:00-12:00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17979 E. Arenth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 (626) 965-2200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爲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爲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天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佛教正覺同修會　弘法行事表　2009/08/05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爲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眞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爲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眞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眞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眞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眞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眞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佛藏經**詳解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今將擇於《法華經》講畢時宣講此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欲因此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爲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

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爲地獄種姓人，已非眞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爲厭惡的；他們尙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爲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先流通之；俟《法華經》講畢時，立即在同一時段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6、**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眞現觀，乃至**身證**…等眞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8、**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眞如、十眞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9、**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眞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証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証知一切法無我，証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眞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1、**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啓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謹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2、**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

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爲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2/05/20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 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 cm　寬 21 cm　高 7.5 cm　重 2.8 公斤）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長 26.5 cm×寬 19 cm）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正德老師著　回郵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18.**燈　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正圓老師著　回郵35 元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爲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爲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25元

29.**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25元

30.**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惟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35元

31.**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 著　回郵3.5元

33.**速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20元

34.**速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20元

35.**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正光老師 著　回郵10元

36.**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有二大講題：一爲「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爲「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爲「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爲「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可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喇嘛性世界**—揭開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回郵20元

40.**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20元

41.**隨 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20元。

42.**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25元

43.**導師之真實義** 正禮老師 著　回郵10元

44.**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10元

45.**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10元

46.**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 著　回郵10元

47.**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10元

48.**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25元

49.**繫念思惟念佛法門**　蔡正元老師著　回郵 10 元

50.**廣論三部曲**　正益老師著　回郵 20 元

51.**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
平實導師述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

52.**邪箭囈語**—從中觀的教證與理證，談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邪書的種種謬理

正元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53.**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4.**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5.**雪域同胞的悲哀**—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王心覺居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爲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 郵政劃撥購書及 大陸地區 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　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眞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發售書籍目錄 2012/06/04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1.**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爲 576 頁 主文 546 頁。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流通價每輯 140 元。

12.**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眞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眞實悟入般若，成眞菩薩。 3.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

22.**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眞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23.**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4.**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250 元

25.**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6.**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7.**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勝　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9.**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30.**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成本價 250 元
31.**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 9 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預定 2012 年 6 月出版第一輯（以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32.**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00 元
33.**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34.**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凡夫見本質 正德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 出版日期、書價未定
35.**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居士著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
36.**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37.**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俟整理完畢後出版之。
38.**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39.**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0.**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41.**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2.**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 ○○老師 著　書價未定。
43.**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4.**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5.**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6.**阿含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7.**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8.**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49.**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50.**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日期未定
51.**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2.**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3.**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4.《**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5.**正覺發願文**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6.**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8.**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9.**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0.**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1.**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2.**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3.**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4.**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5.**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6.**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7.**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總經銷：　飛鴻 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全台連鎖經銷書局：**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台北市縣：** 佛化人生 **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5 樓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石牌路二段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大安路一段 245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B1
人人書局 **北市**北安路 524 號　一全書店 **中和**興南路一段 10 號
金玉堂書局 **三重**三和路四段 16 號　來電書局 **新莊**中正路 261 號
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阿福的書店 **蘆洲**中正路 233 號

3.**桃園市縣：**桃園文化城 **桃園**復興路 421 號　金玉堂 **中壢**中美路 2 段 82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內壢文化圖書城 **中壢**忠孝路 86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4.**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聯成書局 **新竹**中正路 36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民族路 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5.**苗栗市縣：**建國書局**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萬花筒書局**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號

6.**台中市縣：** **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興大書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參次方國際圖書 **大里**大明路 242 號

儀軒文化事業公司 **太平**中興路 178 號

7.**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04-8338485）

大大書局 民權街 33 號（04-8381033）

溪湖鎮：聯宏圖書 西環路 515 號（04-8856640）

8.**南投縣：**文春書局 **霧峰鄉**中正路 1087 號

9.**台南市縣：**吉祥宗教文物 **台南市**公園路 595-26 號

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 136 號　禪馥館 **台南**北門路一段308-1 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豐榮文化商場 **新市**仁愛街 286-1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志文書局 **麻豆**博愛路 22 號

10.**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1.**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039-534909）

12.**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3.**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4.**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旺角 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銅鑼灣 駱克道 506 號 3 樓）

15.**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6.**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眞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眞，即可提前收到書籍。 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

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 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 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19068241。 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爲一般會員，外縣市爲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 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爲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爲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爲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櫫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爲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爲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爲《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眞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眞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眞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爲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眞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眞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名師是否眞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爲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爲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眞如門**之眞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眞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眞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眞發菩提心，眞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眞僞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缽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眞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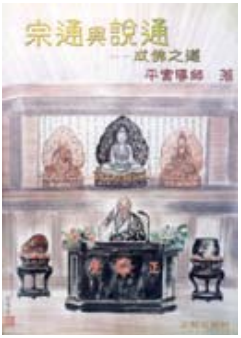
繼宗門法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　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眞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爲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眞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眞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眞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眞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爲眞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爲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眞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眞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爲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眞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爲 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爲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惟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眞血脈，未悟得根本眞實故。禪子欲知 佛、祖之眞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眞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瞞。本來就眞實存在的眞活佛，才是眞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曾實證自身中的眞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眞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眞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眞實正理。眞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爲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爲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爲一切種智—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以修定認作佛法， 2.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爲佛法， 3.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爲佛法。 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眞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 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爲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舉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爲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爲佛地之眞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眞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眞僞，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爲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爲究竟佛、爲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 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爲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眞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眞如，自視爲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眞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眞實證道者爲「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爲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爲眞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愼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眞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賠本流通價每輯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爲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 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 世尊正法被轉易爲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爲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爲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　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眞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爲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眞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眞實佛智者、不可不讀！ 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爲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爲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爲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爲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爲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爲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眞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爲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爲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眞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眞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眞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眞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眞實悟入般若，成眞菩薩。 3.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眞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爲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爲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爲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爲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眞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爲人解說；若強爲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宣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爲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 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爲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爲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眞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爲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爲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妙眞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爲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2009 年 12 月 1 日開始發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2012 年 4 月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成本價：新臺幣 250 元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眞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眞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爲證眞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將擇期陸續結集出版。總共 9 輯，每輯約三百餘頁，將於 2012/6/1 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爲蘇格蘭哲學家，因爲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爲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岐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爲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被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眞實佛法之牴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爲《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爲緣。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書價未定。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 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爲「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啓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 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爲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眞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眞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爲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爲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爲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眞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眞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爲「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眞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爲「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眞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佛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爲「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爲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以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爲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眞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爲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爲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痴，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售價：新臺幣 200 元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售後服務—換書啓事（免附回郵）　2012/02/20

《楞嚴經講記》第 14 輯免費調換新書啓事：本講記在第 15 輯校對後，平實導師有重新閱讀而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的部分錯誤，當場作了修改然後出版。但第 14 輯出版前因爲諸事繁忙，未將之重新閱讀而只改正校對時發現的錯別字，故未能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有部分錯誤，於第 15 輯付印時才發覺第 14 輯中有部分錯誤尚未改正。今已重新審閱修改並已重印完成，煩請所有讀者將以前所購第 14 輯寄回本社免費換新，本社將於寄回新書時同時附上您寄書回來換新時所付的郵資，並在此向所有讀者致上最誠懇的歉意。

《心經密意》初版書免費調換二版新書啓事：本書係演講錄音整理成書，講時因時間所限，省略部分段落未講。後於再版時補寫增加 13 頁，維持原價流通之。茲爲顧及初版讀者權益，自 2003/9/30 開始免費調換新書，原有初版一刷、二刷書籍，皆可寄來本來公司換書。

《宗門法眼》已經增寫改版爲 464 頁新書，2008 年 6 月中旬出版。讀者原有初版之第一刷、第二刷書本，都可以寄回本社免費調換改版新書。改版後之公案及錯悟事例維持不變，但將內容加以增說，較改版前更具有廣度與深度，將更能助益讀者參究實相。

換書者**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舊書請寄：111 台北郵政 73-151 號信箱 或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舊書若有塗鴨、殘缺、破損者，仍可換取新書；但缺頁之舊書至少應仍有五分之三頁數，方可換書。所有讀者不必顧念本公司是否有盈餘之問題，都請踴躍寄來換書；本公司成立之目的不是營利，只要能眞實利益學人，即已達到成立及運作之目的。若以郵寄方式換書者，免附回郵；並於寄回新書時，由本社附上您寄來書籍時耗用的郵資。造成您不便之處，再次致上萬分的歉意。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啓

書　　名：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作　　者：平實導師
發 行 人：廖　宙
校　　對：何承化　曾邱賢　翁明麗　呂傳勝
出 版 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　　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9 樓
電　　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　　眞：+886-2-25954493
網　　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3 年 10 月 31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8973046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07 年 10 月 初版二刷　ISBN 957-41-1535-6（平裝）

本書籍現代錯悟禪師之實例，說明
錯悟所在及原由，令學人得以遠離
參禪之錯誤知見，遠離未悟謂悟之
大妄語業；輔以古時禪宗證悟祖師
之公案舉例，提示悟入之關節，幫
助學人建立正知正見，未來長時真
參實究之後便有悟緣。
正覺同修會